

國立交通大學

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



頭份街庄客家家庭閩南媳婦的結群與日常

Female Bonding and Daily Lives of Hokkien Married Women
in Toufen Hakka Township

研究生：王靜若

指導教授：簡美玲 教授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八月

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苗栗縣頭份鎮的閩南女性為主要對象，藉由她們主體性的描述，以探討她們在客家家庭的日常生活、閩客通婚下的族群感受與差異，以及在客家街庄中參與結群聚會的歷程。本研究的報導人，在婚前各自與客家族群有不同程度的交集；在婚後則是藉由結群聚會，以作為適應客家傳統文化，並在異地重建社交網絡的手段。透過女性的結群，我們可以發現當代女性如何在閩南與客家、傳統與現代生活、及家庭與自我情感之間，取得平衡點的動態歷程。

本研究採取民族誌的研究方式，以頭份地區，及報導人的家戶及日常生活場域為田野地點，進行參與觀察與訪談。第一章先描述頭份地區的自然與人文環境，藉以了解當地居民的主要生活風貌。第二章記錄了閩南女性的日常生活，包含她們的時間安排、家庭勞務，以及親屬互動等等。第三章則是描述她們在婚姻生活中所感受到的族群差異，包含族群性格、性別、飲食習慣、語言，及祭拜活動等方面。第四章探討女性結群的歷程，以及她們如何透過閒聊、聚會，及標會等活動，建立私密的情感與空間。最後，在結論章則是進一步探討結群的性質及限制。並且藉由報導人的經驗，與「賦權」理論對話，以檢視當代女性的需求。

關鍵詞：性別、結群、日常、閩客通婚

Abstract

Using Hokkien women in Toufen Hakka Township, Miaoli County, as subject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ir daily family lives, their sense of ethnic identity and differences from another ethnic group due to their exogamy with the Hakkas, and their journeys of taking part in Hakka social gatherings. The subjects of the study had different levels of encounters with Hakka people when they were still single. After they were married to Hakka men, they gather together to adjust to the traditional Hakka culture and use their gatherings as a means to rebuild social networks. Through such a female bonding, it reveals how contemporary women find a balance between Hokkien and Hakka cultures, traditions and modern life, families and self-expressions.

With ethnography as a research method, this research employs the subjects' homes and their daily living areas to undertake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ing. The first chapter describes the natural and humanitarian environments in Toufe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life of local residents. The second chapter records the daily lives of Hokkien women, including the arrangements of their daily activities, their housework, and interactions with their folks. The third chapter focuses on the ethnic differences they feel in their marriages, for example, ethnic characteristics, gender, dietary habits, language, sacrifice offerings and so forth. The fourth chapter discusses the process of how they bond together and how they establish a close friendship and space through chatting, gatherings, 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 Finally, the concluding chapter further explores the nature and limits of female bonding and examines the needs of contemporary women through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research subjects' experiences and the theory of "empowerment."

Keywords: gender, bonding, daily lives, exogamy between the Hokkiens and the Hakkas

謝誌

將近三年的研究所進修學習，終於要畫上句點了。能重拾書本，享受當學生聽課的生活，是幸福的；能與客家專班 99 級同學一起共度學習時光，是幸福的；能夠受教於交大簡美玲、李翹宏、連瑞枝、許維德、羅烈師、莊英章等老師，更是幸福的。

記得 2010 年，我的同事心怡告訴我交大客家專班招生的訊息。一向喜歡探訪新鮮事物的我，赫然發現在我身邊一直有客家族群的存在，但是我對於客家的文化卻一無所知。這即是當初促成我報考的動機。

交大老師治學嚴謹，對於學生的指導，也毫不馬虎。我能夠完成論文，萬分感謝我的指導教授簡美玲老師。在客家專班的迎新茶會上，美玲老師表示，我是她孩子的老師，頓時讓我大吃一驚，這就是我與她初識的經過。美玲老師的文化人類學課程，細膩地闡述人類生活文化的諸多面相，讓我獲益良多。她曾說，即使是小人物的生命也是具有意義的，這句話深深地打動我。因此，我決定向她學習，希望我也能以民族誌展現閩南媳婦的生命歷程。在論文研究過程中，她耐心地閱讀我天馬行空的書寫，並且不厭其煩地指導我，為我的小小著作投注了大大的心血。在口試階段，感恩口試委員李翹宏老師，與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呂玫媛老師撥冗細讀我的論文，並且給予我許多寶貴的建議，讓我的論文可以有更清楚的脈絡。

感謝交大客家專班主任連瑞枝老師、羅烈師老師提供我們安靜舒適的 102 教室，讓我可以在此專心寫作；還有設備完善的哺乳室，讓長時間在客院書寫論文的，我可以稍稍兼顧母職責任。也感謝客家專班最專業的行政人員旻秀，總是以穩定和氣的態度，處理我們大大小小的瑣事。

感謝客家專班好友家綺、永恩、美玲、竹筠、華敏等，你們在我無心於寫作時，不斷給予我信心與力量。我仍記得 2011 年夏天，我們一起遠征台東池上田野，在伯朗大道上奔馳、在大坡池遊船採荷、上山摸石求子、深夜旅店的黑白條紋趴……。當然，還有在客院 207 教室的課堂趣事，都是我求學歷程最有趣的回憶。

感謝我學校同事心怡，提供我報考交大客家專班的資訊，也一直為我加油打氣；還有姦晴、月心，總是以美食陪伴我、鼓勵我，並分享你們過往的學習經驗。

感謝我最親愛的靜瑜堂姊陪伴我走入頭份街庄，提供我早餐幫的故事，並且協助我聯繫其他四位美麗又和善的報導人。謝謝妳們願意將個人的生命經驗與我分享。尤其是堂姊靜瑜、堂姊夫文達，還協助我紀錄與攝影等工作，更在我瀕臨產後憂鬱與寫作困頓時，給予我實質的幫助。沒有妳們，也就沒有這篇論文的產生。也祈願妳們生活順利圓滿。

感謝我的家人給予我的包容和鼓勵。因為妹妹靜斯與妹夫寶仁的督促，我才決定重返校園；感恩外子宏澤犧牲寶貴的時間，陪我蒐羅資料、整理文獻、長時間接送我往返新竹住家、竹北客院與頭份客庄，更擔負所有家計，只為成全我進修的夢想；還有我親愛的母親麗玉女士，日日夜夜協助我料理家務，照顧我未滿周歲的女兒小貝貝，讓我可以無後顧之憂地進行書寫工作。

在客院三年，是我生命歷程劇烈轉變的階段。我從碩一時專注於課業，碩二時因懷孕生子而無心學習，到碩三時想全力衝刺，卻又面臨母職與論文寫作的掙扎。這個過程讓我深刻體會女性在自我成長與母職角色之間取捨的為難。在論文完成的這一刻，我終於可以回歸母職角色，安心地照料家庭與小貝貝了。

我畢業了。天上的爸爸，您看到了嗎？您多年前期望我能就讀交大的夢想，我終於實現了！

靜若

目錄

中文摘要.....	i
Abstract	ii
謝誌.....	iii
目錄.....	v
表目錄.....	vii
圖目錄.....	viii
附錄目錄.....	x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問題意識.....	2
第二節 田野地點.....	4
一、凝視頭份	4
二、閩南媳婦的聚會地點——尖山下早餐店	8
第三節 研究對象—早餐幫的閩南媳婦.....	14
第四節 文獻回顧.....	18
一、台灣社會的婚姻研究	18
二、台灣社會的家庭研究	21
三、日常生活的探索	23
四、女性日常生活民族誌研究	25
五、女性結群研究	30
六、小結	32
第五節 研究方法.....	34
第六節 章節內容.....	37
第二章 閩南媳婦的日常.....	39
第一節 日常生活的呈現.....	40
第二節 土地公與基督教.....	45
第三節 人群中的自我.....	49
第四節 穿梭於傳統和現代之間.....	55
第五節 其他女人的日常.....	58
第六節 小結.....	61

第三章 閩南媳婦與閩客族群差異.....	63
第一節 婚前的閩客印象.....	64
第二節 婚姻生活中的族群差異.....	72
一、族群性格.....	72
二、性別.....	74
三、飲食習慣.....	75
四、語言.....	77
五、祭拜活動.....	82
第三節 穿梭在閩客之間的女性.....	87
第四節 小結.....	91
第四章 閩南媳婦的早餐幫結群.....	94
第一節 如何「結」群.....	95
第二節 女人的閒聊.....	101
一、閒聊的語言使用.....	101
二、閒聊的話題.....	102
第三節 私密的談心空間.....	104
第四節 閒聊以外的活動.....	107
第五節 小結.....	112
第五章 結論.....	114
第一節 結群的性質與限制.....	114
一、避免謠言的產生.....	115
二、結群時間的限制.....	116
三、當改變來襲 日常與結群的變動.....	116
四、結群複製的可能.....	117
第二節 當代女性的情感賦權.....	120
一、媳婦的自主性.....	120
二、情感賦權的實踐.....	121
第三節 研究後記.....	123
參考書目.....	125

表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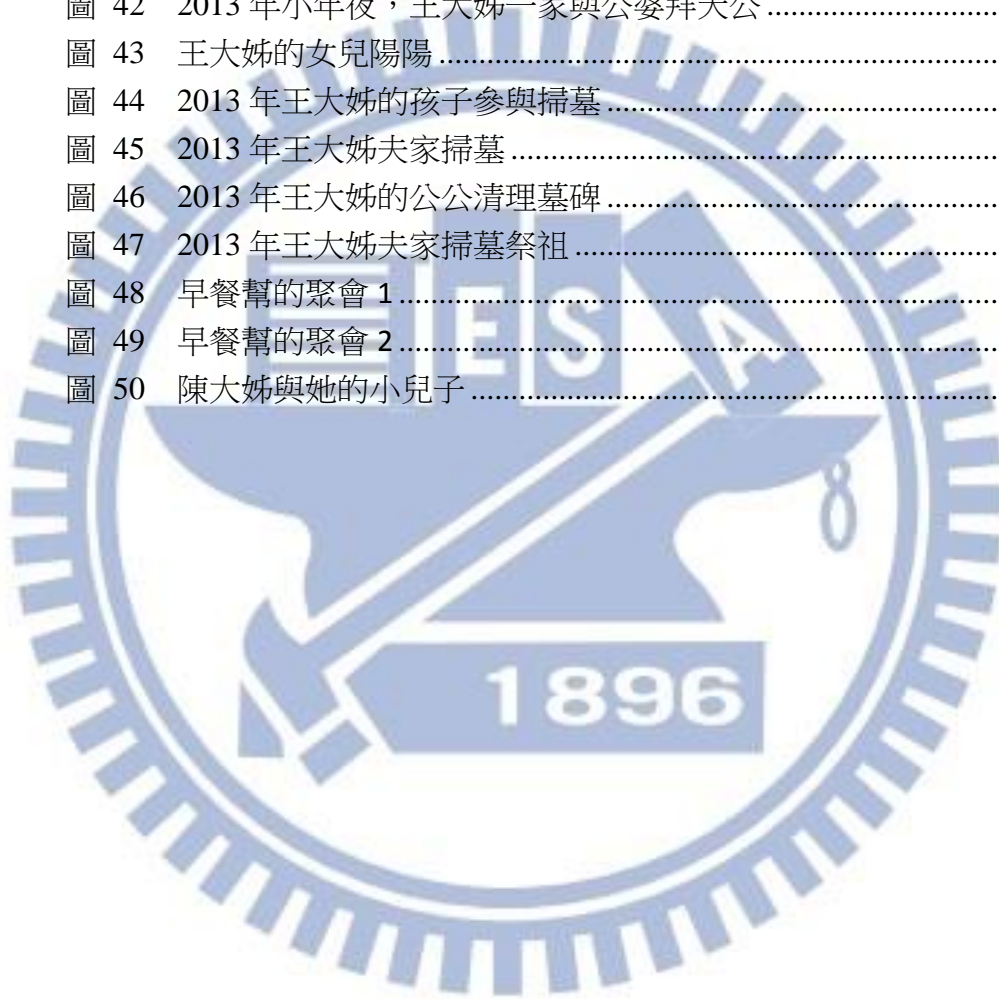
表 1	論文研究歷程	36
表 2	王大姊日常生活中的人物介紹	39
表 3	王大姊日常生活安排時間表	44
表 4	小王姊的日常生活作息表	58
表 5	早餐幫女性家庭型態表	60
表 6	五位報導人家庭的閩客元素	64
表 7	五位報導人原生家庭所在地客家人口比例表	65
表 8	小陳姊比較閩南與客家祭祀的差異表	82
表 9	劉宏釗碩士論文與本文的閩南族群報導人出生年表	89



圖目錄

圖 1	苗栗縣位置圖	4
圖 2	頭份鎮位置圖	4
圖 3	頭份鎮主要道路圖	6
圖 4	臺灣客家人口(密度)分布圖「單一認定」－依鄉鎮市區分	7
圖 5	頭份鎮行政界線圖	9
圖 6	尖山下早餐店位置圖	9
圖 7	尖山下早餐店外觀	10
圖 8	尖山下早餐店新製價目表	11
圖 9	早餐店烹飪區	11
圖 10	早餐店的裝飾品：一列光碟片	11
圖 11	尖山下早餐店配置圖	12
圖 12	尖山下早餐店用餐區	12
圖 13	尖山下早餐店用餐區與王大姊	15
圖 14	尖山下早餐店烹飪區與蔡姊	16
圖 15	王大姊公婆家一樓格局圖	41
圖 16	王大姊公婆家二樓格局圖	41
圖 17	王大姊家一樓格局圖	42
圖 18	王大姊家二樓格局圖	42
圖 19	王大姊到土地公廟祭拜 1	45
圖 20	王大姊到土地公廟祭拜 2	45
圖 21	王大姊母親參與教會所發行的基督教新竹聖教會週報	46
圖 22	王大姊協助擅打的基督教新竹聖教會週報寄發名單	46
圖 23	王大姊參與讀書會之教材 1	49
圖 24	王大姊參與讀書會之教材 2	49
圖 26	此圖由王大姊所繪製，她自訂題目為「人群中的我」	50
圖 27	漣漪卡的封面	51
圖 28	漣漪卡卡片之一	51
圖 29	王大姊的人際網絡圖	52
圖 30	王大姊參加苗栗縣政府辦理「100 年推動學校、社區讀書會領導人物初階培訓」課程結業證明書	54
圖 31	王大姊參加教育部 100 年度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成績單	55
圖 32	蔡姊的家庭親屬人口圖	66
圖 33	王大姊的家庭親屬人口圖	67

圖 34	小王姊的家庭親屬人口圖	68
圖 35	陳大姊的家庭親屬人口圖	69
圖 36	小陳姊的家庭親屬人口圖	70
圖 37	王大姊參加客語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	78
圖 38	王大姊的公公準備拜天公供品	85
圖 39	王大姊的婆婆做的鹹甜粿	85
圖 40	王大姊的婆婆準備供品	85
圖 41	拜天公供桌上豐盛的供品	85
圖 42	2013 年小年夜，王大姊一家與公婆拜天公	85
圖 43	王大姊的女兒陽陽	85
圖 44	2013 年王大姊的孩子參與掃墓	86
圖 45	2013 年王大姊夫家掃墓	86
圖 46	2013 年王大姊的公公清理墓碑	86
圖 47	2013 年王大姊夫家掃墓祭祖	86
圖 48	早餐幫的聚會 1	107
圖 49	早餐幫的聚會 2	108
圖 50	陳大姊與她的小兒子	108



附錄目錄

附錄 1	王大姊的週間生活紀錄表	130
附錄 2	訪談大綱	1332
附錄 3	五位閩南媳婦簡歷	133
附錄 4	田野筆記	134



第一章 緒論

猶記得在 2011 年的寒假，我與堂姊聚會。她是位家庭主婦；而擔任工程師的姊夫則是苗栗縣土生土長的客家人。他們在結婚初期，與公婆同住在頭份鎮與造橋鄉的接壤。如今，他們已遷居至頭份鎮○○里，和兩個孩子展開了小家庭的新生活。聚會當天，我們先送外甥女去鋼琴教室練琴。安頓好外甥女之後，堂姊說要帶我去拜訪她的好友——檳榔西施。我滿懷著好奇的心，開始了我們的拜訪行程。

就在鋼琴教室的斜對面，我往四線道馬路的另一頭望去，那裏是一整排的傳統三層樓透天厝，而最邊間透天厝的一樓正是個檳榔攤。不過，店面看來簡單樸實，並沒有懸掛著裸露的美女看板，也沒有光彩炫目的霓虹燈閃爍。我隔著清玻璃，看到一位與我年紀相仿，穿著運動服裝的女生。她正在為桌上成堆的檳榔加工，旁邊還擺放著一台 notebook。「檳榔西施」看見我們的到來，便招呼我們進入屋內。堂姊看見我滿臉的疑惑，於是為我介紹眼前這位休閒裝扮，氣質清新的店員。她來自台北，大學畢業後曾經在電視台擔任助理導播。她在婚後搬到頭份生活，成為家庭主婦之後，才接手婆婆賣檳榔的工作。

堂姊與檳榔西施都是嫁到頭份的閩南媳婦，還有其他幾位好友也是相似的背景。我好奇地請教堂姊與她們的認識經過。原來之前與公婆同住的堂姊，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學之後，便會到早餐店用餐。一方面是公婆用餐時間甚早，因此，堂姐便自行處理自己和孩子的早餐；另一方面，早餐店離公婆家不遠，正好適合她短時間外出透透氣、散散心。她們彼此年紀相仿，背景相似，常在店裡聊天聚會，因此在安靜的客庄生活中串起一段閩南媳婦的友誼。久而久之，店裡的客人於是稱呼她們這一群女性為「早餐幫」！

第一節 問題意識

基於我對於「早餐幫」的好奇，我向堂姊表示想實地觀察她們的聚會。2011年2月，我透過堂姊的介紹，順利地進入這間充滿故事性的早餐店。我初次見到早餐店，不過是間座落在空地上的貨櫃屋，與我原先設想的場景大相逕庭。然而，小小的店裡卻正上演著女性結群的故事。

店外臨著四線道的馬路，客人得以方便地將汽機車停靠門口，不用擔心停車的問題。準備外帶早餐的客人，站在吧檯前等候老闆娘蔡姊烘烤三明治；內用的客人則閒坐在窄窄的桌面前，翻閱著帶有油垢的壹週刊。蔡姊是廚師兼掌櫃，「帥哥美女、小弟小妹……」，招呼聲不斷，雙手幾乎沒有休息的時間。空氣中一下子瀰漫著鮭魚罐頭濃濃的腥味，一會兒又是煎荷包蛋的油煙味。這些飄來散去的氣味，反而成為蔡姊與客人開玩笑的話題。他們的對話，巧妙地在油鍋烹調聲，與抽油煙機轟隆如雷聲中穿梭與對應著，沒有一絲一毫的停格。

初來乍到的我，對於蔡姊有著深刻的印象。年約四十的她，束起長捲髮，在她圍裙的掩蓋下，則是一襲流利的緊身褲裝。她主動問候客人，也熟記部分客人習慣的餐點與口味。因為店面狹小，所以客人聊天的話題，也很容易成為全場「洗耳恭聽」的內容，而忙碌的蔡姊不時也能插上幾句。

對於閩南媳婦們何以能在狹窄又人來人往的早餐店閒話家常、訴說心事，甚至成為知心好友，真的是令我大感好奇。當下，我的心中浮現了幾個想法：

首先，這一個閩南媳婦的早餐聚會是如何開始，如何形成呢？

其次，早餐聚會通常是如何進行，有哪些活動，或是固定的「儀式」呢？

其三，閩南媳婦在客家家庭的日常生活是如何進行？

其四，在客家家庭中，當代閩南媳婦的族群體驗又是如何？

其五，閩南媳婦、客家家庭、早餐聚會之間的動態關係是如何呈現？

這些疑問引發我的好奇心，更期望透過研究以得到答案。本研究將在以頭份客家地區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下進行，並以頭份的五位閩南媳婦為報導人。她們具

有下列的共同性：

一、五位報導人中有二位是閩客通婚的下一代，另外三位的父母親都是閩南人。在她們的原生家庭中，都是以閩南語為母語。

二、她們的先生都是苗栗縣頭份鎮的客家人。

三、她們生長於不同縣市，因為結婚而遷入苗栗縣頭份鎮。她們之間有三位與先生的長輩同住；另外二位則是住在夫家附近。

四、她們的住家都是在尖山下早餐店附近，到早餐店具有地利之便。

由於我的研究方向包含了閩南媳婦結群以及日常生活兩大部分，因此，我的田野地點，包含報導人相識、聚會的早餐店及周圍一帶，她們的家戶、朋友家、以及日常生活中所前往的市場、兒童才藝班等，都列入觀察的範圍。本研究將以民族誌的研究方式，貼近觀察報導人的日常生活，並參與她們的聚會，了解她們的結群，以及互動模式。在閩南與客家的通婚下，日常生活中族群的差異性如何展現，又如何因應。並且進而探討結群對於身處客家家庭的閩南媳婦的生活而言，具有哪些影響性。

第二節 田野地點

本論文的田野地點，座落在苗栗縣頭份鎮。報導人的家戶、活動空間，以及結群的發生地點——早餐店，都位於頭份鎮西南隅的尖下里。以下介紹頭份鎮與尖下里的地理環境，及過往的族群互動等，希望對於頭份街庄的地方社會與歷史脈絡有更清楚的梳理。

一、凝視頭份

頭份鎮位於苗栗縣西北處（參考圖 1、圖 2）。它東鄰苗栗縣三灣鄉，西接竹南鎮，南邊以南港溪與造橋鄉為界，北與新竹縣的峨眉鄉、寶山鄉接壤，面積達 53.3209 平方公里，屬於中港河流域。



圖 1 苗栗縣位置圖

資料來源：參考苗栗縣地圖¹繪製



圖 2 頭份鎮位置圖

資料來源：參考國家圖書館鄉土書目資料庫²繪製

在清朝，頭份一帶的移民主要是來自嘉應州梅縣、鎮平、惠州陸豐，以及潮

¹ 地圖來源，參考苗栗縣政府網頁繪製，網址：
http://www.miaoli.gov.tw/cht/aboutus_2.php?forewordTypeID=0&departmentID=0

² 地圖來源，參考國家圖書館鄉土書目資料庫，網址：
http://memory.ncl.edu.tw/tmld/browse_map.jsp?map=0602

州豐順等縣的客家人。他們先向平埔族租借田地，進行耕種，並且在斗煥坪一帶與賽夏族原住民交換物資。之後，由於荒埔開闢殆盡，但移民又源源不絕，因此產生了耕地和用水的爭執，衍生出祖籍不同的居民分類械鬥。

頭份市街的形成，與所在地中港流域有很大的關係。雍正 9 年，位在淡水與鹿港兩大港之間的中港，提供商品的交換和服務，成為地方性吞吐港。雍正末年，具有港口機能和物資集散中心的竹塹庄和隆恩息庄（也就是以後的中港街），成為竹塹地區最早形成的兩大鄉庄，也是竹塹地區最早成立的市街。乾隆年間，中港附近的村庄陸續墾成，當時通往內山的道路並未開通，河流是主要的交通動線。為了運送貨物與取水便捷考量，業戶、番社、佃首、墾戶及蒸嘗收租的公館，往往設在河岸不遠之處。收租時節到來時，佃戶集中於公館，自然而然發展成鄉街。頭份庄之所以成為頭份街，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形成。

陳運棟（2002a：60-62）提到頭份的開發。他表示：嘉慶、道光年間，頭份地區鄰近村庄墾成，與竹塹城之間的隘路成為往來要道。道光 30 年（1850 年）金廣福墾號成立，以北埔為起點，向中港溪下游開墾，遂與中港溪下游的三灣、水流東、斗煥坪、頭份連成一線，而中港、頭份於是納入竹塹的地區性市場圈中。進入日治時期後，頭份開始走向農產加工業，如礱穀、碾米業、製茶、榨油、磚瓦業等；光復初期則著重在食品工業、窯業、化學工業等。

近年來，頭份鎮的交通建設，帶動了地方的繁榮發展。國道一號高速公路在頭份設有交流道³，縱貫鐵路竹南站距離頭份也只有兩公里的路程，而連貫台灣西部各鄉鎮的重要省道台一號、台三號、台十三號也都經過頭份鎮⁴。因為高速公路

³國道一號從苗栗縣竹南鎮頂埔里進入頭份鎮興隆里，穿越頭份里、仁愛里、和平里、民權里、民生里、蘆竹里、尖下里，再接造橋鄉造橋村南下，並於頭份里設有交流道（陳運棟 2002a：799）。

⁴台一號省道是西部最早的主要幹線，採「東北往西南」走向，從苗栗縣竹南鎮頂埔里，進入頭份鎮興隆里，穿越山下里、建國里、忠孝里後，分為兩路。一路名為中華路，經過信義里、民族里、和平里、民權里、民生里、蘆竹里（越過中港溪）、廣興里、尖山里後，接竹南鎮公館里，再往海縣後龍鎮前進；另一路經過東庄里、民族里、民權里、民生里、田寮里（此段為自強路）、蘆竹里（此段為永貞路，並以尖山大橋跨越中港溪）廣興里、尖山里後，接竹南鎮公館里。台十三號省道從新竹香山區內湖，行經頭份鎮田寮里、蘆竹里、尖山里、廣興里、尖下里，自濫坑里出造橋鄉的大西村。⁴四通八達的交通路線，也帶動了頭份鎮的工商發展。（陳運棟 2002a：799-800）。

以及道路的開闢、都市計畫的規範、國民住宅的興建、工廠的設立，頭份鎮的耕地面積日漸縮小，但工商業則漸趨發達。陳運棟（2002b：43-44）提到當代頭份產業經營的轉型，他表示，竹南科學園區、國家衛生研究院於鄰近頭份的竹南頂大埔台糖基地設立，大型企業在此投資設廠，創造了當地居民更多的就業機會，並將頭份的發展從墾殖時期、傳統產業，轉向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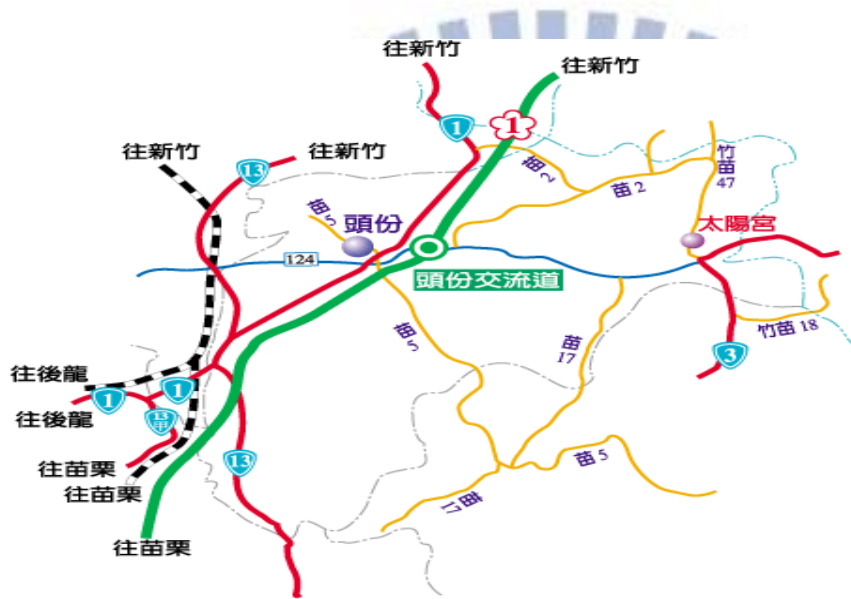


圖 3 頭份鎮主要道路圖
資料來源：好山好水在頭份網頁⁵

頭份的地方建設促進了當地人口的成長。根據淡新檔案的紀錄，清同治年間，頭份地區漢人僅有 707 人。至 2013 年 1 月，頭份鎮的人口已達 10 萬人。若以語言區分，頭份 29 里里民大多數為客家人，占全鎮人口 90%，只有土牛里和蘆竹里的居民，是以閩南人居多（陳運棟 2002a：274-286）。根據 2010 年行政院「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⁶顯示，頭份鎮的客家族群有 7.2 萬人，占全鎮的

⁵ 地圖來源，參考好山好水在頭份網頁。網址：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2/C0235360003/8.htm>

⁶ 「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是自民國99年11月10日至12月31日止，以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於每日晚間18:20-22:00 進行，例假日(星期六、日)的早上9:00-12:10、中午14:00-17:40 及晚上18:20-22:00 也進行訪問。而針對不適合以電話訪談進行的題目，則採取與客家民眾進行客家家戶面對面訪談。網址：www.hakka.gov.tw/dl.asp?fileName=1521131271.pdf

77.87%。因此，頭份鎮是屬於高密度客家人口鄉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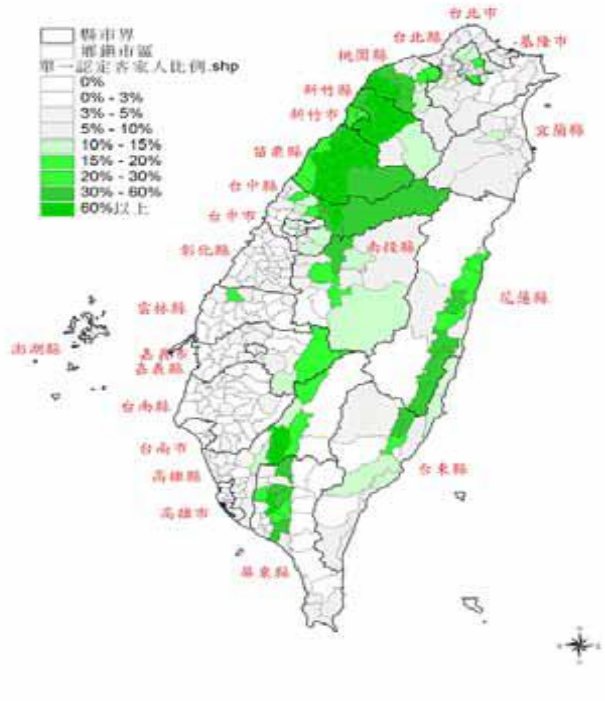


圖 4 臺灣客家人口(密度)分布圖「單一認定」—依鄉鎮市區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⁷

過往，山城苗栗縣總帶給人純樸、寧靜的印象，然而近年來，苗栗境內的頭份、竹南由於竹南科學工業園區的設立，現代化工業的進駐⁸，大量外地就業人口的移入，讓頭份的消費能力提升，對於當地的產業發展帶來更大的助益。根據「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頭份與鄰近的竹南是苗栗縣人口淨移入最高的鄉鎮。⁹頭份的鄉村農業景觀，如今已逐漸被林立的異國風情餐廳¹⁰、連鎖賣場取代，

⁷ 資料來源同上。

⁸ 頭份鎮公所網頁提到：頭份鎮內之頭份工業區有石化、塑膠、相關科技等大廠，較大型之公司有中石化公司、華隆公司、華夏塑膠、凌巨科技公司．．．等；商業方面，各銀行林立，製造業、服務業、飲食業等等商家眾多。網址：<http://www.toufen.gov.tw/toufen/1-5.php>

⁹ 參考資料同註 6，第 116 頁。

¹⁰ 頭份鎮公所網頁提到：中央路是竹南頭份聯合都市計要道，更是頭份的門面道路，是全苗栗縣唯一 50 米寬的道路（路寬 30 米，兩側各有 10 米寬人行綠地），停車方便，視野開闊，整體都市景觀展現新氣象，吸引不少訴求高雅用餐環境的餐廳業者湧入開店。……光是餐廳就超過 50 家，所以有「美食街」雅號，每年營業額數以億計。網址：<http://www.toufen.gov.tw/toufen/11-20.php>

閑靜的街道也逐漸開闢為寬敞的道路，只剩下為數不多的老舊夥房低語著被淡忘的客家風情。相對於苗栗縣其他鄉鎮擔憂著年輕人口向都市外流的窘境下，純樸的頭份鎮，已披上了現代化的新裝，展現不同於過往的價值與生命力。

二、閩南媳婦的聚會地點——尖山下早餐店

驅車從國道一號頭份交流道南下往明德水庫方向前進，映入眼簾的大多是現代化的新穎建築。一路上，麥當勞速食店、為恭醫院，以及新落成的苗北文化中心、竹南運動公園等，極力展現當前的頭份鎮熱鬧繁榮的新風貌。筆直的道路引領著我前進，繁華熱鬧的場景彷彿也被遠遠拋在後頭了。距離頭份交流道約有二十分鐘車程左右，經由尖豐路，進入頭份鎮西南隅的尖下里，也是尖山下早餐店的所在地。尖下里共有 19 鄰，909 戶，居民有 3206 人¹¹，居民大多務農。陳運棟（2002a：95-96）提到，尖下里在清朝時期，分別屬於尖山腳莊、菴缸凸莊。關於尖山腳之名，據聞在現在中尖山有一小店，是清朝當時往來客商挑夫唯一的休息歇腳之處，因此，由「尖山歇腳」得名為尖山腳。

尖豐路兩側大多是山坡地與稻田，偶然間，還有老舊的透天厝及傳統的客家夥房點綴其中。寬廣的路上直馳的車輛不斷地呼嘯而過，劃破了鄉間的寧靜氛圍。過了尖山國小鮮豔的紅色大門，再往前十公尺處，可見到一座低矮的貨櫃屋。屋頂懸掛著「尖山下早餐店」白字橘底的醒目招牌，門前有及腰的灌木圍繞著，屋旁是結實纍纍的香蕉園（見圖 7）。附近除了尖山國小和幾戶民宅以外，並無其他店家。而尖山下早餐店的正對面也是一間貨櫃屋改建的早餐店，不過我在田野期間未曾見它營業過，只有書寫著「早點、麵食」的招牌，隨風擺盪。

¹¹此數據乃參考苗栗縣戶政事務所頭份鎮 2012 年 9 月各里戶數、人口數詳細資料表。網址：<http://mlhr.miaoli.gov.tw/tables2.php?unit=22>



頭份鎮行政界線圖

圖 5 頭份鎮行政界線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參考網頁¹²繪製



圖 6 尖山下早餐店位置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參考 google 地圖繪製（粗黑字體地標為研究者所加）

¹² 圖片來源：參考網頁 http://www.bqhouse.com.tw/golden/SUB050/gi_develop.html



圖 7 尖山下早餐店外觀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尖山下早餐店營業時間是從清晨六點開始，提供一般西式早餐，如漢堡、三明治、奶茶等等。主要顧客群即是一旁尖山國小的學童，以及路過此地的上班族。顧客上門的尖峰時間大概是六點半到八點之間，因此，老闆娘蔡姊請了兩位助手幫忙烹飪早餐。八點半之後，顧客少了，僅有三三兩兩的客人上門，此時也是兩位助手下班的時間。接下來由蔡姊獨撐全場，直到接近中午時分，她開始收拾整理，便結束一天的工作。

店裡的玻璃拉門經常是開啟著，隨時迎接客人的到來。內部空間狹小，因此一眼即可全覽無遺。以原木木板訂製早餐店的牆面，使這裡彷彿是山林小木屋的縮小版。跨進早餐店，第一眼可以看到紅色壓克力板訂製的價目表，林林總總數十項餐點與口味供客人選用（見圖 8）。紅底黃字的價目表對照原木牆面的老舊，略顯突兀，原來，這是 2012 年年初因應物價調漲，餐點價格也有所調漲，因此蔡姊索性重製一張價目表。



圖 8 尖山下早餐店新製價目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蔡姊掌廚的地方位於進門的左側，是以簡單的吧檯圍成一個小小的烹調空間（見圖 9）。她站在這裡，可方便掌握全場客人進出狀況。吧檯上橫貼著一列光澤略顯黯淡的光碟片，是店裡少數的裝飾品（見圖 10）。



圖 9 早餐店烹飪區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圖 10 早餐店的裝飾品：一列光碟片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據蔡姊表示，光碟片可以裝飾空間，也可驅趕蒼蠅。一架老舊的窗型冷氣緊貼著烹飪區的天花板，但已經失去抵抗溽暑的能力，幸好涼涼的風總是不吝惜的吹向店內，為客人帶來些許涼意。烹飪區除了一般的常見的煎鍋、烤箱、冰箱之

外，還有一架電話機偶爾響起，有時是客人先行以電話聯絡點餐，方便外帶，有時則是來自於送貨廠商，洽詢訂貨事宜。進門右側則是沿著牆壁訂製的U型原木色系長桌，以及六、七張黑色可疊起的圓形板凳（見圖 11、12）。因為貨櫃屋扣除烹飪區後，能讓客人使用的空間實在太有限，但又要滿足內用客人的需求，因此，緊貼牆壁的木板充做餐桌的設計，是最能妥善利用空間的方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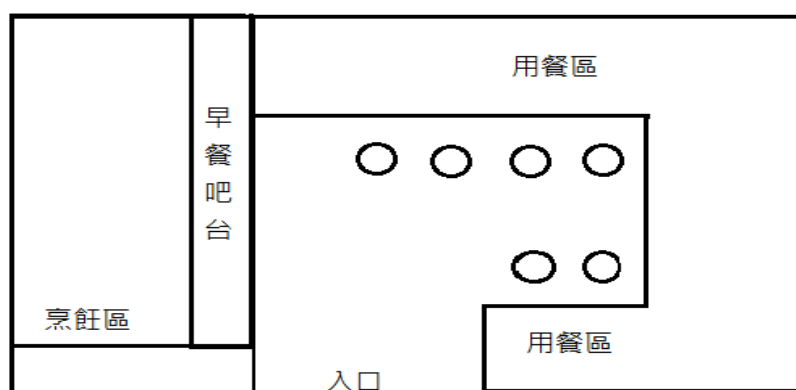


圖 11 尖山下早餐店配置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手繪



圖 12 尖山下早餐店用餐區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幾本當期和過期的《壹週刊》佇立在牆角邊緣的雜誌架上，報紙也因客人一邊用餐，一邊翻閱而顯得油漬斑斑。天花板懸掛著一架掛扇和牆角的立扇搖頭擺腦著，一上一下使盡全力的猛吹，想來是要代替那座中看不重用的冷氣機吧。角

落還有一些備用的食材堆疊，如雞蛋、土司等等。不過，整體看來，空間雖窄小，器物雖老舊，但也稱得上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了。店裡沒有舒服的沙發，也沒有柔和的輕音樂，和華麗的水晶燈點綴，與一般印象中適合久坐談心、閒聊的時尚咖啡館大異其趣。然而，這裡卻提供了一群素昧平生的女性駐足留連，談心聚會的主要空間。除了地緣關係以外，也因為早餐店與蔡姊的存在與媒介，串起了客家街庄閩南媳婦的情誼。



第三節 研究對象－早餐幫的閩南媳婦

本研究是以頭份早餐幫五位閩南媳婦為研究對象。關於早餐幫名稱的由來，據五位報導人表示，已忘記是從何時開始，只記得她們在店裡閒談的頻率很高，讓其他客人認為她們像是一個群體，久而久之，就以「早餐幫」稱呼她們。我之所以能順利進入早餐店田野，就得從筆者的堂姊王大姊談起。因為她正是早餐幫的成員之一。在研究對象部分，我以報導人的姓氏，以及「姊」來稱呼。首先是因為她們的年紀與我相當，因此以「姊」稱呼較為適宜。而且在訪談期間，我也常聽到她們稱呼對方為「○○姊」。而報導人中，恰好有兩位姓王，兩位姓陳，但她們實際上並無親屬關係。為加以區分，以及閱讀上的便利，所以我稱呼年紀較長者為「王大姊」、「陳大姊」，較年輕者為「小王姊」、「小陳姊」。以下是根據訪談資料，將報導人的出生背景、原生家庭、學習、工作經歷等做簡單的介紹。

王大姊（1971-）

王大姊，1971年出生於新竹市，父母親皆為閩南人，並有一兄一弟。王大姊身材嬌小可愛，常常以運動鞋、休閒服打扮，看來清爽俐落。她的求學與就業都在新竹，直到結婚才遷居頭份。高中及專科時，因為最好的同學是客家人，所以她曾經跟著好友學習客語，並能以客語簡單的對談。她婚後與先生、公婆同住在頭份尖下里，五年後才與先生、孩子搬遷到頭份○○里。她因為照顧子女的緣故，所以在懷第二個孩子時，便辭去工作，專心育兒。兩個孩子目前已就讀國小，所以她也較有時間可以安排自己的活動。她所參加的社團都與學校有很大的關係。因為附近的國小經常辦理活動，邀約家長參加。所以她目前有參與讀書會、學校志工，和學校管樂隊的家長後援會等。她對於學習很有熱忱，因此除了參與社團以外，她已於2012年通過閩南語認證檢定，及客語初級檢定考試。



圖 13 尖山下早餐店用餐區與王大姊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蔡姊 (1971-)

蔡姊，1971 年出生於苗栗縣竹南鎮。蔡姊的原生家庭有五個兄弟姊妹，她排行老么，與兄姐的年齡差距頗大。身為閩南人的她，婚前曾經在陶瓷廠、電子廠工作。結婚後，與先生同住在頭份鎮。由於先生的父母早逝，因此先生及其兄弟都是由奶奶扶養長大，目前奶奶仍健在，與蔡姊全家共同生活。蔡姊當初是因為待業好一段時間，所以決定經營早餐店。她於 1997 年租下在頭份鎮尖山國小旁的一處空地做為營業場所，並頂下一座貨櫃屋做為店面，距今已有十六年之久。早餐店的工作相當忙碌，清晨四時就得開始準備工作。因此，她大多利用下午補眠，直到傍晚才開始準備晚餐。她的個性爽朗樂觀，因此吸引了不少忠實顧客上門。



圖 14 尖山下早餐店烹飪區與蔡姊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陳大姊（1978-）

陳大姊，1978 年出生，有白淨的瓜子臉及一雙鳳眼。她說話語調溫柔，不疾不徐，如同其溫和的個性。出生於苗栗縣通霄鎮的她，排行家中老么，上有四位兄姐。由於陳大姊父親已病故，兄姊也已各自婚嫁，因此，娘家僅剩母親一人獨居。陳大姊的父親為閩南人，母親為客家人，因此家中一直以閩南語為主要語言，僅有大哥還略懂客語。

在夜二專畢業後，陳大姊透過同學介紹進入在新竹的電子工廠擔任作業員。因公司擴廠，增加人員編制，陳大姊升職為領班，管理本國勞工及外籍勞工共二十多人。陳大姊的公司距離住家約四十分鐘車程，但因為已熟悉此工作環境，因此不曾考慮換工作。她婚後與自營水電工程的先生居住在婆婆家附近，也鄰近尖山下早餐店。陳大姊育有二子，長女即將升小學二年級，次子目前為十個月大的小嬰兒。她的工作是輪班制，所以她只有休假期間才會到店裡。

小王姊（1976-）

小王姊，1976 年出生於台北，求學階段都在台北，從未想過婚後會遷居苗栗縣。她面貌清秀，思考靈活，談吐中很能展現個人獨立思考，不輕易順從的個性。她排行長女，下有一妹，父母親皆為閩南人。小王姊表示自己個性叛逆固執，因此選填高中、大學志願，甚至結婚，都不願意接受父母的建議，而自行決定。她受到高中同學的影響，加上個人興趣使然，因此大學就讀廣播電視系。畢業後，進入電視台新聞部工作，一年後擔任助理導播，後來又轉至節目部服務，並在工作單位認識了她的先生。

小王姊剛結婚時，仍與先生在台北工作。每個月的租屋費、保母費，及工作壓力，使得她的生活品質受到影響。後來她與先生決定離開消費較高的台北，搬回公婆家同住，她也成為家庭主婦，以便於全心照顧孩子。在頭份鎮居住期間，小王姊曾協助婆婆於自家店面販賣檳榔¹³，後來也曾到醫院工作，負責宣導身體健康檢查及預防篩檢。為了與服務的民眾溝便，她因此學會了客語。她目前請育嬰假，照顧小女兒。

小陳姊（1979-）

小陳姊，1979 年出生於屏東縣，及肩的長髮，高挑而時髦的打扮，皮膚白裡透紅，是早餐幫中最年輕的一位。她家中有父母及一個哥哥，並以閩南語為主要語言。她在二技畢業之後，曾於南部百貨公司的化妝品專櫃服務，及擔任化妝品公司的講師。因為結婚的關係，她希望調到先生所在的苗栗工作，不過未能如願，於是決定離職。她在婚後選擇在新竹科學園區附近開設美容沙龍，為女性顧客做護膚、美容的服務。

小陳姊的夫家是位在頭份鎮的客家家庭，鄰近尖山下早餐店。目前她家中成員有先生、奶奶，及二個孩子。近年來她的父母在南部經營生意有成，需要人手協助。因此，小陳姊和先生決定結束兩人原有的工作，於 2012 年過年之後回南部娘家幫忙。

¹³ 小王姊表示，婚後有一段時間曾經與先生發生爭執，並且希望離開苗栗，帶著長子回到台北生活。而婆婆強烈地挽留小王姊，並且表示願意讓小王姊顧檳榔攤，可以兼顧孩子，又能多一筆收入。因為婆婆對於小王姊的善意，且在婚後對於婷姐很照顧，因此，有一段時間，小王姊成為婆婆的員工，負責檳榔地銷售與加工。

第四節 文獻回顧

一、台灣社會的婚姻研究

易傳：「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婦可以說是人倫之端，也是社會組織的基本。夫妻透過婚姻，建立家庭，因而婚姻可視為種族延續與生存的必要條件。因此，人類學家衛士達提出：「婚姻通常意味著某種社會制度的名詞，成為一個社會制度的婚姻，依照習俗法律被認為是一個男人或數個男人，以及一個女人或數個女人之間的關係，並可將其定義為婚姻關係當事人與他們所生子女的權利義務，這個權利義務因為各個民族而有所不同。」（轉引自許美瑞、阮昌瑞 2001：215）英國人類學家李區（Edmond Leach 1995）則更進一步說明婚姻的權利。他認為婚姻經常可以達到下列六項權利：一、為一個女人的子女建立合法父親，及合法母親，二、給配偶一方或雙方，和對方發生性關係的獨占權，三、給配偶一方或雙方，取得另一方勞動力的權力，四、給配偶一方或雙方，對於另一方財產的所有權，五、為子女的利益，建立一個共同財產基金、一種伴侶關係，六、在配偶雙方及親戚之間，建立具社會意義的姻親關係。（轉引自 Kottak 2009：361-362）由此可知，婚姻除了確立夫妻及其子女的關係與權利義務之外，同時也將關係從個人擴展群體，建立了所謂的「姻親關係」。人們經由婚姻，選擇了一個伴侶，也同時必須承擔對於一群姻親的責任。Kottak（2009）表示，在非工業化社會，婚姻做為群體關係的成份，往往還比個人關係大。以採取從夫居法則的社會為例，女性在結婚後必須離開自己所出生的社群，在丈夫的村莊裡度過餘生，與丈夫及其親人共同生活，並且效忠丈夫的群體。此外，非工業化社會也容許著多偶婚的存在，常見的類型為一夫多妻制。當妻子不孕時，必須從她所屬的繼嗣群體中提供一位代替妻子者，而不孕的妻子仍與丈夫維持夫妻關係。而在工業化社會中與搜食社會中，則主要是採單偶制的婚姻。中國也是以單偶制為常態，多偶制僅見於貴族

權勢社會。

關於台灣漢人婚姻的模式，主要有三種類型：嫁娶婚、童養媳婚、招贅婚。人類學家 Arthur Wolf、Margery Wolf、莊英章根據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與民間社會的田野訪查，比較了台灣社會的婚姻型態。人類學家 Arthur Wolf 稱新娘在成年後，透過嫁娶婚進入夫家，為大婚；而稱新娘在嬰幼兒時期，被夫家收養而成為夫家一份子的婚姻，為小婚。莊英章（1994：207）表示，相較於嫁娶婚的高額花費，台灣及中國南方普遍流行童養媳婚，以做為節省婚禮儀式的方式。然而，童養媳婚的流行，除了經濟利益考量之外，還包含了姻親關係的建立。莊英章以苗栗頭份仕紳陳家之例，說明在清朝原為佃農階級的陳家，在來台第三代事業發達之後，才開始收養童養媳，是基於及早建立姻親關係，有助於事業的開拓。Margery Wolf 則表示，日治時期童養媳婚姻的形成，除了經濟因素以外還有另一項重要因素，也就是母親想提早控制未來的媳婦（轉引自連瑞枝、莊英章 2010：248）。

另外，從莊英章（1994：8）也從閩客文化比較的角度來看台灣的婚姻，Wolf 和 Huang 發現 1930 年以前，在海山的閩南村落童養媳婚相當普遍；但同一時期，Burton Pasternak 卻發現高雄美濃客家村落的童養媳婚比例相當少。再比對 1984 年，莊英章發現從日治時期至今，新竹縣兩個閩客村落——崁頂與六家的研究，都是採取嫁娶婚為主。由此可知，採取嫁娶婚或童養媳婚的模式未必與閩南或客家族群有直接的關聯性。莊英章使用崁頂與六家的田野資料與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對於漢人的家庭與婚姻進行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從家庭、婚姻到婦女地位，都是他所關注的焦點。就婚姻而言，在聘金¹⁴和嫁妝¹⁵的部分，崁頂與六家有所差別。崁頂女性年齡愈大，有聘金的比例越高，但有嫁妝的比例越低；但六家的女性則幾乎都有聘金和嫁妝。因此，從地域、族群及其所蘊含的社會歷史背景，對於婚姻的儀式與內涵的確存在著影響性。聘金和嫁妝，以及婚禮的種種儀式，代

¹⁴ 聘金，是聘禮的另一種稱呼。有聘金風俗的人們，並非將婚姻是為買賣，而是對於新娘所屬的群體，失去勞動力和陪伴的補償。（Kottak 2009：364）

¹⁵ 嫁妝，是由妻子所屬的群體提供大量禮物給丈夫的家庭。（Kottak 2009：367）

表著中國社會對於婚姻的重視。許美瑞、阮昌瑞（2001：244-247）表示，透過婚禮一系列的禮儀規範，加強了男女之間的婚姻關係，更強化了群與群之間的契約行為，使得婚姻的社會性加強。但現代的婚姻則是以愛情為基礎、婚禮儀式世俗化、婚齡也普遍延後，擇偶範圍擴大、再婚觀念改變，以及更重視夫妻的平等。

人的生活，除了個體本身之外，與他所生長的家庭、村莊、地區都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家庭除了孕育了人的成長，也塑造了個人的價值觀、信念、宗教與處世態度。家庭以及它所連結的親屬關係也都是人類學者所關心的焦點。Kottak（2009）表示，人類學家區分了兩種家庭的型態，一是個人出生與成長的生長家庭，二是指個人在婚後與配偶、子女組成的繁衍家庭。對個人而言，父母、配偶、子女都是相當重要的親屬關係。不過，在工業化的影響之下，個人到外地求學、就業的頻率增加，逐漸與生長家庭的父母產生斷裂。工作往往決定了一個人的居住地點。美國多數的中產階級在婚後與配偶另外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家，這種核心家庭已然成為社會的常態。工業化不只改變了美國社會的家庭，也影響了台灣社會的家庭型態。李亦園（1984）表示，台灣在二十世紀以前，一直是個邊疆的、移殖的社會，特殊的自然與人文條件，也使台灣居民承受著特殊的壓力。日治時期，殖民政府以異文化加諸於台灣居民身上；光復後，台灣又走向工業化，社會經濟變遷快速。台灣漢人社會為了因應特殊的情況，在調適上也具有特色，尤其是做為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的家庭。Olag Lang 於 1946 年提出漢人家庭可分為核心家庭¹⁶（nuclear family）、擴展家庭（extended family）、主幹家庭（stem family）¹⁷三種型式，這是漢人家庭研究中很受到注意的一種分類方式。不過，莊英章（1994：77-78）則認為 Lang 新創的「主幹家庭」並不適用於台灣社會的民情。

李亦園（1967）表示台灣漢人的家庭有一個普遍的現象，也就是輪流供養父

¹⁶ 核心家庭，是指由一對夫婦及其未婚子女所組成，但也包含了核心家庭的變形，例如一對夫婦而沒有子女；或是夫婦僅存其一，以及其子女所組成的家庭（莊英章、羅烈師 2007：93）。

¹⁷ 主幹家庭，由 Lang 所創。主幹家庭，是由父母及其未成年的子女和一對已婚子女所組成的家庭。此型態的優點是父母可接受子女奉養，又能避免妯娌之間不合睦。Lang 認為這是最合適中國傳統的價值觀與國情的家庭型態（莊英章、羅烈師 2007：93）。

母的制度。根據他在彰化縣伸港鄉泉州厝的發現，父母或父母之一會在兒子成年結婚之後，讓其「分隨人食」，輪流在兒子之間「吃伙頭¹⁸」。因此，莊英章提出台灣社會的家庭具有兩種普遍的現象，一是「輪吃型家庭¹⁹」，一是「聯邦式家庭²⁰」。兩種現象都顯現出台灣的青年在自組核心家庭後，與父母並未脫離關係。他們在情感與經濟上仍互通有無；而在宗教與宗族活動方面，也依舊被視為一個家庭。家庭與家族的型態，是構成地方社會的重要力量。因此，了解當地的親屬關係如何被建構，將有助於了解當地的社會與文化。

二、台灣社會的家庭研究

在台灣漢人家庭方面，哥倫比亞大學的 Myron Cohen(李亦園 1984:135-137)、洪馨蘭(2010)、莊英章(1994)則分別以台灣南、北部不同村落作為了解客家家庭的家庭與親屬關係。Myron Cohen 根據在屏東美濃燕寮客家村提出「家的分與合」，與財產有密切關係。他表示家的組成可分為：群體、經濟、財產三部分。三者集中在一起，稱為「夥同經濟」。群體、家產分散不同處，但只要共同的財產未分割，仍可視為一個家，此為「非夥同經濟」。非夥同經濟的優點在於減少大家庭同住時容易發生於日常生活的摩擦，且各分支家庭可獨立經營生計，施展抱負，倘若事業未能成功，則尚有包含共同財產的老家做為避風港。此外，Cohen 也發現燕寮客家村有 54.7%為聯合家庭，因為該地區以種菸草為主，需要很多人力。小家庭合而不分，可以形成較多勞力的群體，有效地投入菸草種植與加工。因此，李亦園表示台灣漢人社會的家庭，是在慎宗追遠、權力義務等基本原則外，因應

¹⁸ 吃伙頭，具有各種不同型式，包含父母獨住、父母與子同住處，或是父母輪流住在兒子家中；參加輪流的兒子數，有全部參加，或是部分參加；供養的方式有提供伙食，或同時又提供零用金，或是提供金錢和穀物。(李亦園 1984:140-141)

¹⁹ 輪吃型家庭，是指父母在兒子成年之後，在諸子之間固定時間，或不固定時間輪吃，有時還包含了輪住。(莊英章 1994:78)

²⁰ 聯邦式家庭，是指都市化、工業化的結果，使青年因為工作而離開農村、家族，也自組核心家庭，自行承擔家計，不過並未與父母脫離關係。他們在經濟、情感、社會與宗教活動上仍屬於同一個大家庭，因此稱之為「聯邦式家庭」。(同上)

不同場合，而具有彈性調整的力量。在工業化時代，功利思想抬頭的影響下，中國的家庭是可以做很大的調適與變遷，但也不會背離基本原則。同樣在美濃，洪馨蘭探討客家女性在「敬外祖」、「送雞酒」婚俗儀式下的位置。當地方言群內婚的現象很明顯，而透過敬外祖的儀式，也使得姻親結盟，成為更強大的宗族。客家女性因為勞動力與傳宗接代，使得娘家祖先能得到外姓姻親的祭拜，而有榮耀祖先的機會。然而，社會變遷的影響下，跨區、跨族婚姻比例增高，跨族群的姻親家庭缺乏對於儀式進行的動力。加上職業婦女生育意願不高，甚至對於「勞動」美德有所反彈，也讓當地特有敬外祖文化瓦解中。

至於在台灣北部，則有莊英章（1994：75-107）透過戶籍資料與田野訪問，凸顯出客家與閩南在家庭組成、分家，及繼承三方面的異同。他以新竹縣的崁頂敏南村和六家客家村做比較，發現崁頂以輪伙頭，或由一個兒子奉養父母居多；但六家大多固定由一個兒子奉養父母。兩村村民大多在父母俱存時分家，但六家有一成的比例是父母俱亡後才分家。崁頂村的分家儀式多由父母主持，但六家村則主要由母舅主持。六家村民會在年節返鄉，祭拜奉祀於祠堂或公廳的祖先牌位；但崁頂村民則是會將祖先牌位填回家中，省去回公廳祭拜的麻煩，可見客家人對於宗族有較強的向心力。在台灣的移墾時期，由於閩南移民具有人數上的優勢，所以較為強調個人拓荒精神，後來才形成鬪分字宗族團體；但客家移民由於人數較少，所以較早形成會份嘗的宗族團體，以加強拓荒的聯盟基礎。而在社會變遷下，閩南與客家族群同樣面對了現代化的衝擊，家庭及親屬網絡也受到影響。

現代化帶來了都市化與工業化，使得人口大量集中於都市。都市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良好的公共設施、便利的居住環境，也吸引了更多來自鄉村的人。Talcott Parsons 認為傳統家庭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已經被工業化所取代，原來的親屬本位，或是地域本位的親屬關係也被現代化的親屬關係所取代，正如同洪馨蘭筆下的美濃，方言群內婚以增強宗族力量的慣習已日趨衰微。工業化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的城市移民，當一批人移居在外，又會有同村的其他人相繼前往該都市；

過程中，親屬網絡也將給與社會支持及資金支援；新城市移民勞工之間也將建立新的工作與親屬關係，以相互扶持（轉引自許美瑞、阮昌瑞 2001：206）。

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婚姻與親屬並非是一成不變的原則，正如李亦園教授所言，在人類學者的研究發現中，可以得知中國的家庭組織是具有若干不變的基本原則，但是，不變的原則卻具有相當大的彈性，可以因應不同環境而有所適應和變化。客家與閩南兩族群從渡海而來，共同在台灣這片土地上求生存，各自遭遇著不同的故事與處境，但是也曾共同面臨了大環境的影響與衝擊。從人類學家 Wolf、Burton Pasternak、Myron Cohen，及莊英章的研究可以得知，婚姻的模式，與家族的經濟、權利有所相關，但因應不同情境，則有不同的調整方式。

三、日常生活的探索

日常生活，是個耳熟能詳的名詞，它涵蓋了我們每天的生活。在看似微不足道的語彙之下，它卻隱含了人與環境、社會、文化的各種巧妙關係。Ben Highmore 提出普羅大眾存在著對於日常生活等同無聊、日復一日的概念，並藉由《日常生活與文化理論》一書，將日常生活的範疇，有更清楚的指涉。日常生活實則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記錄了創新、震撼、神秘與奇特。只是，在日常生活規律的腳步下，嶄新的事物也成為熟悉的場景之一了。

Highmore（2009：8-10）表示，在 14 世紀，機械鐘錶的發明帶來了時間的標準化，讓教會、醫院、學校等的運作進入有常規化的作息，也改變了人的日常生活。18 世紀，工廠連續生產線的設計，使得工人必須分分秒秒跟上機械的節奏。受薪階級在工業化與理性化的環境下工作，甚至工業管理技術的概念也進入家庭，讓家庭生活走向規律化與理性化。而無聊，正是規律日常生活存在的特徵。列斐伏爾(Highmore 2005：189) 則提出日常生活的關鍵為「重覆」。他認為：「日常生活是一連串的循環所構成：勞動與休閒的姿態、身體與實際機器的機械性運轉，時、日、週、月、年，直線式以及循環式的重覆，自然與理性的時間。」他

與 Highmore 同樣強調日常生活的重複與規律性。

Highmore 表示，日常生活沒有特別之處的特質，正是其特別之處。他提出兩個疑問：當熟悉的世界被陌生所干擾時，將會發生甚麼事呢？若是日常生活被「新穎的震撼」動搖，我們對日常生活的熟悉感與認知感又將如何？因為日常生活，經常和稀鬆平常、不證自明等相連結，因而強化了它的模糊性，所以經常為人所忽略。Highmore 藉由齊穆爾、班雅明、烈斐伏爾、狄賽托等學者的理論著作做為論述的出發點，並以實際的、批判的方式，為日常生活建立文化理論傳統，催生一個合適的形式。

而日常生活又將包含哪些內容？Highmore (2005:180) 認為首先必須讓日常生活脫離例行性，以表現出平凡中的不平凡，記錄所有複雜性與矛盾性。至於節慶、狂歡、休閒，列斐伏爾認為它們也屬於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將日常生活「一種徹底的重置。」而狂歡則是日常生活被重置的時刻，以不同的秩序，展現在日常生活之中。而休閒，更必須和社會領域、工作、家庭等一起檢視，因為休閒正是節慶的延續，也是對於人們投入工作的補償。即使在現代，休閒受到商業主義的影響，已披上商品化的外衣，但是休閒的存在，也說明了除了工作以外，日常生活世界裡存在著其他真實的需求。

而關於日常生活的檔案組織與蒐羅，列斐伏爾認為日常生活是不同社會領域之間的關係，故可藉由日常生活之間的相互關係進行空間化，並加以掌控。狄賽托 (de Certeau) 則反對將活生生的文化，轉為檔案書寫來保存，因為書寫形式表面上是關注日常生活，實則消弭了日常生活的特性。所以，Highmore (2005:39) 認為日常生活的內容應包括感官領域，如日常聲音、事件、物質、感覺的捕捉，甚至是進行的過程等。

如何將日常生活再現？Highmore (2005:153) 以 1937 年的大眾觀察運動為例。在英王愛德華八世面臨退位危機的背景下，超現實主義者推動了大眾觀察運動，蒐集數千名志願者自身的日常生活描述。志願參加者如同民族誌學者，以日常生

活為主要場景，進行自我的參與觀察。甚至開始有許多婦女透過此運動，以更嚴肅的態度觀察自身平凡的家庭日常生活。但是，此運動卻停留在參與、觀察，而欠缺詮釋。人類學之父馬凌諾斯基也認為田野實踐的途徑應當包含參與、觀察、質問三部分。Kottak（2009：70-76）表示，民族誌研究者除了對研究對象所屬的日常生活、季節事件、突發事件等各個場合觀察、記錄以外，還必須探究研究對象的認知與信念，了解他們對於事件如何解釋、如何想像，才能更了解當地文化的運作。

探索日常生活，是對於社會、文化的觀照。從日常生活的重複、日常生活與休閒的重疊、日常生活與社會、空間的關聯、日常生活不能排除感官的感受度，為我們建立女性日常生活的理論研究提供了參考的途徑。而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人類學家帶著奇異的眼光進入田野地點採集日常生活的材料，更進一步展現了在不同文化與社會裡，日常生活的豐富與多元。藉由人類學家所建立的民族誌，我們得以探索異文化的世界，發現不同的觀點，也提供我們反思自己日常生活與所處社會的機會。人類學家帶著好奇心進入田野，不過也因人類行為生活關聯道各個領域，內容相當廣泛，也通常是帶著特定的問題意識進入田野。在下一部份將透過更多女性民族誌做為文獻回顧的材料，以探討現代女性在日常與個人情感之間的流動。

四、女性日常生活民族誌研究

早期人類學界中的文化與人格研究，對於情感研究即有相當的碰觸，不過，在 1970 與 1980 年代詮釋人類學興起以後，才產生更多與情感研究有關的民族誌。胡台麗（2002：2-3）表示，在台灣本土研究中，情感、情緒與文化長期受到忽視，但不可否認，在民族誌的資料支持之下，理論認知到思想，不會離開情感、情緒而獨存；由文化形塑的情感和情緒，也不會離開思想而獨立。不過，早期的民族誌研究大多是以男性觀點來描述，並分析與解釋女性的說話，往往忽略了女性的

聲音。本研究則以女性的角度，檢視在日常生活，女性及其所屬的社會，並參考其他同樣以女性為發聲者的民族誌，以了解女性日常生活的動態情境。

女性的日常生活，可以用結婚做為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婚前的日常，與原生家庭對於子女的價值觀養成和培育有較大的關連。但是婚後的日常生活，則是透過婚姻，而向外延伸到原生家庭以外的姻親關係，以及個人對於婚後家庭內部的責任與義務。而婚後的日常生活，不外乎是由家庭、婚姻、子女、工作等等構成。但是，這些看似尋常的名詞，卻是組成女性生命的重要板塊。我們透過台灣與中國兩地關於女性婚姻、家庭、工作民族誌等書寫文字，得以窺見在中國父系社會與婚姻的脈絡底下，不同族群與不同生命階段的女性，對於個人的日常生活與情感是如何詮釋與安排；也得以省思在當代台灣的社會情境裡，女性面對婚姻與生命的態度。

胡台麗（2002）提到情感研究，必須透過對於研究對象所屬的族群、社會等文化脈絡進行了解，同時她也引述了 Catherine Lutz 的論點，認為要研究一個族群的情感語彙，必須從該族群日常生活的互動行為、事件、社會情景來理解，並與研究者自身的情緒語彙相較。

傳統的台灣社會，由於經濟較不穩定，資源較為貧乏，因此多數家庭經濟以存活為策略，而從事家務勞動的女性占多數，但多半是無酬的勞動。連瑞枝（2010）帶領讀者回到日治時期，了解女性的勞動經驗。她透過口述訪談的方式，書寫一群生活在傳統農村，自小即成為童養媳的女性。無薪而瑣碎的長期勞動，填滿了童養媳們大多數的日常生活，也反映出台灣傳統社會面臨家庭勞動力不足時，女性不管有沒有被送去當童養媳，她都是家務勞動的基本成員。然而，連瑞枝也發現，童養媳的日常生活，除了日常家庭勞動的反覆性以外，勞動也是她們流動在不同家庭之間最好的生存策略。呂玉瑕（2010：604）提到在 1950 年以前，台灣社會對於媳婦的要求，必須依照傳統禮節來侍奉公婆，必須打理好家裡大小事，但是卻缺乏行動自由，家庭的決策權則由公婆或丈夫為主。而勞動，不只是內化

的美德，甚至也成為婦女相互評價的標準。洪馨蘭（2010）表示，在父系主義的影響下，勞動意識儼然成為美濃客家婦女互相評價的標準，而「做家」、「有用」、「努力」、「懶尸」等與勞動有關的口語也高頻率的出現，顯然勞動意識已經被女性群體自我內化，對於後輩女性的支配性也因此合理化。

今日的台灣女性，在社會性別平等觀念普及的影響，擁有一定的教育水準，也證明了女性的能力並不亞於男性。在職場上，性別平等的觀念已經相當普及，男女都有相同的競爭機會。呂玉瑕（2010：614）表示，在工業化之後，市場經濟活絡、家庭結構與組織也有所變化，父母與傳統家庭規範的約束力減弱，已婚女性的就業機會增加，夫妻對於家庭決策，也普遍採取協商的方式。透過民族誌的書寫，我們得以更微觀地看到家庭空間裡，夫妻之間家務工作的分配情況。趙惠敏（2005）、黃圓惠（2012）分別以廚房內的工作分配、飲食喜好，來刻劃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最細微的飲食實踐。趙惠敏發現台灣女性受到社會秩序與傳統觀念的影響下，具備較豐富的食物準備知識，因此，影響了家庭分工的狀態，在婚後也透過食物的準備，走入了傳統的家庭角色，有較高的比例走入廚房，承擔家庭的煮食工作。而黃圓惠透過日常生活的飲食口味、菜色決定，來書寫印尼客家女性嫁入台灣客家家庭後，藉由飲食烹煮習慣反應家庭私領域中的婆媳位階，以及以夫為主的傾向，更藉由飲食口味區分我群與他群情感。從烹調工作到飲食口味，這些再日常不過的部分，卻存在著兩性、族群在台灣社會脈絡下的差異性。在家庭中，多數女性承擔了煮食、整理家務、養育子女的工作，但是這些工作沒有酬勞，也限制了女性的活動空間，因此，也有越來越多的女性，為了謀求生計，進而投入職場，從事有報酬的薪資勞動。兼顧家務與事業，是現今許多婦女的生活寫照。

女性投入勞動市場，已是現代雙薪家庭的趨勢。相同的經濟需求與母職角色，不同的工作場域中，也發展出女性不同的生活經驗。張茹娟（2007）、劉宏釗（2010）分別以輪班婦女、客家餐飲店員為研究對象，勾勒出不同職場裡，女性如何因應

家庭、工作的雙重壓力，以及職場經驗對於生活的改變。張茹娟表示，輪班工作婦女主要是家庭在經濟上的需求，所以選擇付出個人的勞動力，但同時也面對了勞動市場上對於女性「兼職」、「低薪資」的雙重剝削。劉宏釗（2011）書寫的石岡婦女民族誌，是以一群中老年客家女性為報導人，觀察她們面臨九二一震災後，開始美食小舖的經營，改變傳統家庭角色，選擇以工作來改善家庭經濟，並且展現女性自主性的過程。而在台灣早期的社會裡，一群「童養媳」的女性，則遭遇了來自於家庭的恐懼，她們成為家庭經濟與利益考量下，沒有聲音的一群，既是家庭無酬的勞動者，也是婚姻裡無法自我決定的一方。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無薪的家庭勞務，或是有薪工作，都是穩定家庭的一份力量。對女性而言，工作的意義，除了獲得薪資、改善家計以外，也是展現自我能力與自我肯定的機會，甚至也能夠藉由工作場域，拓展自我的人際關係。劉宏釗（2011）所觀察的石岡婦女，有三位在結婚前曾經進入潭子加工區擔任作業員。他提到脫離了親族群居社會的女性員工，與年紀相仿的同儕，在異地建立了女性群體生活與女性情誼，也讓女性的獨立性與自我肯定有所提升。而這種女性情誼建立的現象，也出現在劉宏釗論文的研究主軸——石岡婦女投入美食小舖的經營中。遭遇震災的中老年婦女們，為了重建家園，再度跨出家的門檻，投入美食小舖的經營。她們突破自我，在工作場域中相互合作，展現出群體的力量，也得到自我與社會的認同。

日常生活，是一連串主動與被動的選擇所構成。女性面對家庭、工作的雙重責任，卻也經常使自己受限於家庭與工作。徐靄鷹（2006）針對杜里客家婦女研究，提出女性「賦權」的概念。她表示，杜里客家婦女在客家山歌與民間信仰兩個領域中，突破限制，選擇做為休閒者與工作者，進而擴大自己的空間，並且建立了家庭親屬及地緣關係以外，專屬自己的人際網絡。即便她們之所以能成為該領域的主力，是因為當地的男性對於該領域已失去了投入與參與的興趣。然而就女性的個人選擇而言，她們卻是能夠因應傳統與社會變遷，順應當地的變化潮流，主動地決定自己如何參與、如何支配自己的時間，並且爭取自己的利益。

賦權是一種女性發展的路線，並非要壓倒他人，而是要一種女性增強自我的依靠，與內在力量的能力。女性可以通過一系列的個人選擇，賦予自己以權力，進而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女性不應當受到自我角色的束縛，而必須正視自我的生命，可以透過活動的參與，展現自由選擇、自我表達、自我肯定，並且拓展人際關係的能力，這也就是賦權的意涵。正如同潘美玲、黃怡菁（2010）所書寫的中高年齡婦女，在卸下家庭經濟重擔後，仍然持續投入採茶工作。她們並非受到客家族群文化對於女性勞動的價值觀影響，而是因為工作勞動可以取得私人金錢支配的自主性，同時也得以擴大自我人際網絡的場域，建立有社會交往的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的構成，看似一成不變，細碎而平凡。然而透過不同的視角重新審視，不經意的地方也可能發現奇特之處，這正是日常生活的奧妙。對於日常生活的研究，必須細膩地處理，並且同時須將女性放置在所屬的時空座標之中，更能確定她們的位置何在。從情感、家務勞動，到工作、結群，都只是女性日常生活的片段，而不是日常生活的全部。回顧日治時期到現代，社會對於女性角色也有不同的評價與對待。從將女性視為可以流動於家庭之間的童養媳，到流動於國與國之間的移民者；從獨自在廚房承擔家務的職業婦女，到山村採茶的結群中老年女性，我們看到女性的角色，在不同時期、不同場域，有著多變的特性。在日治時期以前的台灣社會，女性角色是受到婚姻、父系繼嗣、經濟條件等制約，因此女性缺乏生命的自主性。張翰璧（2007）表示，在族群文化的脈絡下，羅香林強調的客家婦女勞動形象深植人心，然而勞動形象帶給客家女性的美好聲譽，主要是來自於男性觀點，對於女性家庭地位並沒有提升與突破，甚至於太過簡化了客家女性的特性。張翰璧認為，客家女性的研究，必須回到她所屬的族群社區與社會發展脈絡中，才能確實掌握她在角色轉換過程中的複雜性。研究其他嫁入客家家庭的女性亦是如此，必須了解她所生活的歷史脈絡，了解當地社會與環境交融下特有的文化，才能更深入了解環境對於女性日常生活的影響性。

文化影響了人的價值觀，也影響了社會的秩序。過往女性的角色，是受到社

會文化價值的塑造，因而她的命運缺少了個人的自主性。然而，當現代大多數的女性對於自我認同更加有信心之後，女性在生活上的經營與思考，也將與她所屬的婚姻、群體、家庭、族群，產生交互作用。而在女性自我意識下，她與群體、家庭、族群之間形成的互動、妥協、拉鋸等各種可能的動態歷程，又將如何展現在日常生活中呢？這也是值得思索的部分。

五、女性結群研究

在傳統父系社會裡，女性與男性的分工明顯，因此負責照料家庭的女性，往往以家為主要活動空間。隨著就業機會增加，女性的生活空間也開始向外延伸，不再只是侷限於家中。女性得以掌握自己的經濟資源，也透過職場拓展了和人際關係，得到更多外界資訊交流的管道。不可諱言，工作與家庭可以提供女性相當成就感與情感，但是也可能在經營過程中產生壓力與挫折。當結婚後，從夫而居，新的生活場域也將帶來人際關係的重新建構。因此，營造新的人際網絡，對女性而言，不失為一個解決的途徑。女性與同性之間建立猶如姊妹般的情感，同時也營造一個與男性有所區隔的心靈分享空間。

在台灣的社会文化中，多數女性扮演著家庭照顧者的角色，經常以家人的需求考量為主。蔡麗玲（1998）透過田野訪談與理論分析，歸納出女性主義與母職之間的關連。她認為一味支持或反對女性從事母職，在現實生活中都不可行。而影響母職快樂的因素，包含了自主性、職場價值、自我肯定，及姊妹情誼等。她表示女性的特質是屬於體恤、關照、養護、犧牲、容易以他人為中心，並且以退讓的態度與周遭環境相處。因此，她們容易和同樣特質的女性發展出無分彼此、相互親愛的「姊妹情誼」。姊妹情誼的建立，確實為女性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溫暖慰藉。然而，情感的建立，則必須建立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而非一蹴可幾。

女性參與社區活動，與相似背景的成員，因為有共同的話題與目標，可以做為拓展人際關係的方法。例如很多的媽媽，在卸下照顧幼子的時間後，開始參加

固定的社區聚會（陳靜雯 2004；何玟娟 2003）。長久的經營之下，讓女性參與者的生活與心情，得到姊妹情誼的滋潤，而情緒也得到改善。陳靜雯表示，非都市地區的中老年婦女在母職鬆綁之後，才有機會參與社區土風舞社團。參加者的動機除了健身、及個人興趣之外，還能共同參與烹飪課程、購物、休閒等活動，達到情感上的支持。何玟娟則是發現震災帶給石岡婦女重新思考在父權體制下的自我存在。她引用 Olga bulter 對於「賦權」的理論，認為女性應當覺醒自己所擁有的潛力與權利，也擁有自我定義、自我實現，及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女性要達到此種目的，則必須先相信自己的力量。而石岡婦女在 921 震災後，重建了家園；也透過劇團的參與，重建了她們的日常生活及人際關係網絡。

相似背景的女性透過地域性鄰里網絡的連結，建立了團體認同的情感。潘美玲、黃怡菁（2010）提出，新竹峨眉鄉的中老年客家婦女從事採茶工作，並非受限於家計，是為了珍惜與女性友伴共同結伴勞動的時光。劉宏釗（2010）表示，石岡地區的客家婦女原來就有群組關係的雛形。她們大多是隸屬於同個伙房，或具有親屬關係，或是曾共同參與社區媽媽教室、幫工團，和家政班。因此，她們都有相似的傳統生活背景，同時也都因為九二一地震的巨變而被迫走出家庭。她們因為美食小舖的經營，得以重建生活秩序，也將彼此視為緊密依靠的姊妹結群夥伴。王智珉（2005：24）提到馬來西亞的 Langkawi 婦女，會在農忙時期組成約 2-30 人的女性農作團，而中餐、午休時間正是她們愉快的互動時光。由此可知，女性藉由勞動為媒介，跨出家的門檻，與其他女性頻繁的互動，交換生活經驗，而她的日常生活則成為結群的場域。

除了透過參與團體、勞動，產生姊妹情誼之外，也有某些地區的女性結群與當地的文化有密切的關連，並且產生制度化的傾向。王智珉（2005）表示，在阿美族社會中，女性更進一步在稱謂、排行的行動中建立結拜的擬親情感。她們在結拜之初，即訂定結拜條約，內容包含基金繳納，及婚喪喜慶互助。老一輩女性結拜大多是口頭承諾，因為對象是熟悉的童年友伴、親戚，或鄰居。在非阿美族

女性加入之後，她們才將條約書寫成文。在中國南方婚後雙居制²¹的地區則有「姊妹伴」的現象。簡美玲、劉塗中（2010）提到，貴州東部高地 Fang Bil 苗人在婚前婚後的遊方²²，或是婚後的坐家²³期間，姊妹伴都是伴隨來去於夫家之間；廣東順德地區，則有「女仔屋」提供白天在家工作的少女，晚上留宿的處所，以強化姊妹情感；福建惠安霞西村的姊妹伴，亦稱作「作堆」²⁴，則是在平日相互幫忙、聚談，並有交換禮物的義務；而不住家的姊妹更形成婦女會，用以約束姊妹彼此的行為，甚至要回夫家，必須報備徵得同意，返回後也必須再行回報。台灣與大陸工商業互動頻繁，人口遷移現象也頗受關注。吳孟潔（2006）探討台商配偶在遷移過程中，藉由網路社群作為生活資源，以適應不同型態的生活，並且掌握自身的能動性。她們從職場退回家庭，從台灣遷居大陸，從原有社群網絡的斷裂，到參與虛擬社群，而取得實質上及情感上的資源，也呈現當代女性適應環境的策略。

六、小結

在不同的社會文化中，女性透過結群發展自我的價值。在父系社會中，女性必須適應丈夫的家庭文化，包含婚後居住、飲食、年節祭拜，也必須配合夫家及其親屬網絡。婚姻對於女性自我角色與情感上的影響更勝於男性。女性透過勞動與社團參與，獲得日常生活空間的拓展。勞動使得女性暫離家庭與照顧者的角色，獲得經濟上的利益，也與其他女性勞動者相互扶持。社團的參與，使女性參加者與志同道合的人有所互動，除了達成社團的目標，也增進了情感上的連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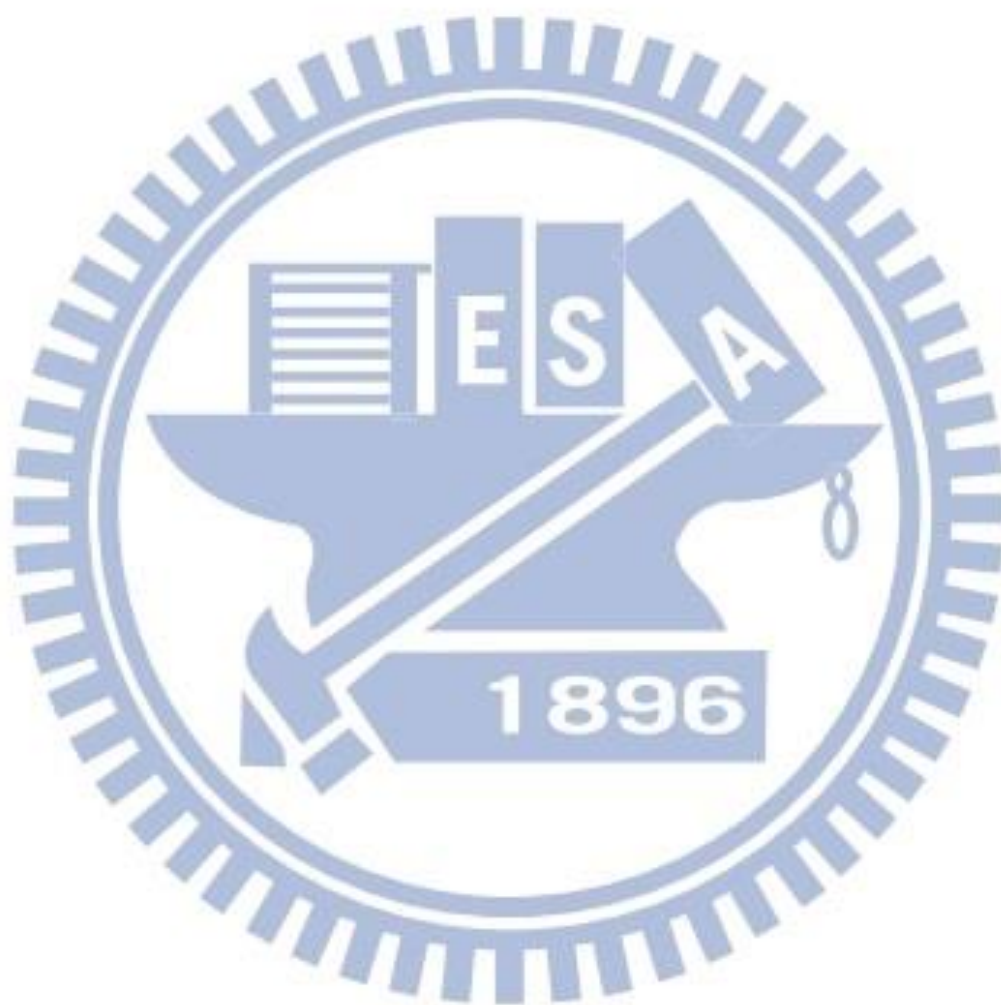
²¹ 雙居制的婚俗，是指女性擁有婚後居的階段，不完全受限於婚姻的異性結伴情空間。它與一般漢人社會裡，女兒出嫁就歸屬於夫家的習俗不同。（見簡美玲、劉塗中 2010：350）

²² 遊方，指姻親關係的異性之間的社交活動，透過談話、唱歌、物的交換，以表達個人情感。（同上：351）

²³ 坐家，也是雙居制的一種表現方式。貴州東部高地苗 Fangf Bil 寨的新娘，在生下第一個孩子前，大多時間住在女家，只有農忙和重要歲時祭儀時才去夫家，平常沒事不便去。（同上：352）

²⁴ 作堆，閩南語發音為 zhuo dui，是福建霞西人以此稱呼姊妹伴。（同上：357）

在中國南方雙居制社會的家庭中，姊妹伴在女性生命歷程中有重要的地位，貼近女性婚前婚後的生活。在母系社會，以花蓮阿美族為例，結拜蘊含了女性個人的私密性，也連繫了女性與家戶的關係，更使女性跨越家戶，而與社區產生連結。從上述文獻中可發現，不同文化體系下，女性藉由不同的方式，與其他女性結群，關係著個人自主性的發展，也同時牽動著她們與家庭之間的關係。



第五節 研究方法

客家研究已如火如荼展開的今日，客家婦女議題也獲得相當多的討論與關注²⁵。在客家婦女的研究範疇中，卻有一群因為通婚而進入客家女性，例如閩南女性、新移民女性等等。她們身處客庄，她們的日常生活也在客庄進行著，然而卻是承載著自身與客家兩種不同的文化。本研究透過參與觀察與訪談，站在同為女性的角度，觀察報導人的日常生活，並透過她們的生命經驗陳述，及她們所提供的敘事材料，以了解當代客家家庭中閩南女性日常與結群的動態，並藉以展現北台灣客庄在地社會中的性別概念，唯有以參與結群的女性自身的視角，才能有系統地描述她們的結群與日常生活。期望能透過質化研究的民族誌方法，填補過往研究的空白，並且有系統地解釋早餐幫女性的日常生活與結群之間的關聯。

2011年1月，透過王大姊的介紹，開啟了我對於當代閩南女性在客庄生活的好奇心。在確認研究方向之後，我藉由王大姊的引介，逐一認識了其他經常參與聚會的女性，並展開為期一年的資料蒐集以及田野工作。初期，先進行報導人的篩選，並且確定她們為閩南族群，以求了解閩客生活的差異。不過在2011年剛好其中三位報導人正值懷孕階段，因此尚未進入訪談階段。

2012年1月寒假期間，三位報導人已經做完月子，也陸續回早餐店聚會了。因此我也在王大姊的協助下，開始與報導人接觸，並且安排一對一的訪談。而此時正值筆者懷孕期間，所以她們也提供我不少懷孕與生產經驗。女性懷孕的共同經驗，拉近了筆者與報導人之間的距離。在訪談前，我事先提供訪談大綱，並告

²⁵ 在以往，對客家女性的期待與規範，甚至也同時規範了嫁入客家莊的非客籍女性。張翰璧(2007)指出，經由通婚途徑而嫁入客家家庭中的女性也是廣義的客家婦女，非客家籍的客家媳婦對於客家族群文化與傳承同樣具有影響力。由此可知，因此非客家籍的客家媳婦研究理當成為客家婦女研究中一個重要的課題。不可否認，客家婦女是客家文化的承載者，但目前客家婦女研究並未受到重視，大多是附屬於客家族群研究的相關描述。因此，客家範疇中的婦女研究必須帶回族群與國家社會的脈絡下，瞭解女性在社會變遷中所面臨的歷程，或是與其他族群婦女做一相對性的比較，甚至提升客家婦女研究為性別研究。

知訪談時間為 1-2 小時。報導人中有職業婦女，也有家庭主婦，故訪談地點皆由她們決定，以她們方便為主。訪談地點包含了她們的家戶，及早餐店，因此筆者也同時觀察她們的日常生活。訪談前先徵詢報導人的同意，得以進行訪談全程錄音。藉由研究者的發問，請報導人自由的回答。她們平常聚會都在談笑間進行，且訪談內容很生活化，因此，訪談過程進行順利。

結群的地點主要是在早餐店，但日常生活的範圍卻不限於早餐店，全日的觀察可能造成報導人及其家人不便。因此，在日常生活部分，我以王大姊為實地觀察對象，其他報導人的日常生活則是以訪談進行了解。

為了更進一步日常生活動態，筆者曾經於 2012 年 1 月至王大姊家暫住，並隨時以相機、筆記本、錄音筆記錄觀察。每天晚上，則整理當天的田野資料。在 2012 年 8 月，為使資料更週全，所以，也曾考慮要在進行為期一週的全天候觀察。但因為王大姊體貼筆者當時孩子出生不久，不方便攜子進行田野，所以改由她主動記錄自己的生活動態。筆者先行設計週間日常生活記錄表，包含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由王大姊按日按時填寫。之後，筆者再針對不清楚的部分，訪問王大姊，以求資料的完整性。

由於報導人的生活移動軌跡未必只限於家戶，也包含了她們與家人、朋友的互動，或者處理日常事務必要的移動。因此筆者除了參與早餐店的聚會外，也曾經跟著報導人到竹南鎮的朋友家一起用餐聚會，或是跟著王大姊到郵局、菜市場、兒童才藝班等觀察她的人際互動。

由於訪談問題與內容關係著個人家庭及隱私，所以最首要的任務是建立筆者與報導人之間良好的互動關係。其次，也必須請報導人理解，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獨一無二的故事，每一個生命經驗的分享，也將是寶貴的研究資源。我們共同的目標是期待屬於私領域的女性故事與生命記憶，可以被建構，被重視。

	研究過程
2011 年 1 月	1.聽聞早餐幫的故事 2.到小王姊家拜訪 *2011 年年初，小陳姊、大陳姊、小王姊陸續懷孕
2011 年 12 月	1.拜訪早餐店，並告知蔡姊將在早餐店進行田野採訪 2.蒐集文獻資料 3.提出研究計畫 *2011 年暑假，筆者懷孕 *2011 年後期，小陳姊、大陳姊、小王姊陸續生產
2012 年 1~2 月	1.與報導人蔡姊、小王姊、小陳姊、陳大姐約定訪談 2.進行田野觀察：參與早餐店聚會 3.借住王大姊家，進行訪談，並觀察女性日常生活 *2012 年初，小陳姊、大陳姊、小王姊已做完月子
2012 年 3~4 月	小陳姊一家搬回屏東家鄉生活 *2012 年 4 月，筆者生產
2012 年 8 月	再次進行田野調查
2012 年 9 月	1.參加早餐幫於竹南友人家的聚會 2.王大姊進行週間生活紀錄 3.開始論文書寫

表 1 論文研究歷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第六節 章節內容

不管是男性或是女性，結婚都是生命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因為結婚，開始擁有經營家庭的責任與義務，也承擔來自男方與女方原生家庭的期待，更必須適應對方原來所承襲的家庭規範與社會文化。在台灣，族群通婚的現象已日漸普遍，甚至族群也已不再是擇偶的限制條件。不過，由於台灣多數族群都屬於父權體系，因此在族群通婚下，往往大多是女性必須適應男方所屬的族群文化。生活適應與文化適應，都是一段婚姻中必經的重要過程，而不同的文化，對於性別與結群，是否也產生了一種無形的推力，是本文在訪談閩南媳婦中首先關心的一個重點。

在家庭中，女性被賦與的責任，一般說來，無非是家務勞動與子女照顧，工作內容變異性不大，但當家庭組成或家庭成員的生活有所改變時，例如子女進入就學階段、從三代同堂到小家庭等型態的改變，則女性的責任與能自主的時間安排，亦將隨之變動。而這些家庭中的變動因素，對於女性結群是否能成立與維持將產生影響。

多數都會區的生活者，一般而言，大多習慣以可久坐的餐廳、咖啡廳做為約會場所，且通常已有特別約定的見面對象，才會出現於此。若是在住家大樓的公共空間作為閒談聊天的處所，可能是媽媽帶孩子到遊戲室活動，增長了鄰居彼此的熟悉度，因而形成結群；或者透過社區的讀書會、社團活動等組織聚會，也有可能達到拓展家庭主婦人際網絡的可能。因此，鄉村與都市的開放空間將以何種條件觸發結群的產生，是未來可以進一步關注的部分。

家庭成員的生活作息，往往必須相互配合，而身為家庭主要照顧者的「母親」、「妻子」或「媳婦」，往往都是以配合其他家庭成員的需求為優先考量，因此，就個人結群的聚會時間，可能必須安排在料理三餐、整理家務的工作、或兒女上課後，或是傍晚煮飯前之餘，因此結群時間是否具有固定性，可以進一步探究，而女性是否可能因結群建立了新的生活網絡，試圖去突破原來屬於生活作息配合者

的角色，也值得再深入探索。

從料理家務到結群，從個人走向團體，過程中滿足了心靈的何種需求，而結群團體是以何種「儀式」維繫，也是本研究必須關心的重點。此外，促使女性走出家庭，參與結群或參與社團，勢必有推力與拉力的相互作用。哪些因素可能成為推力，促使女性向外尋求情感支持，而哪些因素可能形成拉力，鼓舞女性積極結群，也是本研究欲探索的目標。針對上述問題，本研究在章節安排上，第一章首先描述頭份地區的地理環境，以鋪陳閩南媳婦日常生活的場域。第二章探討閩南女性的日常生活的呈現，描述女性如何穿梭在客庄傳統與現代生活之間。第三章是針對閩南女性面對客家族群文化所感受到的差異性，從飲食、宗教、語言、信仰等方面進行探討。第四章則是本論文的核心，探討女性結群形成的脈絡，以及她們如何透過閒談、標會等活動來凝聚結群的情感。最後一章則是探討報導人結群的性質，以及了解她們結群所受到的限制。同時，透過也更進一步討論當代女性對於個人生活主體性的安排。

第二章 閩南媳婦的日常

日常生活的故事，一幕接著一幕，在你我身邊上演。每個人都是自己故事裡的主角，也可能是他人生活裡的配角。生活劇情有時重複，但也偶爾有不同的插曲。要觀察女性的日常與家庭生活，走入女性的家庭是最貼切的方式。透過貼身的觀察，跟隨報導人的行動軌跡，更能清楚捕捉她的情感與生活樣貌。在本章，筆者走入報導人——王大姊的家戶，以觀察她的日常生活進行方式。甚麼構築女性日常生活的核心？客家與閩南文化對於日常有何影響？全球化對於日常有哪些作用？都是我所關心的重點。我與王大姊是堂姊妹的關係，有助於進入她的家庭，觀察她和家人之間的互動型態。在資料蒐集方面，我結合了王大姊的週間日常生活紀錄表²⁶，以及我數次田野觀察紀錄，將原始表格化的資料，改以第一人稱的敘事型態呈現。並以此為起點，建構出她的日常生活時間表，與親屬與人際網絡圖。同時，我也對照其他報導人的口述資料，希望能呈現在台灣當代職業婦女與家庭主婦日常生活的不同面貌。以下先就王大姊的家中成員作一介紹，並以表格化的方式呈現（見表 2）。

稱呼	年紀	角色	職業	族群
達爸	76 歲	祖父	纖維工廠退休	客家人
達媽	70 歲	祖母	陶瓷場退休	客家人
達哥	42 歲	父親	電子工程師	客家人
王大姊	42 歲	母親	家庭主婦	閩南人
陽陽	10 歲	女兒	國小四年級學生	閩客通婚的下一代
祥祥	7 歲	兒子	國小一年級學生	閩客通婚的下一代

表 2 王大姊日常生活中的人物介紹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²⁶ 筆者原來計畫親自觀察王大姊的週間生活，但因王大姊體諒當時筆者必須照顧嬰兒，所以她主動表示可自行紀錄。這份週間生活紀錄由筆者製作表格，紀錄時間為 2012 年 8 月 30 日至 2012 年 9 月 5 日。該紀錄表以時間為縱軸，人、事、地、物為橫軸，希望能確切掌握生活的動態畫面。並於紀錄表完成後，再針對內容與王大姊逐一討論過程。筆者摘錄部分資料，請見附錄 1。

第一節 日常生活的呈現

祥祥上學去²⁷

今天是 2012 年 8 月 30 日，陽陽升上國小四年級了，祥祥也要在今天到○○國小報到。○○國小距離我家不到一百公尺。早上，我帶著祥祥到學校，他進入教室後，我便去參加了新生座談會。後來，座談會結束了，不過祥祥還沒放學，所以我與琪琪媽到附近的便利商店用餐(琪琪媽是陽陽同學的媽媽)。因為我是學校圖書館志工，還參加家長讀書會，以及管樂團家長後援會²⁸，所以每週有固定的時間到學校，也認識了其他的家長。有時候，一起參加讀書會的媽媽們，還會到家裡來坐坐呢。達哥常常笑說，我的生活比他還忙碌。究竟我是如何安排我的生活呢？

五年前我們住在公婆家的時候，一樓是公共空間，但通常都是公婆在那裡看電視。我公婆的房間也在一樓(見圖 15)。他們都退休了，所以有空的時間都在種菜、養雞。住家旁邊就是他們的菜園。我除了下樓吃飯，幾乎一整天都是待在二樓(見圖 16)。因為二樓有房間，有浴廁，還有洗衣機和陽台。所以我可以在二樓洗衣、曬衣、顧小孩、看電視，和做家事。

現在我們搬出公婆家之後，我的活動空間不只是臥房，生活自在了許多。每天早上，送達哥和孩子上學後，就是我可以自由運用的時間。身為家庭主婦的我，當然要做家事。我通常會在週一到週五完成家務整理，假日就全心全意陪家人。我也會利用時間，到頭份或是新竹的大賣場採買生活用品，或是到竹南的傳統市場買些魚、肉等生鮮食物。有時候我也會出門參加社團，或是和我的朋友連絡。我很常在一樓的餐桌使用筆電，或是看書。通常我會用電腦幫達哥買賣股票，或是上網看看新聞。我們一家人的主要活動空間幾乎都在一樓(見圖 17)，因為這裡一應俱全，大概只有睡覺的時候才會回到二樓的臥房(見圖 18)。

平常晚上，我和孩子會等達哥回家，才一起用餐。我們一起在餐桌上分享一天的生活，接下來我會陪孩子們完成功課，達哥則是在旁邊玩手機和休息。不過，每週五的晚上，我們會回公婆家吃晚餐。婆婆也會拿些她們種的菜給我帶回來家裡煮，或是打包回娘家。等到孩子們就寢之後，就是我和達哥可以一起聊天的時間了。我們會聊聊孩子、聊學校，或是各自上 FB²⁹ 與自己的朋友互動。這就是我平常的生活。

²⁷王大姊自行紀錄的週間生活篇幅龐大，然而，卻也呈現相當的規律性，因此筆者改以文字敘述的方式來呈現週間生活。故此本章中日常生活紀錄的小標題皆為研究者自訂。

²⁸王大姊的女兒陽陽是○○國小管樂隊的成員之一。管樂隊經常有表演活動，因此由家長們義務組成後援會，在人力與物力上支援管樂隊。

²⁹FB 是 facebook 的簡寫，是一個起源於美國的虛擬社群網路服務網站。根據維基百科資料顯示，截至 2012 年 9 月，Facebook 擁有超過 10 億活躍用戶。用戶可透過 FB 交換訊息，或加入各種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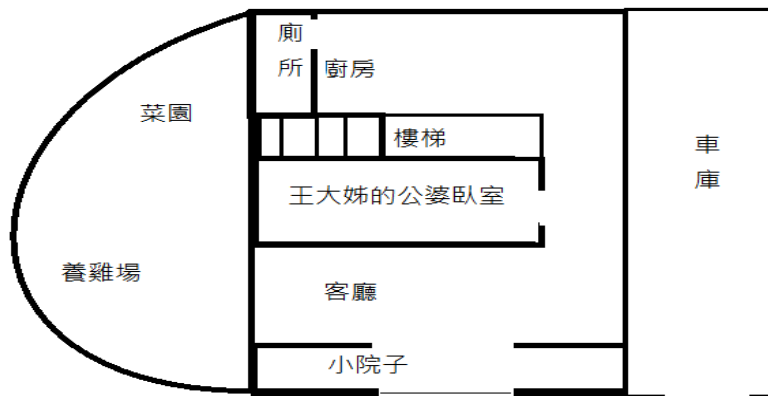


圖 15 王大姊公婆家一樓格局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手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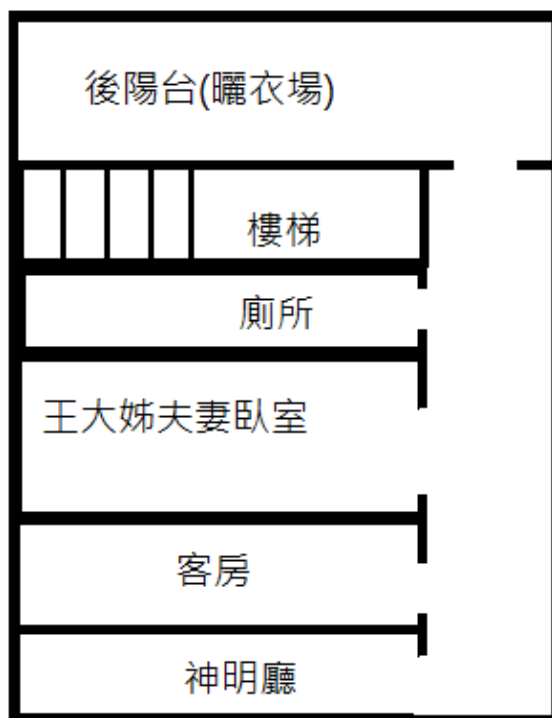


圖 16 王大姊公婆家二樓格局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手繪

組。資料來源：參考網頁 <http://zh.wikipedia.org/wiki/Facebook> (2013 年 1 月 4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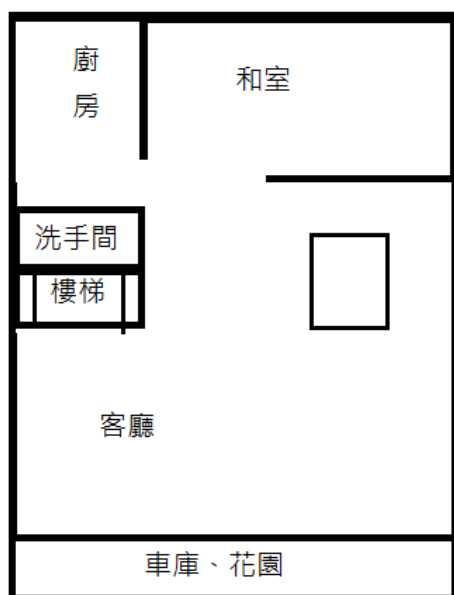


圖 17 王大姊家一樓格局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手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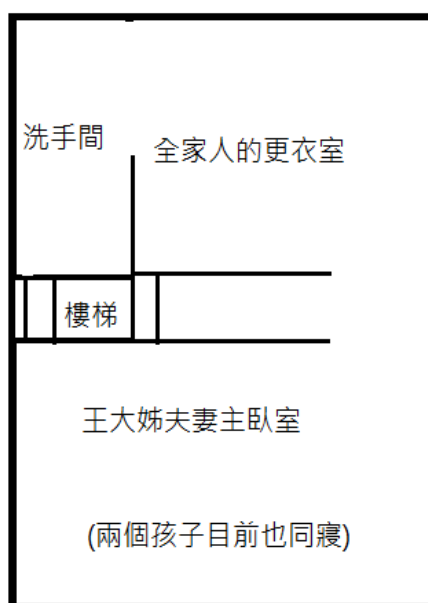


圖 18 王大姊家二樓格局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手繪

達哥是在頭份鎮長大的客家人。他家中有父母，及四個姊姊。他與王大姊結婚後，一起住在老家。隨著孩子們的出生，他們感覺到生活的空間不敷使用，以及長輩對孫子的教養方式不同，因此決定要搬離老家。達哥工作地點位在桃園縣，也曾考慮過全家一起搬到桃園，以減省通車時間。但達哥又考量到四個姊姊們都已出嫁，而自己身為獨子，加上達爸、達媽年歲已高，所以仍舊選擇住在頭份。於是達哥與王大姊另購新居於頭份鎮○○里，至今已有五年。王大姊表示，當初與公婆同住的期間，她只有在用餐時間才會帶著孩子到一樓與公婆相處；其他時間，她的生活都是在二樓的臥房進行。由於公婆有自己習慣的飲食口味及烹飪方式，因此三餐仍是由婆婆負責，而王大姊則專心照顧孩子。

隨著遷居與孩子就學，王大姊的日常生活空間也擴大了許多。她多半的時間是在家戶內，因為有家務工作要處理，如三餐的準備、接送子女，及陪伴子女作功課等（見表 3）。不過，她對於家務勞動及居家環境整理的時間安排，則較有彈性。例如她可以設定洗衣機自動洗衣時間，待外出回來後，再進行曬衣的動作。

她可以自己決定多久拖一次地，也能夠決定是否準備午餐、晚餐，或者外出用餐。而她也有固定於家戶外的活動，例如讀書會，及擔任圖書館志工。

在王大姊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發現時間上的規律。Highmore（2009）表示鐘錶的發明，使得社會生活作息規律化。而王大姊雖然是家庭主婦，可以自主決定從事家務勞動的時間，但是她的生活卻被有規律作息的家人圍繞著。她的先生是公司的受薪階級，她的子女就學也有一定的作息。正如 Highmore 所言，工業化管理的概念也走入家庭，使家庭生活的步調也走向規律性。Highmore（2009）提到，列斐伏爾認為休閒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對工作的補償。休閒是今日社會中頗受重視的一部分。因為人的身體無法長期負擔工作的壓力，必須透過休閒來補充體力，培養精神。而在王大姊的日常生活中，在家務勞動及社團以外的空白時間，則是個人休閒的片刻，如上網看新聞，及使用電腦及通訊軟體與朋友連繫。在晚上，子女入睡後，她則與先生透過聊天、品酒，共享短暫的休閒時光。

Kottak（2009：320）表示，在大部分的社會裡，核心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父母、同胞與子女），優於他們與其他親人的關係。就王大姊與達哥而言，她們便在日常生活中選擇一種能與雙方原生家庭維持互動、維繫感情的方式。每週五，王大姊一家人必定回到公婆家共進晚餐，他們雖然建立自己的家庭，但並未與雙親產生斷裂。她們也會利用假日回到王大姊位在新竹的原生家庭，與家人聚會。達哥與王大姊的核心家庭，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與兩個原生家庭相處的規律，保持與家庭成員的連繫，同時也得以維持一個自己的家的存在。就王大姊而言，屬於她「個人」的活動，包括參與社團或志工活動，都是安排在家人不在家的時間，才選擇參與。因此核心家庭成員的日常生活作息為她在安排自我生活的主要考量。

	王大姊日常生活的固定活動（家戶內）	王大姊個人參與的固定活動（家戶外）
06：20~07：30	準備全家早餐，並送先生上班、小孩上學（07：30）	
07：30~12：30	做家事、上網看新聞	擔任圖書館志工（每週三） 參加學校讀書會（每週五）
12：30~13：30	接小兒子放學（12：40）	
13：30~15：40	做家事、與先生 MSN ³⁰	
15：40~16：00	接大女兒放學回家（15：40）	
16：00~18：00	陪孩子做功課	
18：30~22：00	煮晚餐、陪孩子做功課	全家到公婆家吃晚餐（每週五）
22：00~22：30	小孩就寢（22：00）	

表 3 王大姊日常生活安排時間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³⁰ MSN，根據維基百科的說明，它是 Windows Live Messenger（簡寫 WLM）的俗稱，是微軟開發的即時通訊軟體，也是 Windows Live Messenger 是最多人使用的即時通訊軟體之一，除了有基本的文字通訊之外還支援視訊會議、語音交談、多人會議、連線遊戲等等延伸功能，並且容許使用者在對話中插入它提供的圖示，也容許使用者自己添加更多圖示。資料來源：

http://zh.wikipedia.org/wiki/Windows_Live_Messenger（2013 年 1 月 15 日）

第二節 土地公與基督教

今天要拜土地公

今天是星期五，晚上要回公婆家用晚餐。下午 13:30 接到婆婆的電話，要我記得去拜土地公。自從搬出公婆家後，婆婆總會打電話提醒我何時該拜拜。對於拜拜這件事，我並不會太主動，因為我沒有特別信仰。如果公婆有交代，我也會願意尊重他們，並且配合。我先去大賣場買了小孩愛吃的餅乾和水果，還有金香，就到附近的土地公廟拜拜（見圖 19、20）。



圖 19 王大姐到土地公廟祭拜 1

資料來源：王大姊拍攝



圖 20 王大姐到土地公廟祭拜 2

資料來源：王大姊拍攝

拜完土地公回家後沒多久，公公打電話來，要我們回家普渡。因為達哥下班回到頭份也七點多了，我不想讓公婆久等，所以我載孩子先回去公婆家。一到老家門口，發現公婆已經陳列好拜拜的桌椅與祭品。達哥則是下班後，直接到公婆家。據婆婆表示，如果我們在自己家門口普渡，以後每年中元節都得要普渡。她覺得與其兩家都普渡，不如就由他們準備就好，也省得我們麻煩。

晚上吃飯時間，我們與公婆閒話家常。今年剛好是他們結婚五十

週年，所以我們討論要如何慶祝。決定好時間後，還要通知達哥的姊姊、姊夫們一起回來用餐。婆婆說，最近天氣不錯，菜長得很好，要我拿一些回家給娘家媽媽。每次回來公婆家，婆婆總會準備一大堆青菜給我帶回家，讓我省了不少買菜錢。所以，我到超市都是買魚買肉，幾乎不用買青菜。

我們吃飽喝足，回到家後，我媽媽打電話來。她說最近要整理教會的通訊名單，要我幫忙打字。以前我們家也跟公婆家一樣，是信奉民間信仰，娘家三樓也有神明廳。後來媽媽接觸到基督教，就改宗了，至今大概有十年了。後來我奶奶、爸爸，及大伯母也都跟著她信基督教。她們教會的牧師禮拜時都講閩南語，所以奶奶、大伯母也都聽得懂他們講的話。而且教會辦了很多活動，有時在教堂唱詩歌，假日時也會邀請教友全家聚餐，或是踏青。參與教會，讓我媽媽的生活忙碌許多。她還在教會負責文書的工作³¹，不過她並不會打字。所以只要她有需要，我都會幫忙（見圖 21、22）。她也曾經問我要不要加入教會，但是我目前並沒有這個打算。（研究者改編自王大姊的週間生活紀錄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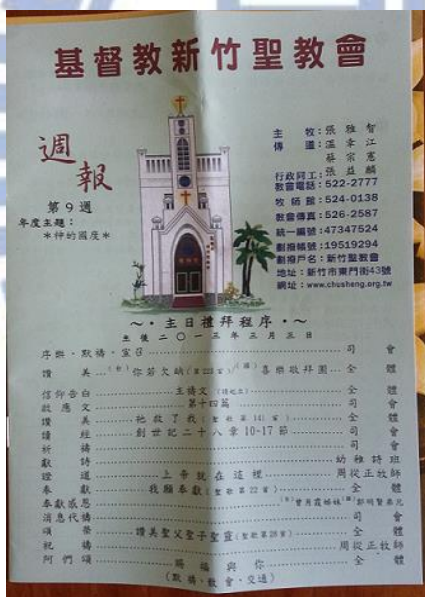


圖 21 王大姊母親參與教會所發行的基督教新竹聖教會週報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姓名	電話	寄發
1-26	王雅欣	趙雅欣
1-32	陳竹絲	趙雅欣
1-33-1	林宗宇	葉兒欣
1-35	吳麗勤	趙雅欣
1-36-0	黃麗鈺	趙雅欣
1-36-1	張淑蘭	葉兒欣
1-41	鄭美紅	趙雅欣
1-41-1	吳光潔	葉兒欣
1-41-2	吳光影	葉兒欣
1-41-3	吳麗娟	葉兒欣
1-45	李康梅	趙雅欣
1-46	李慧慧	葉兒欣
1-46-0	陳淑慧	趙雅欣
1-46-1	李麗華	葉兒欣
1-46-2	李麗亮	葉兒欣
1-47-0	李麗娟	趙雅欣
1-48	李麗娟	趙雅欣

圖 22 王大姊協助擅打的基督教新竹聖教會週報寄發名單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在上述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到兩種宗教活動存在於王大姊的日常生活。人

³¹ 王大姊的母親加入基督教新竹聖教會，並且負責整理教會未領取週報的名單。但這項工作實際上是王大姊處理。每週教會都會寄一份週報給王大姊，並附上未領取週報的名單編號。再由王大姊輸入電腦的資料庫，並回傳給教會，之後教會則可藉由該名單直接列印姓名及郵遞地址，以便於補寄發。

類學家華萊士將宗教定義為與超自然存在、力量與作用力有關的信仰與儀式。而 Kottak (2009: 386) 也提到人們會在某些特定(神聖)的地點與時間舉行宗教儀式。儀式重複出現，代代相傳，將持久存在的訊息、價值、感情轉換為行動。而儀式的參與者，則構成了認真的信眾。同時他(2009: 393)也表示，宗教對人們有意義，信徒如果內化了一套宗教獎懲體系，他們的宗教就會變成強力的手段，以控制他們的信仰、行為，以及教導給孩子的知識。在王大姊的家庭中，公婆將個人的宗教信仰，透過教導，希望延續於達哥與王大姊的家庭。在日常生活紀錄表中，我們的確看到王大姊聽從公婆之言，在特定節日到廟裡祭祀土地公，並參與中元普渡活動。不過，當我再進一步請教王大姊，卻發現她與公婆對於宗教有不同的態度。她是基於尊重公婆而採取宗教儀式，無關乎個人信仰。因此，她與達爸、達媽在家庭宗教信仰的再傳承，顯然有所差別。

但是她與宗教之間的聯繫並非主動積極的，只是為了完成婆婆交辦的任務，才進行相關的儀式。她的公婆是虔誠的信眾，但王大姊並不是。對王大姊而言，順應公婆的心意遠大於宗教儀式的進行。研究者於 2012 年冬至後再次進入王大姊家中訪談，談及冬至拜拜。王大姊表示，公婆並沒有交代，所以她就沒有進行冬至拜拜儀式。由此可知，進行公婆交辦的宗教儀式，僅是一種婆媳之間的知識流傳，卻無關乎個人的信仰。在祭品的選擇上，王大姊則是順應自己家庭飲食的習慣，而非依循公婆家刻意準備祭品的習慣。

祭祀祖先是漢人的傳統。許美瑞、阮昌瑞(2001: 365)表示，祭祀與節慶能促進家族的團結，並維繫社會規範。同時也表現出長幼有序，及孝道精神。根據王大姊表示，達爸家祖先的牌位是設於二樓最靠近馬路邊的廳堂。一直以來，都是由達爸負責每日早晚的祖先祭祀。

在神鬼祭祀方面，陳運棟(2007: 211)表示在民間信仰中，土地公是最先開發地方，保土安宅者，在各地村庄廟宇普遍皆有供奉。達媽希望王大姊能在住家附近的土地公廟就近祭拜，以求土地公就近庇祐。至於中元普渡，達媽認為祭

拜孤魂野鬼必須準備豐盛的祭品，與其兩家都準備，不如一家準備就好。且達媽說如果在自家門口進行一次中元普渡後，以後每年都要祭拜。所以為求方便，公婆決定請王大姊一家返回公婆家祭拜即可。

王大姊夫妻與公婆共同生活在同一個鄉鎮，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動頻繁，例如固定返家用餐、參與宗教與節慶活動，或是參加公婆結婚紀念日。這些活動，不只達哥和王大姊一家人會回老家，就連嫁到外地的姊姊及家人們，也相當重視，必會返回頭份。如同莊英章（1994）提到台灣青年在自組核心家庭之後，情感與經濟上和原生家庭仍是相互依存。而達哥與王大姊正是透過傳統的祭祀活動與固定聚餐維持他們與原生家庭親屬連結。李亦園（1984：137）引用 Cohen 的研究表示，家族成員分住在不同的地方，可減少住在同一間大房子容易發生的摩擦，而分支家庭成員也有施展才能的機會，免受家長權威和意見牽制。透過宗教活動，也展現達哥與達爸、達媽仍是一家人的情感連繫，並未因為達哥搬出而中斷。另一方面，從夫居的婚姻，雖然使女性必須居住到男方的社會，但是今日通訊相當方便，並不至於阻斷王大姊與原生家庭的互動。王大姊與母親常以電話連繫，而王大姊所屬的核心家庭，也會利用假日一起回娘家，讓孩子與外公、外婆相處，或是全家一起參加教會的旅遊、節慶活動。

王大姊的日常生活處在傳統民間信仰與基督教信仰之間，但是她並沒有特別信仰哪一種宗教，只認同各種宗教教人向善的部分，也不會特別教導子女跟宗教有關的事務。張翰璧（2007：125）表示家庭是文化再生產的重要場域，女性擔負著家庭事務與親子教養的責任，她所存在的社會價值觀就是文化再生產的重要資源。她以外籍配偶為例，表示外籍配偶在日常生活中的家務勞動與子女教養時，她們原生文化和客家文化就會產生碰撞。而兩者結合就是文化再生產（cultural reproduction），也就是日常生活中文化實作的過程。王大姊與公婆對於宗教信仰的觀點不同，她對於宗教的態度與上一代的理念也將碰撞，而影響著下一代對於宗教文化的觀感。

第三節 人群中的自我

我的日常生活~一幅代表自我的畫

二年前，我開始參加陽陽的學校協辦的讀書會。這個活動是由任兆璋修女林美智老師基金會³²主辦，以家庭和婚姻為主題，每週五於學校舉行。參加人數最巔峰時期有十六位，而現在則是有十二位參加者。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共同閱讀了五本書，分別是「愛的學習」、「任修女的親子學堂」、「共脩此生：創造性婚姻講做」、「孩子的心我懂」，及、「結婚前，結婚後」（見圖 23、24）。



圖 23 王大姊參與讀書會之教材 1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圖 24 王大姊參與讀書會之教材 2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³² 任兆璋為天主教社會服務修女會修女。她在耕莘醫院開創社會服務部，並創辦聖母聖心會華明心理輔導中心、懷仁全人發展中心，投入社會工作與婚姻輔導領域達四十餘年。林美智與任兆璋修女共事華明心理輔導中心，並擔任懷仁全人發展中心主任。此基金會因二位老師而成立，其中工作坊和讀書會課程，均以心理學角度引導普羅大眾認識自己，並推廣生命、婚姻和家庭教育。資料來源：<http://www.jenlinst.org.tw/index.asp> (2013年1月17日)。

今天的讀書會，老師要我們畫一幅代表自己的畫，並且分享自己的想法。我覺得我的生活與很多很多人都有關連，所以我覺得「人群中的我」（見圖 25），最能代表我。另外，老師幫我們訂購的「漣漪卡」也在今天到貨了。漣漪卡³³是一種桌上遊戲。它並不是撲克牌，而是一種心理輔導用的卡片。卡片有一面是色彩豐富的圖樣（見圖 26、圖 27），另一面則是寫上激勵人心的文字。我們最近的讀書會都在進行桌遊，這也是老師介紹的遊戲之一。我想要每天都用一句話來鼓勵自己，也鼓勵孩子，所以買了這一盒卡片。



圖 25 此圖由王大姊所繪製，她自訂題目為「人群中的我」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³³ 漣漪卡（Ripple Cards），名稱由來是因使用卡片時，會有兩個漣漪的效應。使用斷言（積極正面的自我談話）來維持正面與愉快的情緒是內在的漣漪，而這愉悅的狀況會創造另一個漣漪。這外在的漣漪會影響周圍的人，也感染他們在情緒上有正面的漣漪，因此感染更多的人。它經常用以促進團體成員的分享與互動。資料來源：

http://www.osho.com.tw/shopping/shopping_sub_book_detail.asp?bookno=sale000099(2013 年 1 月 15 日)。



圖 26 漣漪卡的封面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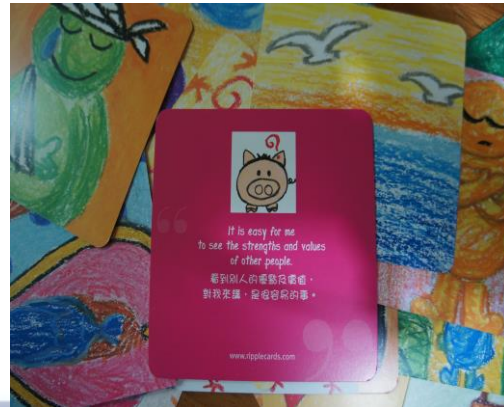


圖 27 漣漪卡卡片之一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讀書會結束後，還有一小時才能接祥祥放學回家。我從輔導室出來，剛好遇到了陽陽同學的家長丘丘媽，便一起到便利商店喝咖啡。沒想到我們在便利商店又遇到了讀書會的成員琪琪媽，我便介紹她們彼此認識。我們聊著今年新生入學的狀況，一旁有一位媽媽聽到我們的話題，便主動加入談話。原來她也是今年的新生家長，而且她的孩子與琪琪媽的小孩同班呢。這位新生媽媽說，她剛搬到頭份不久，人生地不熟，又打算要懷第二胎，所以先暫停工作。她看來似乎還不大適應頭份的環境與生活。於是我邀請她到圖書館擔任志工，希望她的生活圈可以因此擴大。不過，她似乎很猶豫呢。

我常聽到有人說，退休的生活如果沒有好好安排，很容易得憂鬱症。我在家附近有一位退休公務員正是如此。我想不只是退休的人吧，家庭主婦如果沒有出門走走，也是很容易悶出病來呢。不過，我曾向很多媽媽提出來圖書館的建議，但她們後來還是沒來，真的很可惜。我希望她們的生活有其他更好的安排。（改編自王大姊的週間生活紀錄表）

這一幅代表的自我的圖畫（見圖 25），是王大姊自我的寫照。透過王大姊的週間生活紀錄，我發現她的生活圈並不侷限於家庭，反而透過讀書會、家長後援會及早餐幫，建構出親人以外的人際網絡。因此，我更進一步將她的人際網絡分類為以下七個區塊（見圖 28）。親屬關係中，包含了公婆家親屬、娘家親屬，以及自我的核心家庭。在社群關係中，王大姊則參與了早餐幫的女性結群，以及讀書會、圖書館志工，和管樂團家長後援會三個正式團體。而與七個方框連結的人物，則是王大姊在自我記錄一週之間有往來的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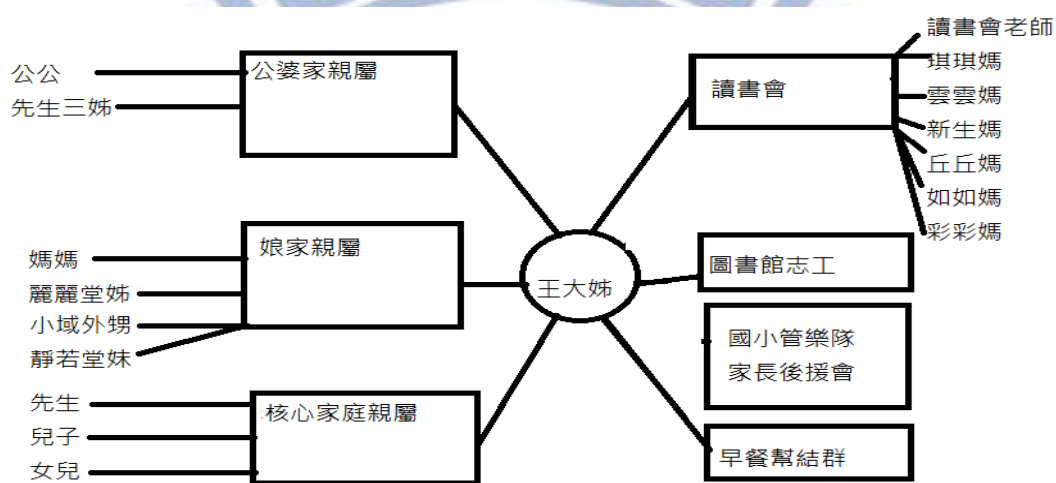


圖 28 王大姊的人際網絡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手繪

王大姊與公婆家及娘家的互動，正如上一節所言，透過固定的聚餐及祭祀，來維繫親屬之間的關係。Kottak（2009：49）提到外婚制提供了許多適應的優勢。它在配偶雙方的各個出生群體之間，創造了連結關係。王大姊走入婚姻後，與達哥的親屬產生連結。而與她互動最為頻繁的夫家親屬，就是婆婆。她發現婆婆是終日勞動，很少休閒的女性。連瑞枝（2010：250）表示，從歷史民族誌到文學作品，都在歌頌客家女性禮教自持，與勤儉自足的獨立形象。而婆婆正屬於這種典型。但是，婆婆的節儉刻苦，捨不得對自己好的生活態度，讓王大姊很心疼。因此，她有時候會買衣服、鞋子給婆婆穿著，或是打電話關心婆婆的健康，也因此

拉近了與婆婆之間的距離，兩人的關係也比以往同住時更親近。達哥的三姊一家也住在頭份，所以他們兩家互動較頻繁。三姊有時也會透過電話，討論煮食經驗，或是聊聊家人概況。

原生家庭的親人，是極其重要的親屬，正如 Kottak (2009: 49) 所言，人們與兒子及女兒維持終生的聯結關係。而從新竹嫁到苗栗頭份的王大姊也是如此。王大姊與娘家媽媽的互動，則是無所不談，談地震、談陽陽和祥祥，也談娘家其他親屬的身體狀況。另外，原生家庭的其他成員也是王大姊在日常生活中關心與互動的對象。麗麗堂姊與王大姊從小一起長大，也常透過電話表達關心。王大姊的親屬網絡因為外婚制而擴大，同時她的婚姻家庭也與原生家庭持續保持互動關係。在家人有需要時（例如媽媽需要王大姊協助電腦打字；小域外甥想購買平板電腦，希望達哥提供建議；麗麗堂姊心情不佳，想找人訴苦），她盡可能提供協助。

潘美玲、黃怡菁 (2010: 305) 表示，女性外出工作，除了增加收入以外，也多了交換情報與分享生活甘苦的場域。劉宏釗 (2011: 233) 筆下的石岡婦女，則是參與美食小舖的經營，建立工作結群，而凝聚出女性情誼。至於沒有從事工作的女性，時間較足夠者，可透過參與地方性社團，建立人際關係場域。何玟娟 (2002: 50) 提到，社團的參與使女性的日常生活，得以結合家庭、工作與社會關係網絡。就王大姊而言，二年來參與讀書會的過程中，她認識了其他年紀相仿的成員。她們（琪琪媽等人，見圖 28）在課堂上分享閱讀心得、也曾一同參加培訓課程（見圖 29），私下也會以電話連繫、在接送孩子途中閒聊，或是到家裡來聊孩子的近況。我曾探詢參與讀書會和早餐幫結群的差異性，王大姊表示，前者的活動都有一定的進度，所以較不會在過程中談及太多私事；而後者的聚會因為沒有特定主題，可以較無所拘束，也較能觸及個人內在的情感。因此，本研究於第四章會更進一步討論女性的結群經驗。

另外，王大姊在管樂隊家長後援會中，擔任副會長一職。後援會主要是在學

生音樂比賽中，提供支援與陪伴。所以後援會成員只有在重要比賽前後才會有接觸。她固定於每週三到學校擔任圖書館志工，協助書籍借閱與上架。因此，王大姊在居家生活以外，參與了三種較正式的團體，讓她建立了先生、親屬以外的人際關係網絡。

在王大姊的日常生活中，投入了時間於社團參與，與親屬關係經營中。因此，她雖然離開職場已久，但是因為個人的主動性，使得她的人際網絡並不會因此斷裂，反而正持續擴展中。



圖 29 王大姊參加苗栗縣政府辦理「100年推動學校、社區讀書會領導人物初階培訓」課程結業證明書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第四節 穿梭於傳統和現代之間

我的日常生活~彼此關心的一家人

上週，我從達哥的三姊家搬回一堆書。她兒子已經上高中了，所以有很多童書可以給陽陽和祥祥閱讀。不過家裡的書櫃已經沒有空間了，所以今天早上，我便到大賣場買書櫃，打算自己進行組裝。回到家沒多久，我喝杯咖啡，休息片刻，一邊打開電腦想看看今天有哪些新聞事件。一會兒，已經到公司的達哥 msn 我，要我幫他賣股票，所以我便又開了另一台筆電，進行股票交易。這兩天，祥祥剛到新學校上課，似乎還不太適應，不願在學校上廁所。達哥挺擔心祥祥，所以我們又透過 msn 聊小孩的狀況，希望可以鼓勵祥祥願意在學校多喝水。

下午，我打電話和靜若堂妹討論報考全民英檢的事情。堂妹考了客語和閩南語認證之後，我也將這兩項考試當作我的年度目標，而且也都通過了（見圖 30）。所以今年，我想要再給自己一個挑戰。孩子在國小就開始學英文了，我也想加強自己的英文能力，希望能藉由考試來督促自己多學一點。

達哥下班回家後，我們一起在餐桌上分享今天的生活，祥祥告訴我們，他比較習慣國小生活了，跟同學互動也不錯。我和達哥可以放心了。兩個孩子完成功課後，一起在客廳下象棋。達哥又繼續完他下載的手機象棋遊戲。孩子們睡著之後，我幫祥祥縫衣服上的學號。學校發給我們一塊小布，上面有孩子的學號。我只要將它縫在孩子的制服上，即可完成。等達哥洗完澡後，我們一起在客廳聽著音樂，一邊小酌一杯紅酒，慶祝祥祥跨越了心理的障礙。上床前，我也用 FB 與我的朋友們分享一首我喜歡的歌曲，並且道晚安後，才入睡。

教育部 100 年度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成績單

35147
歸屬機關代碼
區 小 姓 姓

閱讀測驗	聽力測驗	聽寫測驗	口語測驗	總成績	級別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違規扣分
備註說明

圖 30 王大姊參加教育部 100 年度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成績單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許美瑞、阮昌瑞（2001：172）從工業革命至今，人類家庭從原來兼具生產與消費的功能，轉變為消費單位。資訊網路化與全球化，也讓人與人之間的連繫透過有別於傳統的方式進行。在王大姊的日常生活中，我們看到一位家庭主婦穿梭於傳統和現代之間的有趣畫面。王大姊的公婆至今仍維持著種植農耕的傳統生活，並且投入很多時間在家屋旁的空地種植青菜、飼養雞隻。同時，他們也會將收成贈與王大姊一家人，正如同 Kottak（2009：237）所言，他們是屬於一般性相互關係的交換，並不是經濟交易，而純然是送給孩子的禮物。而王大姊的公婆也透過王大姊將青菜送與王大姊的娘家，而娘家則經常以新竹貢丸等名產作為回報。公婆對於傳統生活的維護，除了食物的交換之外，還有宗教信仰，以及重男輕女觀念的奉行。不過，在王大姊及其家人的日常生活，卻已受到全球化趨勢的影響，與公婆家的生活風格有很大的差異性。

在王大姊的週間生活紀錄中，我們可以看到部分屬於傳統的生活片段，例如自組書櫃、上傳統市場採買、煮飯、洗菜、洗衣、曬棉被、縫孩子衣服的學號、下象棋，也看到她學習客語，並選擇與公婆相同腔調的四縣腔作為應考初級客語認證的類別。但另一方面，生活在客家街庄的她們，也參與在全球文化之中。Kottak（2009：501）表示，當代全球文化是由人們、技術、資金、資訊、影像與意識形態的流動所牽動。許美瑞、阮昌瑞（2001：173）也提到當前經濟生活在科技化、資訊化和網路化的基礎上，已跨躍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走向全球化。而家人之間的連繫，甚至是透過電子郵件和網路來進行。就如同在王大姊的生活中，先生出現在家裡的時間只有在上班前，與下班後。晚餐之後，王大姊還得進廚房善後，並陪伴孩子們做功課，而同時間達哥則是在一旁休息著。夫妻倆能面對面對話的時間，頂多只有晚餐時刻，以及睡前的片刻時光。因此，他們經常在白天藉由MSN 互通訊息、聊家務、聊子女，或是討論股票價格。而過往傳統的象棋遊戲，透過面對面的互動，可以斟酌敵情，切磋技藝；而現在的象棋遊戲也已網路化，而戰場不是棋盤，而是智慧型手機螢幕。但兩種象棋遊戲方式也同樣出現在這個

客家家庭之中，相容而互不衝突。而王大姊家的記帳方式，如今也是透過電腦的 EXCEL 軟體來管理家中的每月收支狀況。而王大姊與先生還會藉由 FB 發起家族的聚會活動，讓訊息可以迅速地傳遞給其他家族成員，並且能快速得到參加與否的回覆。

網路建構了多采多姿的虛擬世界，也儼然成為當今人群與外界互動的媒介。達哥與王大姊維持著傳統家庭男主外，女主內的角色形象，但是實際上他們的溝通方式卻是相當現代化、科技化。他們以 MSN 作為夫妻互動方式；藉由 FB，分享個人心情與動態，而王大姊的生活也不是一成不變地封閉於家中。但同時也有傳統如達爸、達媽，他們親手餵養雞隻和照顧菜園，等著幾日後收成，可以給兒孫們加菜。即便傳統的味道在年輕夫妻的家庭中已漸漸淡去，但是親人之間的情誼卻是以更多元的方式流動於客庄之中。



第五節 其他女人的日常

在第二章的第一節到第四節，筆者走入王大姊的家庭生活，也藉由她的週間生活紀錄，鋪陳了她在日常的生活情境。在第五節中，則以其他四位報導人的口述資料來討論她們的日常生活經驗。小王姊與王大姊同為家庭主婦，在嫁來頭份之後，曾經為了就近照顧孩子而受雇於婆婆的檳榔攤。她也曾到地區醫院擔任社工人員，但為了照顧次女，所以留職停薪。她與先生、孩子共住在公婆家三樓，日常生活時光幾乎都在這裡度過。小王姊表示：

三樓是我們生活的地方，就我們自理，一樓是公共區域，沒有特別去分誰整理。我婆婆煮晚飯，洗碗，我就負責善後。客廳沒有特別掃，但小孩吃完飯，我就會去收拾，順手清理。客廳有很多是公公、婆婆的東西，我也不好去動。我先生也會幫忙打掃，之前不會，現在如果他休假就會掃地。早上六點，我起來準備兒子（就讀國小一年級）的早餐，老公都在外面吃，差不多七點十分左右就送兒子出去上學。如果我先生休假，或我公公有空，也會幫忙載兒子。等我回來，通常女兒就起來了，就得餵奶，餵完玩一下就睡覺。三樓是鐵皮加蓋的房子，我每天都要掃，都要擦，可能事情還沒做一半，女兒就醒了。我每天都要洗衣服，還要曬，花很多時間。等兒子回來，我要陪他做功課，大概需要一到兩個小時。他們兩個小孩睡覺，我可能東摸西摸，再整理一下就晚上了。我婆婆煮晚飯，我就要幫忙顧店。她煮完，就換我去收拾廚房。我公公幫我抱女兒時，我可能就去買點東西、做點事情。就是講起來好像沒甚麼，但做起來就超級瑣碎的。

6:00	7:10	7:20	12:00	13:00
準備早餐	送兒子出門	返家照顧女兒…… 整理家務……	婆婆準備午餐 清洗碗筷	照顧女兒…… 陪兒子做功課
18:00	18:30	19:30		
婆婆準備晚餐 顧檳榔攤	公公顧女兒 清洗碗筷、買日用品	照顧女兒…… 整理家務……	睡覺……	

表 4 小王姊的日常生活作息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加刪節號，表示動作的延續性）

一天之中，除了午餐、晚餐時間，小王姊與公婆沒有太多互動。她必須照顧小女兒，所以整天都待在三樓房間裡居多。當女兒醒了，她要陪伴；當女兒睡了，她得整理家務。唯有送兒子上學，或採買日用品時，她才會短暫地離開住家。她也沒有時間參與社團，左右鄰居也都是夫家的親戚，因此她的人際網絡較封閉，只有過往早餐幫認識的閩南媳婦們，能夠說說話、談談心。但受限她與公婆同住，早餐幫的女性比較少到她的住家，目前多是以電話連絡彼此。

蔡姊、陳大姊、小陳姊同為職業婦女，但她們三者的工作時間並非朝九晚五的類型。經營早餐店的蔡姊，因為平時必須早起，所以中午結束營業後的時間通常都在補眠。但是接近傍晚，蔡姊仍是會起床為家人準備晚餐。蔡姊表示：

我回家就洗澡睡覺。我先生現在待業中，家事都是兩個人一起做。小孩的功課就自己讀，如果我說我教他，他會反抗啦。³⁴

陳大姊的長女已經就讀小學一年級了，但是次子目前才一歲多。她選擇繼續就業，上班時間就將孩子交給先生和婆婆照顧，而休假時間就以陪伴孩子為主。陳大姊表示：

現在小兒子還小，我幾乎都待在家裡，因為我也累，一方面小兒子要顧著，所以沒辦法再多做些家裡的整理。因為兒子沒看到我會哭，所以我也沒辦法做家務事。我就會顧到他睡著，然後我們就一起睡。我女兒要升國小二年級，下課後就麻煩安親班幫忙注意功課，爸爸回來會再幫忙看一下她的功課。暑假期間，她就在安親班上一整天，不然中午我還要載，但那個時間我可能在睡覺，所以她就去安親班，我就在家裡顧小兒子。

小陳姊經營美容沙龍，工作則是從中午直到晚上九點多，因此下班後的時光大多以陪伴孩子為主。她說：

³⁴ 訪問蔡姊當天，她的二兒子剛好到店裡來打工幫忙。所以蔡姊開玩笑說，不敢說自己有能力教孩子功課。

我的家庭生活很簡單，放假就是休息，話不多，就看電視、顧小孩，打掃房間、煮菜。因為有長輩，所以會在客廳看電視。一個禮拜總要有一天下廚，因為平常都是公公在煮，以前是阿嬤（先生的奶奶）煮。我個人沒有甚麼休閒生活耶，回南部³⁵後可能會好一點吧。我們其實不常出去，我老公也很居家，可能工作累了，頂多出去買個菜而已。玩樂倒是很少，幾乎沒有。我禮拜六有開店，禮拜天才休息。然後假日先生的姑姑們回來就打打麻將，我也會一起打，賺點奶粉錢。我剛開始不會打，但她們會教。姑姑們算好相處，個性也大概瞭解，雖然多少還是會管一下我，去適應了就好。

在筆者訪談過程中，發現小王姊、蔡姊、陳大姊，及小陳姊，受限於子女年紀，以及職業婦女的角色，生活相當忙碌。小王姊照顧幼兒，片刻不能離身，只有在孩子小睡的片刻，可以進行家務的整理。打掃、洗衣等等勞務幾乎占據她所有的休息時間。一週有六天必須早起的蔡姊，以及每次工作長達十二小時的陳大姊，和下班時間很晚的小陳姊，同樣面臨了職業婦女與家務勞動兩頭燒的情境。她們的日常生活與王大姊一樣具有規律性，不過卻是被工作和家務填滿。在筆者問及是否有參加社團的時候，她們都一口表示目前並沒有心思去想到屬於個人的休閒活動，更不用說固定的社團參與了。

人物	職業	家庭型態	子女年紀	社團經驗
王大姊	家庭主婦	核心家庭	子（7歲）、女（10歲）	有
小王姊	家庭主婦	主幹家庭（公公、婆婆、小姑同住）	子（7歲）、女（1歲）	無
蔡姊	職業婦女	主幹家庭（奶奶同住）	子（17歲）、子（18歲）	無
陳大姊	職業婦女	核心家庭	子（1歲）、女（8歲）	無
小陳姊	職業婦女	主幹家庭（公公、奶奶同住）	子（1歲）、子（5歲）	無

表 5 早餐幫女性家庭型態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³⁵ 小陳姊的娘家在屏東縣。而在筆者進行田野期間，她也與丈夫達成共識，要一起回屏東接手娘家父母豆漿店的事業。

第六節 小結

在過去傳統父系社會，女性被視為財產來看待。連瑞枝（2010：248）提到十九世紀中葉，女性被放置在家庭經濟與家務勞動力的脈絡下來看待，在北台灣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婚姻模式為童養媳婚。自 1968 年，台灣政府延長國民義務教育為九年，也為台灣在 1970 年代以後經濟向上攀升的時期，培育了足夠的人力資源。往後，教育普及，男女都有平等的教育機會。五位報導人出生於 1970 年代以後，正是台灣經濟開始向上提升的年代。她們至少有高中以上的學歷，也擁有自己的專長與事業。在她們選擇成為了妻子與母親後，生活因兼顧工作與家務勞動而忙碌，但也因子女歡笑而滿足。因為母親的角色，是女性生命歷程中獨特的經驗，也是日常生活中重要的轉折。

但除了養兒育女外，在日常生活中，家務勞動是無可避免的，它散布於一天中的各個時段。王大姊善用家人外出與家務勞動之間的空檔時光，參與社團，擴展人際網絡。同為家庭主婦的小王姊，則受限於女兒仍幼小，僅能利用孩子入睡後的片刻，方能整理家務。而職業婦女如蔡姊、陳大姊、小陳姊，則因工作早已使身心疲憊，因此在家務勞動方面只能姑且處理，或是由家人協助分擔。由此可見，女性的日常生活往往受到家務、工作所侷限，而形成一種單純而乏味的規律。

Highmore（2005：3-4）表示，在日復一日的行為、一再遊歷的旅程，與我們久住的，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有奇特和神秘的事物上演，而它也將導致一些奇特的結局。透過王大姊的日常生活紀錄，可以發現平凡的家庭主婦生活，與親屬、群體交織著。她與公婆雖然沒有同住在一個屋簷下，然而在宗教信仰、飲食部分卻又必須承襲公婆家的傳統。即便祭祀活動對她而言，只是一種順應公婆的演出。雖然她已經結婚，但是她與原生家庭的互動卻並沒有受到影響。而她所參與的讀書會、志工服務也讓她原來受到侷限的生活圈可以得到擴展，讓她在社會

中仍能擁有自我的角色，與個人的位置，而不致於被孤立在家庭之中，或被埋沒於家務勞動裡。她料理三餐、陪伴子女研讀課業、料理家務，承擔傳統對於母親的角色的期待。但從她與家人的互動中，也能夠感受到現代化的腳步，深刻地改變夫妻的溝通模式。她與在外工作的先生透過 MSN 保持連繫，談論家務，也利用 FB 讓她與朋友能分享生活，不至於和外界脫節。Oakley 提到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家務被建構成女性的工作、女性的責任，讓家庭主婦族群成為一個封閉的系統（轉引自陳靜雯 2004：46）。小王姊的生活現況確實是如此；然而，在王大姊的故事中，我們卻看到了另一種家庭主婦日常生活的展演。她透過社團的參與、人際網絡的建立，讓平凡的日常生活有了另一種不同的風貌。女性獨立自主的主體性，也透過她的週間生活紀錄得到了印證。



第三章 閩南媳婦與閩客族群差異

徐正光（1991：5），閩南與客家族群在台灣這片土地上共生共存了數百年的時間。他們在外觀上，的確難分你我。王甫昌（2006：56）也表示，在台灣社會中，閩南與客家族群，相較於原住民而言，有著較相似的文化。但是閩客族群即使相似，但語言和文化依舊有所差別。透過了日常生活中人們的工作、學習、遷移等接觸，族群同化、融合在台灣社會中不斷上演著。

梁世武（2009：36）提到，婚姻關係是人類彼此最深刻結合的方式，同時也是族群關係最重要的一環。當某一地區的族群通婚比例提高時，也代表著族群之間在文化習俗、族群態度上有較大的接受程度。透過通婚，族群的邊界逐漸的模糊，族群的文化也彼此激盪著。透過數據可知，族群通婚，在台灣社會其實已是普遍的現象。蔡淑鈴（1994）提到，80%的台灣民眾並不反對族群通婚。梁世武（2009：46）發現台灣族群通婚率達 20.5%³⁶，且閩客通婚達 3 成 4。

「娶妻當娶客家女，嫁夫莫嫁客家郎」這句俚語，寫出一般社會對於與客家族群通婚的刻板印象。俚語的內容似乎提醒著世人，客家女性具有勤儉持家的美德，是宜室宜家的結婚好對象；但是客家男性則被汙名化，被貼上沉重的標籤。透過數字，顯現多數人心中，族群和省籍不再是決定婚姻的阻礙。選擇「嫁給客家郎」的閩南媳婦們，面對不同於原生家庭的客家文化，她們又是如何看待呢？

在本章中，將從報導人在原生家庭的背景談起，透過對其家庭與地緣關係的了解，以分析她們進入婚姻前的族群接觸與印象。其次，則是透過她們的口述資料，分析她們進入客家家庭之後，所感受到的族群差異。我將分為族群差異、性別、飲食習慣、語言、祭拜活動等五個面向進行討論。

³⁶梁世武（2009）是以 2005 年世新大學民意調查研究中心的台灣族群分布調查計畫資料分析台灣四大族群的通婚率。

第一節 婚前的閩客印象

本研究中五位報導人來自台灣不同城市。在她們結婚之前，對於閩南與客家族群的接觸與印象，是本節討論的重點。她們的原生家庭中，其實不乏客家元素的存在。如表 6 所示，以直系親屬而言，小王姊的祖母、陳大姊的母親，及小陳姊的母親，皆為客家人；以旁系親屬而言，王大姊的嫂嫂為客家人；以原生家庭所在地而言，王大姊、蔡姊、陳大姊的生活周遭有 1/3 為客家族群（參考表 7）。因此，在踏入婚姻之前，她們的生活中，並非完全與客家族群隔絕。在她們的成長過程中，個人、家庭與客家族群的接觸經驗，對於後來的婚姻選擇有何影響，以下透過她們的口述資料來進行分析。

人物	原生家庭所在地	原生家庭所在地的客家人口比例	原生家庭中的閩南元素	原生家庭中的客家元素
王大姊	新竹市東區	客家人口超過 1/3	父、母為閩南人	嫂嫂為客家人
小王姊	台北市士林區		父、母為閩南人	祖母為客家人
蔡姊	苗栗縣竹南鎮	客家人口超過 1/3	父、母為閩南人	
陳大姊	苗栗縣通霄鎮	客家人口超過 1/3	父親為閩南人	母親為客家人
小陳姊	屏東縣屏東市		父親為閩南人	母親為客家人

表 6 五位報導人家庭的閩客元素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人物	原生家庭所在 鄉鎮地區	該地區 總人口數	調查 樣本數	多重自我認定 客家人口比例 ³⁷	《客家基本法》 定義客家人口 比例 ³⁸	客家人口比 例超過 1/3
王大姊	新竹市東區	197,254	410	37.96%	37.07%	○
小王姊	台北市士林區	284,539	156	14.29%		
蔡姊	苗栗縣竹南鎮	78,420	411	38.51%	37.57%	○
陳大姊	苗栗縣通霄鎮	37,977	403	33.76%	32.75%	○
小陳姊	屏東縣屏東市	211,027	187	24.35%		
五人婚後 居住地	苗栗縣頭份鎮	97,150	404	79.12%	77.87%	

表 7 五位報導人原生家庭所在地客家人口比例表³⁹

資料來源：研究者參考行政院客委會委託研究報告「99年-100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整理

父母皆為閩南人的蔡姊（1971-）

蔡姊出生於 1971 年，父母親皆為閩南人。她生長於苗栗縣竹南鎮，鄰近婚後

³⁷ 根據行政院客委會委託研究報告「99年-100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所謂多重自我認定，例如：父親為福老人、母親為客家人，民眾主要自我認定為福老人，但若有其他身分可供選擇，則民眾認為自己是福老人，也是客家人。此即為「多重自我認定」客家人，同時也符合《客家基本法》認定的客家人。參考網頁：行政院客委會客家人口調查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43944&CtNode=1894&mp=1869&ps=>

³⁸ 根據《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人指「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客家淵源意指配偶是客家人、其他家人是客家人(如養父母等)或從小住客家庄且會說客家話者、職場或工作關係會說客語者等。資料來源同上。

³⁹ 根據行政院客委會委託研究報告「99年-100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表 3-1 中，新竹市東區、苗栗縣竹南鎮、通霄鎮同列為《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人口比例超過 1/3 的鄉鎮。新竹市東區總人口數為 1973000 人，在該項調查中，樣本數為 410 人，客家人口為 37.07%；竹南鎮總人口數為 784000 人，在該項調查中，樣本數為 411 人，客家人口為 37.57%；通霄鎮總人口數為 38000 人，在該項調查中，樣本數為 403 人，客家人口為 32.75%。附表 A-1 中，屏東縣屏東市總人口數 211000 人，在該項調查中，樣本數為 187 人，客家人口為 23.99%。

所居住地頭份。根據「99 年至 100 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竹南鎮的人口約 7 萬 8 千人，其中，客家人口的比例有 37.57%，因此她的生活週遭，約有 1/3 為客家族群（參考表 7）。

蔡姊高中畢業後，曾經在電子廠及陶瓷廠擔任作業員。她在電子廠工作時，認識了她的先生。雖然兩人的族群一為閩南，一為客家，但是並沒有影響彼此的相處，所以就決定結婚。對於閩客族群通婚，蔡姊認為，人的個性比族群來得更重要，她認為族群沒太多關係，主要是在於個人的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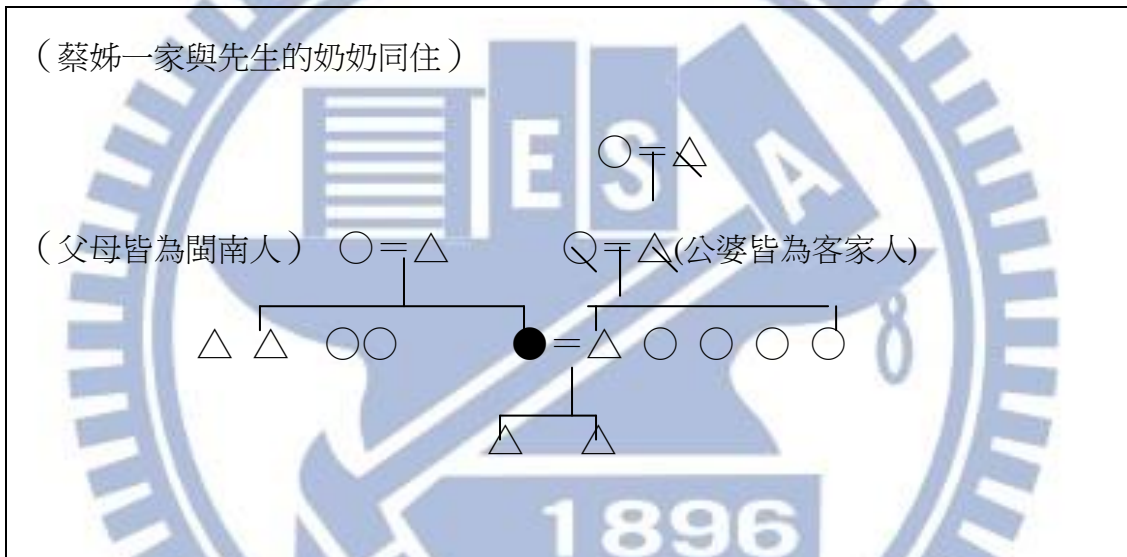


圖 31 蔡姊的家庭親屬人口圖⁴⁰

資料來源：研究者手繪

父母皆為閩南人的王大姊 (1971-)

王大姊，1971年出生於新竹市東區。她的父母親都是閩南人，不過嫂嫂則是來自頭份鎮的客家人。嫂嫂嫁給王大姊的哥哥五年後，王大姊才結婚，因此她們曾經共住五年左右。由於地緣關係，在王大姊的生活週遭，除了嫂嫂以外，求學過程中的不少朋友，也都是客家族群。新竹市東區的客家人口比例為37.07%，高

⁴⁰ 親屬關係符號說明：○：女性。●：女性的自我。△：男性。=：婚姻。-：離婚。|：繼嗣。□：同胞。加上斜線代表已經過世。資料來源，參考 Kottak，2009：333。

於全國的比例18.1（參考表7）。王大姊在1/3為客家人口的新竹市求學，雖然在校期間是以國語為主，但是透過日常生活中與朋友的相處，讓她增加了接觸客語的經驗。王大姊表示她對於嫁給客家族群並不排斥，而她的父母對於女兒嫁入客家家庭，也沒有意見。她說：

小學的同學比較沒有提及族群，但國中後就與很多客家族群同學在一起，但當時並沒有特別注意，且當時大家都不會在學校說方言。高中及專科時，因為最好的同學是客家人，所以會跟同學學習語言，和簡單的對談。不過，我工作中的同事，大多以閩南和國語進行交談。（王大姊 19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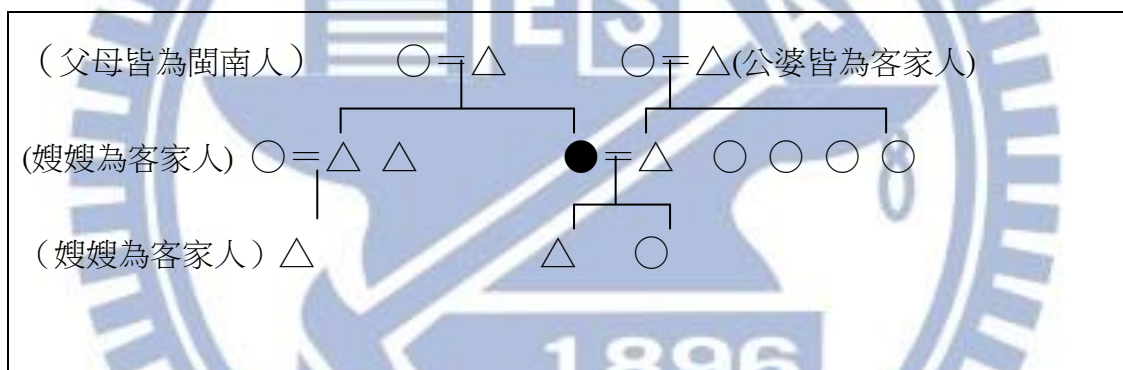


圖 32 王大姊的家庭親屬人口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手繪

父母皆為閩南人的小王姊（1976-）

小王姊，1976年出生於台北市士林區，家中有父母和妹妹，家中以閩南語為主要語言。小王姊的祖母為客家人，但因為沒有同住在一起，所以她們的互動機會並不多。小王姊從小直到大學畢業，都是生活在台北市。台北市客家人口比例為16.4%，低於全國客家人口比例18.1%。而小王姊原生家庭所在地的士林區，客家人口比例僅有14.29（參考表7）。王甫昌（2006，130-131）表示，台灣在1960年代以後經歷都市化和工業化變遷，造成大量的客家人離開原先集中居住的傳統客

家村(客庄)，進入都市就學與就業。由於都市地區的客家人口比例較低，基於經濟競爭的原因，多半選擇隱藏自己的客家身分，而學習使用其他優勢族群的語言，包含文化上優勢的國語、人數上優勢的福佬話。因此，在地緣與親屬關係中，小王姊與客家族群接觸的機會並不高。後來，小王姊在台北的工作場合中，認識了來自頭份的先生。小王姊表示，當初在討論結婚時，自己並沒有考慮到之後會搬到苗栗生活，因此也不曾在意族群文化適應的問題。

從我們交往到結婚，才一年一個月，真的很快。那時候我知道他是客家人，但沒有想過會搬來這裡（頭份），因為當初討論的時候，都是以往台北在思考。(小王姊 1976-)

然而，小王姊的母親基於自己與客家婆婆不愉快的相處經驗，曾經表示不支持女兒嫁到客家家庭。不過，母親的反對，並沒有影響小王姊的決定。

那時候結婚對我而言，客家不是阻礙，不過對於我媽媽卻是（阻礙）。因為我阿嬤(祖母)，就是客家人，就是對我媽媽很不好，所以媽媽就很怕我嫁給客家人。他們怕我吃苦。(小王姊 1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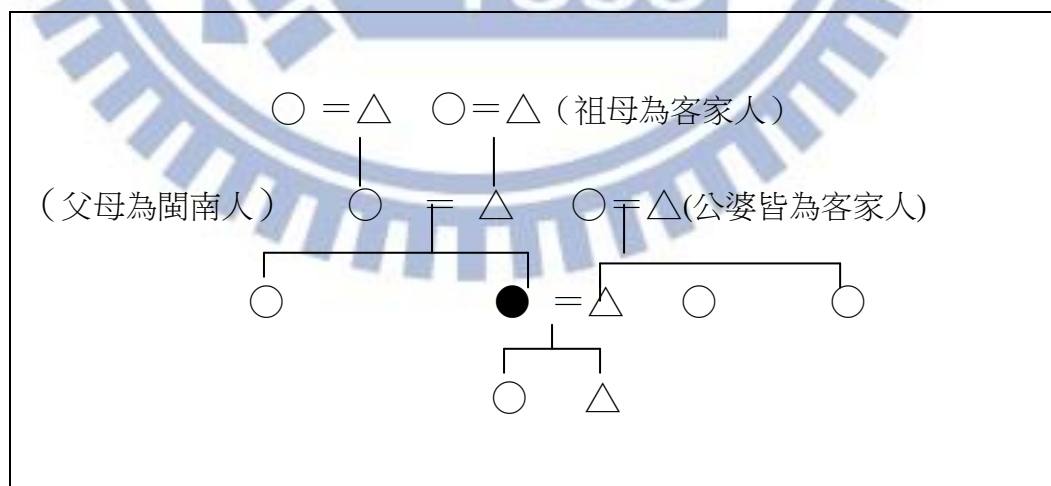


圖 33 小王姊的家庭親屬人口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手繪

父母為閩客通婚的陳大姊（1977-）

陳大姊，1977年出生於苗栗縣通霄鎮烏眉里。通霄鎮客家人口比例為32.75%，約占總人口的1/3（參考表7）。根據通霄鎮志記載，陳大姊娘家所在地烏眉里，轄區內客家人占30%，閩南人占70%，以閩南語為主要語言。⁴¹

梁世武（2009）提到台灣在族群通婚的認同型態，如果父母親當中有一方是強勢族群（也就是本省閩南人），那麼下一代認同強勢族群（本省閩南人）的比例較高。在本研究中，陳大姊和小陳姊的族群認同趨勢正是如此。陳大姊的父親為閩南人，母親為客家人。在族群認同上，她認為家裡都是以父親為主，語言方面是以父親的語言閩南語為主要語言，所以認為自己是閩南人。但是，她也有一半來自母親的客家血統，所以，對於客家或閩南族群，並不會抱持太大的分別心。陳大姊在地緣關係及親屬關係上，與客家族群有一定程度的接觸，但族群認同上，則是以選擇認同父親的閩南族群為主。

族群對我來講其實都一樣。我婆婆算比較典型的客家女性。我媽媽是客家人，所以對於我嫁來客家家庭都還蠻能接受的。（陳大姊 1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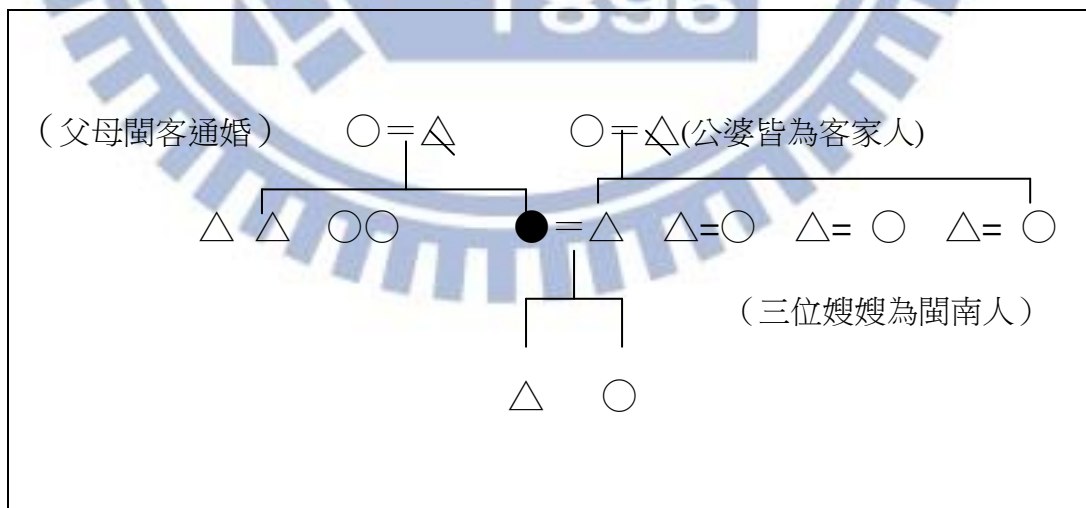


圖 34 陳大姊的家庭親屬人口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手繪

⁴¹ 資料來源：通霄鎮志網路版第 110 頁。網址：<http://county.nioerar.edu.tw/image/f0042289/00033.pdf> 2012 年 8 月 25 日。

父母為閩客通婚的小陳姊（1979-）

1979 年出生的小陳姊，來自屏東縣屏東市。小陳姊的父親為閩南人，母親為客家人。但是她的家庭都是以使用閩南語為主，因此，她對於客語並不熟悉。因此她認為自己是閩南人。

小陳姊的先生是大學期間認識的好友，兩人相處融洽，相異的族群也沒有造成相處上的困擾。她婚前常到苗栗來遊玩，並探望男方家人，因此對於客家的印象蠻不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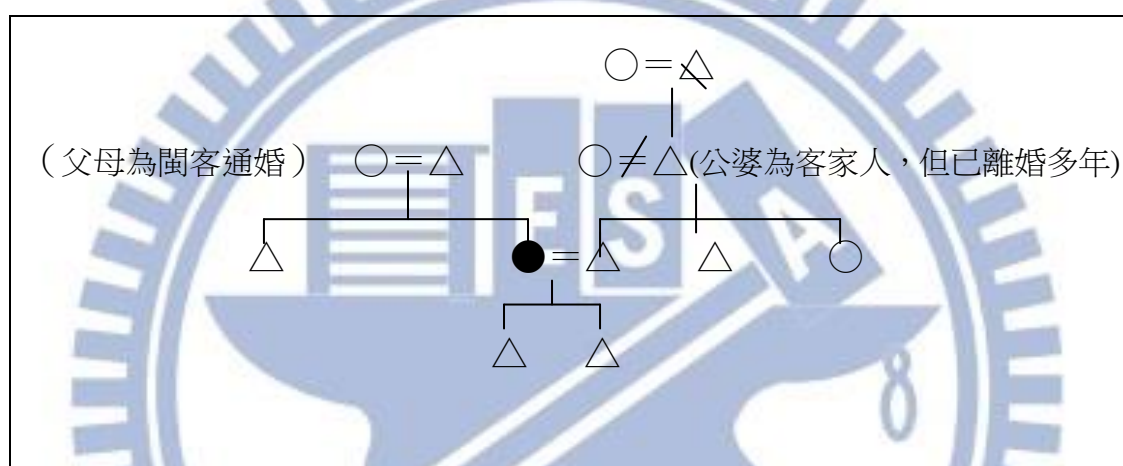


圖 35 小陳姊的家庭親屬人口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手繪

小結

本節中，五位來自不同地區的女性，她們的父母親至少有一位是閩南人，且她們自幼都以閩南語為母語，這也是筆者最初認定報導人皆為閩南媳婦的印象。但是，再進一步了解她們的生活背景，並分析她們的成長環境後，卻發現她們在婚前的生活中，早已存在著客家的元素，並非完全是與客家絕緣。在地緣關係上，王大姊、陳大姊、蔡姊的成長環境有 1/3 為客家人；在原生家庭的親屬關係上，王大姊的嫂嫂、陳大姊的母親、小陳姊的母親、小王姊的祖母也都是客家人。然而客家元素的存在，對於她們的閩客通婚，卻又有著不同的意義。以陳大姊而言，

因為母親為客家人，讓她對於嫁入客家家庭較為安心。但以小王姊而言，母親與祖母不愉快的相處，也曾是母親反對小王姊她入客家家庭的主因。在地緣關係與親屬關係上有客家元素的背景，讓她們的「閩南」角色並不是那麼的絕對，但是她們在族群認同上，卻又肯定自己的「閩南」族群身份。這種「非典型閩南媳婦」的角色，是否對於客家文化有較高的接受度，而她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族群差異性會出現在哪些方面？在第二節中將一一進行討論。



第二節 婚姻生活中的族群差異

王雯君（2005：69）提到閩客通婚女性藉由原生家庭與婚姻家庭生活的記憶不斷比較，以彰顯閩客族群的特點。來自不同家庭的夫妻可能有生活習慣上的差異，又加上兩人族群相異，因此，個人生活經驗的差異性也可能被解讀為是族群的差異。在本節中，將透過種族、性別、日常飲食、祭拜、語言來書寫女性進入婚姻過程中所感受到的族群差異。

一、族群性格

張翰璧（2007：112）提到原生論的族群研究與男性觀點下，嫁入客家的女性，即被視為「客家婦女」，而且通婚除了生物上的混血以外，也是族群同化的重要指標。她同時引 Milton Gordon 的研究表示，通婚會使族群的界線逐漸消失。不可否認，通婚的確會讓不同族群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彼此的語言、生活方式、風俗文化。但是族群的界線卻未必因為通婚而消弭，更可能因為通婚後頻繁的互動，而更發現族群的差異性。在本研究中，五位報導人她們的生活背景，並非與客家族群毫無接觸，甚至也有客家族群的親屬。但是，她們進入婚姻之後，閩南與客家的文化差異仍舊時常存在於她們的生活與言談之中。不過，族群的差異也不僅只是存在於閩南媳婦們心中，她們的客家親屬也必須調適閩南新成員的加入。

蔡姊（1971-）

蔡姊的原生家庭位於客家人口超過 1/3 的竹南鎮，並且嫁入頭份客家家庭十餘年。對於她而言，閩南與客家的界線仍舊清楚地存在，而最大的差別是在於性格。她認為客家人因為成長環境較差，所以養成節儉的個性。

她們（指早餐幫）閩南人比較好啊，客家人哈哈，性格上也會不一樣啦，因為成長的環境啊，小氣啦，講好聽是節儉，應該說是本性吧，就族群的本性不同。不過客家人比較團結。有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來客庄，她們（早餐幫）是閩南人，我會很有親切感。比如我們講客家婆婆怎樣，客家公公怎樣，但有客家人在的時候，我們會盡量避開種族話題，盡量啦，我們還蠻識相的。比方有人講福佬人（閩南語）最壞啦，我們就會說對啦對啦。（蔡姊 1971-）

王大姊（1971-）

有很多客籍好友的王大姊，在婚前對客家族群的印象很不錯。她對於閩南與客家的差異性，和蔡姊所見略同。在她的談話中，可以發現客家家庭的節儉，被閩南媳婦解讀為小氣；而閩南媳婦的大方、重視休閒，卻也被客家丈夫視為浪費。同時，她也舉出公公、婆婆在日常生活上勤儉刻苦的例子加以說明。

我覺得閩南人比較大方，客家人比較小氣。有可能是因為我們種族不同，他們看不起我們，我們也看不起他們，他們覺得我們太浪費，我們覺得他們太小氣就是這樣。姊夫比較會講啦，說我們浪費，我是還好啦。我婆婆買衣服，一百元都覺得太貴。她跟我講過，她買過五十元的衣服，也買過市場一雙一百元的鞋子，可是又不好穿，就一直要買一直要買。我們就跟她就乾脆買好一點的，腳比較不會痛，我婆婆真的很節儉。我公公他們比較早睡，九點多睡就覺得蠻晚了。現在我們自己住怎麼可能九點多睡，除非孩子啦。公公他們很節儉，我們就大手筆啊。我公公婆婆比較會去菜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很規律。他們好像做比較多，不斷地做，很少放鬆，像我婆婆出去玩還會擔心雞沒人餵，菜沒人澆。閩南人當然重休閒吧，浪費。（王大姊 1971-）

陳大姊（1978-）

身為閩客通婚第二代的陳大姊，她承襲父親的閩南族群身份，認為自己是閩南人，但是又因為母親的客家血統，所以她並不會太在意閩客族群的差別，反而是她的先生對於族群邊界有較清楚的分野。

像之前可能我老公都會覺得閩南人有一些毛病，我會覺得難道客家人都

不會嗎？他分得比較清楚，對我來講客家人和閩南人，不管甚麼，都有好人和壞人，像客家人有愛喝酒的，閩南人也有，我比較不會有比較深的種族歧視。所以客家和閩南對我影響比較不深。族群對我來講其實都一樣。我婆婆算比較典型的客家女性。我娘家媽媽本身是客家人，所以對於我嫁來客家家庭都還蠻能接受的。（陳大姊 1978-）

二、性別

羅香林（1993：243）表示客家是最喜歡勞動的民系，不論男女，都將勤勞視做做人唯一本義。他更以男性觀點，「客家婦女，表面上勞苦極了，然其內在精神，卻比外間婦女尊貴得多，幸福得多。」讚揚客家婦女的勞動形象。張翰璧（2007：116）也提到 1960 年代以後，對於客家婦女的描述，幾乎都不脫離羅香林的觀點。洪馨蘭（2011：680）表示，客家婦女經常使用「有用」、「努力」、「懶尸」、「無用」等關鍵詞彙品評其他婦女，並且用以合理化對其他後輩女性的支配。而陳大姊在婚前，即曾遭遇到類似的狀況。她的婆婆認為閩南女性懶惰，不如客家婦女勤快的成見，形成陳大姊婚前的壓力。但巧合的是，陳大姊的另外二個妯娌也恰好都是閩南人。因此，在陳大姊的客家家庭之中，反而可以發現閩南元素的增加。

像我婆婆可能會覺得閩南媳婦就比較懶惰，我還沒嫁來時，也會擔心婆婆會不會不喜歡，可是婆婆的三個媳婦都是閩南人，其實不是也都好好的？閩南媳婦也有懶的，客家媳婦也是。（陳大姊 1978-）

王大姊（1971-）

王大姊的先生有四個姊姊，家中女性成員多於男性。王大姊在婚後也感受到閩客之間性別對待的差異，她發現到夫家的女性親屬對待先生的態度都相當的恭敬順服。

我覺得客家女孩比較小女人。我老公就說妳看，我姊夫坐那邊，我姊就會削好水果給他。我就說，你自己去削啊。客家女生很傳統，我婆婆真的很傳統，很勤儉持家。閩南人就還好，因為我本身就是閩南人，這樣

會不會自我感覺良好？因為以前我婆婆會炊粿，現在我大姑她們應該也都不會了，婆婆比較有傳統女性的典型，但隱約中，感覺我大姑跟我還是有點不同，她們對她們老公比較尊崇。我婆婆就是很勤儉，我那些大姑們也還好，就比較看不出來說很客家了啦。（王大姊 1971-）

在王大姊的觀察中，婆婆與夫家四個姊姊（出生年次為1960~1970年之間），同樣具有客家女性以夫為尊的特色。但是表現在家務勞動的勤勞程度上，婆婆與夫家姊姊則具有世代的差異。正如同呂玉瑕（2010：614）提到，1970年進入工業化發展以後，經濟生產活動與家庭型態分開，宗族組織的制度逐漸鬆散，過去制約家庭關係的傳統規範也逐漸衰微，父母的權威比以往低落，下一代擁有更高的自主權。而夫家的婆婆以往除了在紡織廠工作以外，還必須張羅三餐烹煮、環境打掃，並且兼顧家裡的菜園與雞隻，但家庭的決策權仍是由公公主導。但年輕世代如先生的姊姊們，則承襲了父母之間對待的方式，但也因個人在外就業，吸收更多元的價值觀，典型的「客家」勞動美德的特色，也不復存在。不過，放置在族群的脈絡下，王大姊與年紀相仿的四個姊姊，仍舊有閩客族群差異性存在。

三、飲食習慣

飲食，是日常生活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飲食不僅是滿足我們的生理需求，林開忠（2006：73-74）表示，食物和語言是外籍配偶形成群體認同的重要依據，也是文化認同中最外顯的標誌。我們都必須吃，而我們吃甚麼，就代表著我們是誰。在我的訪談過程中，發現與長輩同住的報導人小王姊、小陳姊都是由家中長輩負責煮食。王大姊在以前和公婆同住期間，也是家中婆婆掌廚。原來在家庭中負責煮食的婆婆，並沒有因為女性新成員的加入，而將煮食的工作交棒給媳婦。廚房仍是婆婆的領域，而媳婦則是負責清潔與善後。媳婦對於飲食的料理方式與口味，並沒有決定權。正如同黃圓惠（2012：151）提到食物其實隱含著婆媳位階

的權力關係。本文的報導人雖然少了煮食的勞務，但是她也因此沒有主導家中料理口味的權力。正如同林開忠所言，當你認同某個群體時，你就會遵守該群體對於飲食的規範，而且只有在不同味覺的外國人存在下，才會有認同的標誌。不只林開忠探討的越南新娘必須適應台灣的飲食口味，在日常的飲食上，也可以發現閩南與客家的族群差異。以下則藉由王大姊和小王姊的經驗來說明。

王大姊（1971-）

王大姊和公婆同住期間，早餐自理，而午餐、晚餐都是由婆婆準備，王大姊則是負責碗筷的清潔與廚房的善後。她們必定是要等到公公返家，才會開動。之後，王大姊與先生、孩子搬出公婆家後，王大姊也習慣等先生下班返家，才一起用餐。而她在客家家庭生活這幾年，她發現客家菜的特色，主要是烹調方式的不同。

飲食習慣就很不同，像他們就是油鹹香，我們閩南人愛吃炸的，但是他們覺得炸的上火，對身體不好。（王大姊 1971-）

王大姊轉述蔡姊的話，說客家人的餐桌上，必定要有一道「桌心菜」。桌心菜就是以肉食為主，口味較重的菜餚。如果客家人的餐桌上少了桌心菜，就會覺得這一餐食而無味。而據她觀察公婆家的煮食習慣，的確是如此。客家的重口味、重視油、鹹、香等調味，並沒有改變王大姊個人的煮食習慣；但是「一起開動」的家庭用餐文化，卻被閩南族群的王大姊所採用。

小王姊（1976-）

小王姊在婚後經歷了顧檳榔攤，以及醫院社工員兩種工作。她目前請育嬰假，在家中顧孩子，而一直以來，都是由婆婆負責煮食。她認為客家與閩南的飲食習慣有大的差別。

就飲食習慣吧，全部通通都不一樣，完全不一樣。客家口味比較重，吃東西像以前娘家我們煮一個湯，是真的很認真要去買大骨（豬骨）呀、雞骨熬一鍋湯出來，可是這邊不是。她們是煮一大鍋，再滴兩三滴沙拉油。剛開始來的時候，我想這是湯嗎？因為我覺得湯就是妳要認真地去熬、再放材料進去，可是這邊不是，一方面也可能是我婆婆做生意很忙，所以煮得很快很簡略。（小王姊 1976-）

小王姊表示，娘家煮湯的過程比較繁複，尤其是在湯頭上，必須先用大骨或雞骨熬煮高湯；但相較之下，婆婆煮的食物口味雖然較重，但是煮湯的方式卻又相當簡單，甚至滴幾滴油調味便完成，讓小王姊很不能理解。她並不習慣婆婆的煮食方法，她認為過於簡單，甚至不夠認真。小王姊雖然不習慣，但目前同住在一起，家裡的午餐和晚餐都是婆婆決定，婆婆也未曾表示要交由小王姊來負責煮食，所以她也只好接受。如同林開忠（2006）提到在家庭的私領域裡，食物的控制與抉擇，可能反映出家庭內婆媳權力關係角力的結果。林淑容（2007：165）提到，客家菜從選用食材、製作，到烹飪都傳遞著客家族群的特色「簡單」、「素樸」、「節儉」。小王姊婆婆簡單的煮食方式，是承襲著客家「勤勞節儉」、「簡樸實在」的族群文化，但是與小王姊原生家庭的飲食習慣大相逕庭，這也是小王姊所感受到閩南與客家文化上最大的差異性。

四、語言

語言是重要的溝通工具，語言的使用也會視情境而有所調整。本文中的報導人，都是從以閩南語為主的原生家庭，嫁到以客語為主的夫家。面對閩客族群語言的差異，她們各自有不同的看法和策略。

王大姊（1971-）

王大姊表示，她並不會想要刻意加強客語的學習。但是因為她從求學階段，

就接觸到客語，結婚之前已累積一點客語的能力。再加上她曾與公婆同住，所以聽說能力也有所進步。在過往，她並不會主動與公婆講客語，直到搬出婆家以後，她與婆婆的感情反而比較好，才開始較積極學習客語。她也發現在頭份使用客語，較能夠與街坊鄰居溝通。因為想法的轉變，促使她想藉由客語認證，來檢視自己的能力。因此，她在2012年報考由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辦的客語能力認證考試，並且取得四縣腔初級通過證書（見圖36）。她說：

公公婆婆都講客家話，以前我跟她們都講國語。以前即使會講客語也是不想講，但是我都要告訴他們說，妳講什麼我都聽得懂。我是真的聽得懂。但最近跟我婆婆有講一點點客家話，跟小孩講國語或閩南語，跟老公都講國語，跟早餐店朋友會講國語跟台語。這幾年我們搬出來住，我也是努力在學習客語，我可能對談當中會有幾句是客家話，對公婆來講，有幾句客家話就開心，滿足了。其實學語言我並不排斥，必要性倒還好，想學就學，想講就講。以前好像是閩南人比較會欺負客家人，我在想會不會是以前閩南人比較多，他們算少數，所以他們比較團結。他們如果知道彼此是客家人，就會開始講客家話，講得好親熱，好像自家人。像我走在路上，很多婆婆媽媽跟我講客家話，我回她國語，以後她也不會特別跟我講客家話，所以我現在能講就講。
（王大姊 1971-）



圖 36 王大姊參加客語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王大姊表示她知道客語的使用能促進與客家家庭成員的情感，但是她並不會因此改變自己的族群認同。她提到一位年長自己十來歲，也是嫁入客家家庭多年的阿鳳堂姊，兩人在客家家庭的婆媳相處與認同上就有明顯的不同。她說：

我知道有些嫁到客家庄的，也都很會講客語，把家打點得很好，可能也希望自己被認同，不要被排擠，是跟你們客家人一樣。我就是我，我不會特別去改變。因為我還是我，不覺得結婚會改變我的族群，我是嫁給他，不是成為他的附屬品，阿鳳⁴²的婆婆可能會要求她要講客家話，但我婆婆比較好（不曾要求過王大姊必須講客語）。但我跟阿鳳不一樣，我覺得我就是閩南人，阿鳳可能是順著別人走，但是我比較不怕。可能是年齡層不同，家庭不同，期待和要求不同吧。因為她的年代跟我們媽媽的年代也比較靠近吧。（王大姊 1971-）

目前王大姊的孩子是以國語為主要語言，只有到爺爺奶奶家，或是到外公外婆家，或是上學校的鄉土語言課程，才較有機會接觸到客語和閩南語。因此，在我的田野觀察中，也會發現達哥有時與孩子的日常對話中，會使用一些客語簡單的詞彙。她說：

我婆婆會比較希望孫子講客家話，我不太了解原因。最近她聽到外孫學客家話，她就很開心。因為大姑是嫁給閩南人。我老公也鼓勵孩子現在要多學客家話，他說等孩子離開客家庄，到外面是一定會學到閩南語的。對我來講孩子的族群是混合的吧，不一定說要跟夫家或一定是閩南，我不會很刻意，也不在意。（王大姊 1971-）

小王姊（1976-）

雖然小王姊的祖母是客家人，但是小王姊的父親、母親都是以使用閩南語為主。加上她來自客家人口較少的台北，因此，客語對她而言是很陌生的。婚後因為工作的緣故，學會了客語，但是她卻是刻意隱藏自己的客語能力。如前述王大

⁴² 阿鳳為王大姊大伯父的女兒，也是我與王大姊的堂姊，年紀接近 60 歲。她與客家丈夫結婚後，開始學講客語，因此客語能力很流利。

姊所言，學習夫家的語言，對於融入夫家有所幫助。然而，小王姊卻表示，客家人對於其他族群的「排外性」，讓她感受到「不尊重」，這就是她即使有能力講客語，卻不願意在夫家講客語的主要原因。小王姊說：

公公婆婆都是客家人，在家裡的主要語言是客語，我聽得懂，事實上我也會說，但是我從來不說。我講得比較流利是在前年(2009年)。那時兒子比較大了，我到○○醫院上班。我的工作出來社區服務，請大家做篩檢那些的。因為頭份地區客家人比較多，所以我會跟他們(頭份當地居民)講客家話，我是那時候練出來的，不然那之前腔調還很怪。我覺得他們客家人好像自我意識很強，然後排外性也很強，然後有時候形容閩南人都形容得很不好聽。他們就說，你搬來這邊，你就要學客家話，你就是客家媳婦，你就是客家人。你知道脾氣不好的我，就覺得如果你不尊重我的文化，為什麼我要尊重你？對，所以我怎麼樣，我就是不講。其實到後來他們(夫家親屬)講的，我都聽得懂，可是他們也不知道我聽得懂。(小王姊 1976-)

小王姊在婚前很少接觸到客家文化，也不在意結婚對象是客家人。但是她婚後與夫家親屬互動的不盡理想，也讓她對於客家族群與文化產生抗拒的意識。同時，更激起她對於閩南族群的認同感。小王姊說：

我以前從來不在意閩客。但後來我都會先問你是閩南人嗎？以前不在意是因為台北客家人很少。那時候遇到王大姊，她說她是新竹嫁過來，而且是閩南人，還跟我同姓，就覺得她跟我很親。(小王姊 1976-)

小王姊在夫家生活的不滿，轉化成對於客家的排斥。原來婚前對於客家甚少接觸的她，反倒是婚後才在她心中產生閩客的分界。

小陳姊 (1979-)

小陳姊在原生家庭都講閩南語，也是在婚後才接觸到客語。對她而言，閩客族群最大的差異在於語言。在頭份地區生活六年左右的時間，她覺得學習客語並

不是件容易的事。她表示，不懂客語有不懂的好處，對於他人的批評就不用當作一回事。因此不諳客語，反而是閩南媳婦的一種「福利」。但因為她與慣用客語交談的公公、奶奶同住久了，現在她大概也能可以略懂一二。

在族群相處上，雖然我有一半是客家人，但是也聽不懂，不是我不學啦，我是覺得太難了，反正聽不懂有聽不懂的好處啊，他們罵的時候，我也聽不懂，他們叫，我也不知道。我老公的阿嬤都講客語，對我跟其他人都講國語，所以是還好。因為語言的差異性也有啊，因為有時候我們的講法跟她們的講法是不一樣的，所以她講甚麼就是這也好啦，妳要怎麼跟她吵吵不起來啦，這怎麼講，所以她講什麼我也聽不到啊，聽不懂啊，但多少會聽得懂一點啦。（小陳姊 1979-）

陳大姊（1978-）

陳大姊的父親是閩南人，母親為客家人。她的家人都講閩南語，在兄弟姊妹中，只有大哥還稍微懂一點客語，但是到排行第五的她，對於客語就很陌生了。因為父親的緣故，所以她認定自己是閩南人。陳大姊的婚姻家庭中僅有先生和住在鄰近的婆婆使用客語，而他們都以國語和陳大姊溝通。陳大姊認為閩客族群最大的差異在於語言，這是她婚後生活適應上最大的挑戰，更曾感到恐懼。與小陳姊相同的是，她和家人相處久了，也比較能聽懂客語了。

我剛開始嫁來，客家話也不會講，自己會有恐懼感。現在比較適應，就蠻快樂的。因為我婆婆她們都用國語跟我講，像現在我們跟小朋友也是以國語溝通，但我婆婆跟我老公幾乎都講客家話，音沒有差很多的話，我大概也知道意思，所以還OK。我嫁來這邊，因為這邊都是客家人，也沒有認識的，就感覺真的是來到陌生的環境，都沒有伴，幾乎都待在房子裡。後來這幾年因為比較有認識鄰居，但他們都是一些長輩、叔叔、阿姨啊。我很多鄰居都是客家人，但也有會講閩南語的，像有個阿伯都會跟我講閩南語，感覺比較親。（陳大姊 1978-）

對陳大姊而言，最初對於頭份的環境以及客語具有陌生感；但隨著與鄰人長久的互動，讓她不再因為語言和族群差異而有所隔閡。在突破語言的障礙之後，

陳大姊與鄰居也越來越熟悉了，還曾經與街坊鄰居一同租遊覽車外出旅遊。

閩南與客家族群相處，最明顯的差異就是在於語言的使用。就閩南媳婦而言，嫁入客家家庭，想要融入夫家生活，得到夫家認同，客語的學習不失為一個良好的策略，不過也並非每一個閩南媳婦皆有此種意願。

五、祭拜活動

許美瑞、阮昌瑞（2001：349）表示，我國傳統的信仰，表現在尊天祭祖的基礎上。尊天是對自然現象的敬畏與崇拜，祭祖則是祖先崇拜，具體的行為則表現在祭祀的儀禮上。尊天祭祖的行為，不分閩客皆有之。但是客家人將祭祖儀式落實在日常生活當中的方式，與閩南人則有所不同。在五位報導人中，小陳姊和小王姊都與家中長輩同住，她們對於閩南與客家在祭拜活動上有較深刻的感受。小陳姊表示：

我覺得閩南和客家除了語言以外，還有像拜拜也不一樣，可能是我們自己家娘家的拜拜跟這邊不一樣。譬如說除夕拜天公，我娘家是沒有的。我們是住公寓型的，不好放鞭炮，都到廟裡。這邊是可能家裡有長輩，他們會到祠堂，在某一個人家的樓上，過年過節就會去那邊，過年完就掃墓，我們那邊是到清明節才去掃。所以南部娘家娘家是清明前後才掃。我夫家過年後就掃墓，很早，習俗不太同。因為還有長輩在，所以還輪不到我負責，就跟著做，拜拜就跟著拜，其他也很少去。現在家裡主事是公公，奶奶就念一念啊、準備東西啊。現在都是我公公管居多。（小陳姊 1979-）

族群	閩南族群（小陳姊的娘家）	客家族群（小陳姊的夫家）
除夕	無	除夕拜天公
過年祭祖	無	過年、過節於祠堂祭祖（祠祭）
清明掃墓	清明節前後掃墓	過年後就掃墓（墓祭）

表 8 小陳姊比較閩南與客家祭祀的差異表
資料來源 研究者整理

從小陳姊的口述當中可以發現，客家人對於祭祀活動較閩南人重視。其中比較特別的是祠堂祭祖和過年後掃墓這兩項，與閩南人有較大的差別。陳運棟（2007：212）提到客家人的家祭，是以家族為中心，緬懷先人，表達孝思，因此有堂祭、墓祭和祠祭⁴³三種。而小陳姊在客家家庭所經驗到的，正是後兩者。祠祭是在宗祠舉行，由族長統率族人祭祀；墓祭，也就是所謂的掃墓，客家人稱之為「掛紙」。掃墓的傳統由來已久，且閩客皆有，但客家族群的掃墓時間則與閩南人有所不同。陳運棟（2007：206）表示，客家人會在每年元宵後掃墓，並稱掃墓為「掛紙」，乃因為墓碑掛墓頭紙，后土掛金紙而得名。在1960年以後，受到社會變遷的影響，掛紙的時間則擴大為元宵後到清明節之間，皆可進行。如2013年王大姊夫家掃墓，便是在3月3日舉行（見圖43—圖46）。另一位報導人小王姊，則表示原生家庭和夫家對於祭祀態度的差異。她的原生家庭沒有特別的宗教信仰，也沒有拜拜；但是她的夫家對於祭祀活動卻是相當重視。小王姊表示：

他們家很傳統，非常傳統，就拜拜呀、拜祖先那些的。跟閩南人比較不一樣，比方說清明掃墓的時間，閩南是清明左右，他們是過年後就開始。我原本娘家也不拜拜，所以，要拜甚麼我都搞不太清楚。來這邊就跟著做，他們不會要求我，可是我不知道我這種想法對不對，因為他們就會說，萬一有一天他們走了，我先生就不知道會不會拜、怎麼拜。我就想與其這樣想，我婆婆為甚麼不好好帶他去拜一次呢，讓他學呢。他們都會跟我講，不會跟我先生講，我婆婆啦，我公公不會。我就覺得如果我婆婆對兒子有這樣的期待，妳可以問他妳願不願意這樣子做。妳就教他做，而不是妳自己去做，然後跟別人講妳擔心甚麼，妳看都是我在做，家裡沒有我不行。其實這是可以溝通的不是嗎？我們家都是我婆婆張羅，可是她可以跟我說，別人家都是男人去拜，然後我不知道，我覺得她們太婉轉了，婉轉到我覺得很生氣。不然妳就直接跟我講。妳不要這樣子做了，又跟別人討功勞，好像我們都沒有做這樣子，很辛苦啊。

⁴³ 陳運棟（2007：212）表示，堂祭，限於高、曾、祖、考四代，富有家庭多設有神龕供奉，次則懸掛祖先遺容，或設置靈牌，除四時節令及生日祭祀外，或於每年週忌之日拜祭，儀式肅穆；墓祭是在每年元宵次日到清明節，或10月朔日舉行，由家長率領各房子弟前往祖塋掃墓；祠祭，是指設有宗祠者，由族長統率族人致祭，禮節隆重。宗祠多有產業，每於祭祀時公議決定收之，以示公允。未設有宗祠的地方，邇來多開宗親會，以資紀念。

小王姊的夫家也是在過年後就開始掃墓，這也是她與小陳姊和王大姊共同的經驗。不同的是，小陳姊、王大姊家是由公公來張羅祭祀活動；在小王姊家則是由婆婆來籌備。從小王姊的口述中，可以發現婆婆期待唯一的兒子，也就是小王姊的丈夫能夠承擔祭祀活動，因為其他家庭都是男性來張羅。不過，婆婆未能與兒子溝通好，也讓小王姊頗困擾。

在第二章閩南媳婦的日常生活中，也提及王大姊在中元普渡時，前往公婆家進行祭拜的經驗，也是由公婆張羅好祭品，子孫們參與祭拜儀式。從訪談中，可以發現閩南媳婦都感受到客家家庭祭祀活動較為繁複，與自己原生家庭的經驗有所不同。王雯君（2005：79）訪問閩客通婚女性，提到客家受訪者覺得閩南夫家掃墓儀式簡單，但閩南受訪者則反應客家夫家家庭掃墓儀式隆重，且每年重要節日的祭祀相當繁瑣。在本研究中，與公婆同住的小陳姊、小王姊，及未與公婆同住的王大姊，都仍是由長輩來負責祭祀活動和祭品準備（如圖38，王大姊的婆婆親自做拜天公的鹹甜粿），而她們尚未實際參與準備，只需要配合即可。而小王姊的婆婆期待交棒給兒子，也反映出中國家庭社會對於父系傳承的重視。而客家家庭敬天祭祖的儀式能否在閩客通婚的家庭中延續，也將留待時間考驗了。



圖 37 王大姊的公公準備拜天公供品
資料來源：王大姊提供



圖 38 王大姊的婆婆做的鹹甜粿
資料來源：王大姊提供



圖 39 王大姊的婆婆準備供品
資料來源：王大姊提供



圖 40 拜天公供桌上豐盛的供品
資料來源：王大姊提供



圖 41 2013 年小年夜，王大姊一家與
公婆拜天公
資料來源：王大姊提供



圖 42 王大姊的女兒陽陽
資料來源：王大姊提供



圖 43 2013 年王大姊的孩子參與掃墓
資料來源：王大姊提供



圖 44 2013 年王大姊夫家掃墓
資料來源：王大姊提供



圖 45 2013 年王大姊的公公清理墓碑
資料來源：王大姊提供



圖 46 2013 年王大姊夫家掃墓祭祖
資料來源：王大姊提供

第三節 穿梭在閩客之間的女性

本文的五位報導人，因為婚姻而移動到頭份生活。她們除了居住地遷徙到客家人口更為稠密的地域環境之外；在她們的生命歷程中，也多了妻子、母親與媳婦等角色，與相應而來的責任和考驗。她們面臨了閩客生活文化的差異，但是在族群意識方面，卻與每個人各自原生家庭、及婚後的家庭結構有著密切的關係。

在社會學者王甫昌（2006：16-18）曾提到族群意識的產生具有三種元素：一是透過歷史經驗和文化特質區分而來的差異認知，二是弱勢者意識到自己的群體遭受到不平等遭遇的不公平認知，三是因為受到不平等待遇而採取集體行動的必要性認知。不過，上述的論述只能概略性地表達社會學者分析族群意識產生的脈絡，卻還不足以闡述族群意識萌生的過程。透過女性民族誌的研究，則能以更細微的角度來描述五位閩南女性面對族群差異的心路歷程。同時，筆者也發現閩南女性面對來自客家家庭而萌生的族群意識，未必一致。她們族群意識的強弱與否，與她們的家庭背景有密切的關係。尤其是她們雖然自我歸類為閩南族群，但是她們的生活背景其實不乏客家的元素存在，並非與客家完全絕緣。婚姻生活不只是夫妻關係的建構，還包含了婆媳、姑嫂、妯娌等姻親關係、客家家庭生活模式的適應等等。而這些因素都可能是激發個人族群意識強烈與否的關鍵。

以報導人小王姊為例，她婚前與客家文化的碰觸相對較少。但是婚後，她與公婆、小姑同居共食，生活在客家親族所建構下的日常生活裡。生活的節奏不是她個人可以隨心所欲的安排。她身為媳婦與母親的角色，在照育幼兒、承擔家務勞動上的責任是不可免除的；而她還必須獨自面對夫家親族不友善的態度、以及日常飲食的不習慣。婚後的生活處境，強化了她對於閩南族群的認同，也加深了她與客家族群之間的鴻溝。因此，當小王姊在與早餐店的其他閩南女性相處時，會因為彼此相同的族群與語言感受到安心，並欣喜於自己能在異鄉結識同族群的

女性。小王姊的例子，與王甫昌所言相呼應，王甫昌（2006）表示：

一個族群意識比較強的人，如果發現剛認識的陌生人與她有相同的族群背景，立刻會產生一種親切的感覺。而對待他的方式，就會和對待其他不同族群背景的陌生人不太一樣。（王甫昌 2006：19）

當然，其他四位報導人也經歷過閩客文化上的差異，但是她們的族群意識卻未必如小王姊般強烈。例如陳大姊並不會排斥嫁給客家人，但她的婆婆與先生則對於閩南人較有成見，覺得閩南人比較懶惰。但是陳大姊並沒有和婆婆同住，所以婆媳之間中較少有摩擦產生。加上陳大姊的鄰居大多是年長的客家人，很照顧陳大姊，也讓她更能融入客庄的生活。婚齡最久的蔡姊，因為在客庄生活多年，對於人情世故有較多的體驗，因此身為閩南族群的她，經常與結群夥伴分享客家文化與生活經驗。王大姊因為個人興趣，及感念婆婆對她的善待，因此學習客語，也盡力配合公婆家對於客家信仰的維護。但是她也強調自己並不會因為結婚而改變族群認同。小陳姊的母親雖然是客家人，但是她個人對於客家文化與語言的學習並不主動，反而認為不懂客語也可以是一種福利。由此可知，我們並不能簡化族群意識的產生過程為：族群通婚者感受族群差異，因而產生強烈的族群意識。

在劉宏釗（2011）碩士論文中所提及的客家婦女，其實有三位是閩南女性，她們在年齡、婚齡，及生活經驗上，可以和本文的報導人相互對話與比較。他的研究地點是在台中縣石岡鄉，一個以拓墾家族為中心，透過姓氏宗親發展而成的客家聚落。在這樣的傳統社會結構中，女性必須操持生活事務以外，也是祖先祭拜的執行者，還經常得承擔家內或社會結構的批評，無異議也無條件地轉化自己為客家族群身份。他提到這些閩籍女性在婚後的生活經驗：

小鋪內幾位原生家庭是閩籍的婦女，雖然也是成長在傳統結構的家庭裡，但是婚後要成為一位客家媳婦，不僅要入境隨俗，更要讓自己轉化成為一位客家人。針對於客家地區生活的觀念與方式，也要花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來適應與融入。婚後生活上文化差異與文化認同的撞擊無時無刻不斷的發生。婦女在日常的生活裡，要放棄原生家庭的習慣，無條件、無異議的接受配偶與家族的生活方式，以及與伙房社會的規範機制。不成文的規範瑣碎到曬衣服時要男上女下分別竹竿晾曬、早餐要吃乾飯、用餐的順序與座位、每日祭拜祖先的儀式等等細節，都要謹守分寸，依時依序。（劉宏釗 2011：200）

劉宏釗的論文是以六位女性在遭遇 921 地震後，為生活所需而經營傳統美食小舖為主軸。六位報導人中呂媽、林媽，及江媽是閩南人，其中的呂媽和林媽的先生為客家人，江媽的先生則是閩南人。不過文中對於呂媽和林媽的族群意識，並沒有太多的著墨。作者僅提到嫁給客家人的呂媽，婚後不習慣客家伙房和信仰，以及婆媳、夫妻的教育觀和價值觀的差異。但是呂媽和林媽，在嫁入客家家庭後，也練就了她們的客語能力。

劉宏釗論文中的閩南女性	出生年代及學歷	主要使用語言	本研究中的閩南女性	出生年代及學歷	主要使用語言
江媽	1950 高中畢	閩	蔡姊	1971 高中畢	閩、 能聽說客語
林媽	1951 高中	閩、客	王大姊	1971 二專畢	閩、 能聽說客語
呂媽	1965 大學	閩、客	小王姊	1976 大學畢	閩、 能聽說客語
			陳大姊	1978 二專畢	閩、能聽懂部分客語
			小陳姊	1979 大學畢	閩、能聽懂部分客語

表 9 劉宏釗碩士論文與本文的閩南族群報導人出生年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相較之下，本研究五位報導人，平均年齡都比劉宏釗文中的三位閩南女性年輕 20~30 歲。她們所處的環境與工作機會，也不如石岡鄉傳統農村般的封閉與

傳統。同時，她們的生活也平穩安定，並沒有如石岡婦女曾經遭遇震災的重大變故。因此可以說，她們在客庄生活的歷程才正要開始，也還在調適自我為人妻、為人母，與為人媳的角色。而劉宏釗所言，石岡鄉的閩南女性「要成為一位客家媳婦，不僅要入境隨俗，更要讓自己轉化成為一位客家人。」這樣的言論對於本文的報導人，現階段未必能夠認同與接受。但是試想在多年以後，當穿梭在閩南與客家生活之間的女性，在客家家庭文化耳濡目染下，族群差異的印記是否還鑲嵌在於個人心中，或是早已隨著長久的族群接觸而淡化，也未可知。



第四節 小結

本研究中的報導人，在地緣關係與親屬關係上，都有客家元素的生活背景。因此，她們的「閩南」身份其實不是那麼的純粹。但是當我與她們討論到閩南與客家的族群差異時，卻發現她們在個人的族群認同上，都是選擇「閩南」族群身份，即使是閩客通婚的第二代。日常生活中，閩南與客家的差異性確實存在著，不過，對於住在頭份將近二十年的蔡姊，卻是五人之中，對於閩客差異談得最少的一位。她覺得閩客族群就是個性不同，但其他日常生活方面，她表示並沒有特別的印象。但是在我幾次的田野訪談中，我也發現在客庄生活久了的她，其實很常以自身經驗，陪伴著其他報導人度過客庄生活的適應期。

王雯君（2005）探討通婚對於女性族群記憶的形塑。她認為受訪者的論述都不脫離祖先紀念儀式、生活飲食，及語言使用等方面。而我從閩南媳婦的敘事中，則歸納出她們所感受到的族群差異，主要是表現在個性、性別、飲食習慣、語言，及祭拜活動等方面。語言的隔閡，是閩南女性進入客庄最直接遭遇到的問題，但是她們卻沒有因此而投入學習客語的行列，與王雯君（2005）的研究結果相似。閩南媳婦在婚後雖然有學習客語的環境，但是日常生活中卻因為能與長輩以國語溝通，不會客語，也不致於影響生活，所以認為沒有學習的必要性。而以王大姊為例，她是在搬離公婆家，與婆婆關係有所改善之後，她才開始有學習的意願。而小王姊、陳大姊、小陳姊，及蔡姊都是因為生活在客庄耳濡目染之下，大致都能聽得懂客語。但是小王姊卻堅持不願讓公婆知道她學會了，而小陳姊則認為不懂反而更好，即使被批評也不會有所感覺。在她們的描述中，可以發現學習客語的意願，與個人能力沒有太大關連，反而是決定於她們與夫家親屬的關係的好壞與否。

而在閩客的族群性格方面，報導人從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客家族群的勤勞、節儉，但有時也不免也直接以小氣來表示。而閩客的差異並不是只存在於閩南媳

婦的心中，從她們的敘述中，也發現如陳大姊的婆婆也曾經表達對閩南女性懶惰的看法，而陳大姊、王大姊的先生也會批評閩南人浪費、懶惰。閩客的金錢觀有所差別，但是她們並沒有特別表示閩客不同的金錢觀，會使生活難以適應。主要是因為夫妻相處仍會找出適應之道，而且她們與上一輩在財務上都是各自獨立，所以也較不會因此產生摩擦。

客家女性的勤儉刻苦，在年長的婆婆身上表露無遺。例如王大姊的婆婆常常會自己種菜、製板；陳大姊的婆婆會幫忙部分家務，協助照顧兩個孫子；小王姊的婆婆則是每天負責料理午餐和晚餐。而王大姊的婆婆以夫為尊的態度也影響了女兒對待丈夫的態度。因此，達哥也表示，覺得自己的姊姊對待姊夫和王大姊對待自己的態度上有所差別。

我也發現五位報導人的先生都會與妻子在家務勞動方面分工合作。以小陳姊為例，她因為工作經常必須晚歸，所以先生都會先到保母家接小孩，並且料理家務。陳大姊的工作必須輪班，所以當她沒有休假的時候，先生也會先把家事處理好。王大姊表示，她們會對先生有所要求，而不會默默承受所有的工作。因此，在客家家庭中，性別對待也有世代上的差異。勤勞的客家婆婆，也願意提供自己能力所及的勞務來幫助晚輩。報導人對於婆婆的好感更甚於公公，主要是感受到婆婆對於家庭勞務的付出。客家家庭上一代男尊女卑的觀念，也讓她們對於一直辛苦工作的婆婆較為心疼，對於高高在上的客家公公則是敬而遠之。以小王姊為例，她曾經有與丈夫發生過爭執，但因為婆婆的挽留才沒有離開。小王姊對於閩南和客家雖然有強烈的區分，但是她卻覺得婆婆對待她，比自己的媽媽還好。⁴⁴

⁴⁴小王姊談及曾經與丈夫發生的衝突：我跟我先生吵架，那時候吵到快離婚了。因為我婆婆對我很好，所以我自己覺得我對她是比我對我自己親生媽媽還好，她講什麼我都聽。那時候就是很生氣，我帶著大的想要離家出走，想回台北，因為他從小就我帶的，只肯跟我，我婆婆怕萬一我跟我老公吵架，我又要帶著小孩子走怎麼辦？因為小孩子很黏我，都不跟他們。所以她就說好吧，那你來幫忙我，就讓我道她的檳榔攤工作，我領她薪水。如果我當初沒有嫁來這邊，你叫我去賣檳榔，我會覺得很奇怪。因為我嫁來這邊，我家就是賣檳榔的，所以就不會奇怪。我在檳榔攤工作有自己的收入，但我也還是有跟我先生拿一些生活費。因為那時候小孩子在讀幼稚園，如果我去做一般的工作，沒有辦法配合小孩放學接送的時間。所以我婆婆就說沒關係，只要小孩子在，就讓我就照顧小孩子，這樣的工作條件對我來說很好，也不會影響到我跟小孩相處的時間。

在飲食方面，鹹香油的口味是閩南媳婦對於客家食物最主要的印象。林淑容（2007：172）也提到飲食習慣和族群認同的緊密關係。客家族群透過飲食烹調來傳遞客家的特色；不過對於非客家媳婦而言，鹹香油的特色，反而是一種區別族群的標誌。此外，客家家庭裡的婆媳關係，也展現在廚房領域的活動進行上。根據我的訪談，與公婆有同住經驗的小王姊、小陳姊，和王大姊表示，她們的婆婆或公公是決定家裡飲食料理食材與口味的主導者，但她們都是負責廚房的清潔善後等。只有蔡姊是全權負責飲食料理，不過也是因為她的公婆都已往生，而奶奶年紀頗大之故。

祭祀活動方面，報導人表示閩南和客家對於掃墓時間的安排有所不同，且客家家庭的祭祀活動也較為隆重。而家庭內的祭祀活動大多由長輩來主持，閩南媳婦僅屬於配合的角色。如小王姊所言，婆婆期待能夠接手家庭祭祀的角色是兒子，而並非媳婦，也展現出父系社會的特色。

本章藉由訪談，了解閩南媳婦在客家家庭中的生活與互動。她們在婚前有接觸到客家文化的機會，但實際生活在客家家庭裡，仍舊有感受到族群在在性格、語言、飲食習慣、祭拜活動等方面的差異。在她們日常的聚會中，我發現她們其實很在意如何照顧家庭、照顧子女，並且了解與客家家人相處之道。她們經常透過聚會或聊天分享個人心得，也藉此排除生活壓力。在下一章，將透過對她們的結群活動的觀察，來探索閩南媳婦內在情感的需求。

第四章 閩南媳婦的早餐幫結群

Kottak (2009: 351) 表示，人的社會世界裡有兩種主要類別的人，也就是「親人」和「陌生人」。而透過「婚姻」，可以將陌生人轉換為親人，從而創造自己與政治的聯盟關係、姻親關係。經由外婚制，人類在自己所屬的群體之外尋得先生和妻子，擴大了自己的社會網絡，也多了必須承擔一群姻親的責任。對於從夫居的女性而言，女性必須離開熟悉的社群，與先生，及其親人共同在先生的村莊中，扮演媳婦、妻子，與母親的角色，直到終老。她可能感受到疏離，以及來自夫家的差別對待，因而感受到不愉快。

婚姻與移動可能使女性中斷了原有的社交網絡，但也可能因而開啟了另一種新的生活場域。因應生活網絡的改變，重新建立新的人際網絡有其必要性。吳孟潔 (2006) 以遷移中國的台商配偶為例，表示台商配偶面對遷移生活的孤單與不適應，卻透過網路社群的參與，在異地建立起新的人際網絡。黃圓惠 (2012) 表示，不同世代的印尼客家女性，因為跨國婚姻，而定居北台灣；又因為同鄉及親屬關係，產生親密的人際關係，也是日常生活中情感的依賴。劉宏釗 (2011) 則表示，客家女性透過工作群組的經驗，產生集體內在凝聚力，並得以展現女性主體性的實踐。由此可知，參與團體、勞動，可能促使結群的產生。在某些地區，女性結群則與當地文化有密切的關連，如王智珉 (2005) 探討阿美族社會中，女性建立結拜的擬親情感，並且產生制度化的傾向。

在我的研究中，五位報導人年紀相仿、語言相通，因為結婚而移動到頭份。她們除了面對夫家生活秩序、子女照顧，及家務勞動以外，也因為早餐店而建立了女性的聚會結群。她們的結群是如何進行，人際網絡如何維持，又對她們的生活產生何種影響？在本章中將討論五位報導人結群的過程與感受。

第一節 如何「結」群

群之所以形成，主要來自於「人」的凝聚。以下分別透過五位閩南媳婦的敘述，來了解她們當初結群的過程。

小王姊（1976-）

小王姊與先生當初從台北搬到頭份夫家居住，一方面是忙碌的工作使她無暇顧及孩子、陪伴孩子成長；另一方面，她們希望節省台北租屋費用。不過，婚後的生活處境卻令她感到孤單。她回想起當初的自己：「以前沒去早餐店的時候，我在這邊也沒有朋友，發生甚麼事好像孤立無援。」小王姊帶兒子去幼稚園的途中，會經過早餐店，因此，地緣關係是她進入早餐店最初的原因。但之所以與其他報導人在早餐店產生聯繫，還有其他因素。

我那時候只是單純地去早餐店吃早餐。我剛去早餐店的時候，我也沒有跟任何人講話。可是我在那邊吃的時候，我會聽她們講話。我從來沒有想要參與，或是插嘴。不過，有時候我的心裡也會想著「對、對、對！我也覺得是這樣子。」後來有一次是王大姊跟蔡姊講到孩子的問題，我就覺得真是太認同了，認同到我都開口講話。所以王大姊算是我在早餐店認識的第一個朋友。其實，在那次之前，我已經去過好幾次了。（小王姊 1976-）

地緣關係是小王姊最初進入早餐店的原因。但想法的認同，是促成這段結群的重要關鍵。小王姊與公婆雖然分住不同樓層，但是兩代之間處事態度不同，讓她婚後生活備感壓力。但是早餐店結識的女性，卻讓她的壓力有了抒發的管道。

小王姊說：

我每天在家裡，都覺得心裡很緊繃，沒有辦法跟別人說。這是我先生也不了解的心情，因為這裡是他的原生家庭，他在這邊長大。我們在不同環境、不同世界長大，他覺得理所當然的事情，我會覺得為甚麼是這樣。

我在早餐店可以有談話的對象，而且她們跟我有同樣的處境，一樣的問題，一樣的背景來的。（小王姊 1976-）

小陳姊（1979-）

小陳姊每天上班都會經過早餐店，因為早餐店就在她家附近。在她與蔡姊熟稔之後，她成為早餐店的忠實顧客。她也透過蔡姊，認識了其他報導人。小陳姊說：

我出門上班，一定會經過早餐店，所以是地緣關係去買，然後就慢慢認識一些朋友，後來甚麼話題都可以聊。我大概認識她們（另外四位報導人）有兩三年有了。她（蔡姊）應該給我個全勤獎啊，我天天去好不好。我不去跟她買，會對不起她。我禮拜六也去，除了禮拜天店沒開呀。我去早餐店就就多了一些朋友。我以前在這邊沒有朋友，認識她們以後，跟她們出去，就多了朋友的關心，也還不錯。我遇到很煩的事也可以聊一聊，可以分享。（小陳姊 1979-）

陳大姊（1978-）

陳大姊在婚後與先生共組小家庭，地點就位在早餐店附近。身為職業婦女的她，通常是到早餐店外帶早餐；只有在休假的時候，才能到早餐店與其他報導人聊天。她之所以會到早餐店，剛開始是因為地緣關係。而除了距離住家頗近以外，食物的美味也是她選定這間早餐店的原因。後來，她因為蔡姊而認識店裡的其他常客，也就更常出現在早餐店了。她說：

我已經忘記是甚麼時候來早餐店了，但這裡是我平常會路過的地方，我家就在這附近，走路大概十分鐘左右久會到。我最開始認識是蔡姊，我有時候會坐在這邊用餐，後來認識了，就固定會坐著吃，慢慢就認識其他人。我來早餐店一開始是因為距離近，其實我們家後面也有早餐店，但我喜歡吃這邊的口味。後來留住我的原因，除了食物，還有蔡姊、和其他姊姊。如果我跟老公相處有不愉快，或者自己心裡有甚麼不舒服的感覺，來這邊姊姊們會給我一些建議，就比較不會鑽牛角尖。（陳大姊

1978-)

王大姊 (1971-)

王大姊在懷第二個孩子時，是擔任某公司副理的職務。不過，她與先生為了顧及兩個孩子的教育，所以她決定成為全職家庭主婦。她表示，當初會去尖山下早餐店，是因為鄉下地方並沒有多少早餐店可選擇，而尖山下早餐店距離公婆家和孩子的幼稚園很近。地緣因素是她當初去早餐店的主要考量。後來，王大姊與蔡姊熟識，則是因為她在早餐店會待上較久的時間，所以多了與蔡姊和其他客人聊天認識的機會。

在我兒子快一歲的時候，我才帶他去早餐店。他可以自己坐腳踏車後面的椅子時，我才敢騎車載他出門。其實鄉下的早餐店也沒幾間。我就繞繞繞，前面有一間早餐店，後來又看到這一間。我去了幾次，才認識蔡姊。我有時候在早餐店待的時間會比較久。我想說出來透氣，才會在那邊待久一點。店裡那段時間比較沒客人，我跟蔡姊就會聊天，我們就是因為這樣認識。其他人（指其他報導人）是因為她們都固定在那裏買早餐。我算是後來才加入她們。我在店裡吃，又待了久一點，才被她們認識。我們不是買了早餐就走，我們都會在那邊停留一會。(王大姊 1971-)

王大姊表示，她出門吃早餐的時間不長，而且花費不多。而吃早餐是很合理的外出理由，公婆不會過問太多。而早餐幫的女性同為母職、媳婦的角色，加上聚會時間都是先生上班、子女上學的早上時段。她們無須刻意安排，也不會影響到家庭生活，這也是早餐幫得以形成的原因。

吃早餐算是一個很正當的理由，也許我心理潛在的因素是利用早餐去做我想要做的事，就像剛剛講喘息的空間，但我只跟公婆表示要出去吃早餐而已。(王大姊 1971-)

蔡姊 (1971-)

在蔡姊的印象中，會到早餐店裡久坐、聊天的，大多是帶小孩的媽媽們。接送小孩上學之後，返家之前的空檔時間，這段時間是女性暫時沒有孩子和家人的牽絆，暫時沒有家務勞動的壓力，可以真正屬於自己的時間，而早餐店則適時地提供了一個暫時脫離家庭的空間。她在頭份經營早餐店已有十六年的時間。對於在早餐店裡結群的產生，蔡姊表示，這並不是第一次。細數過往的回憶，她記得前前後後應該有四屆女性的結群聚會，而且閩南族群、客家族群兼有。彷彿不知不覺中，常來店裡的媽媽們就會形成一個具有默契與情感的團體。而本研究中的其他四位報導人，正是她的第四段早餐店情誼，並且正在進行中。她說：

我八十六年開始經營早餐店，以我自己來講，你堂姊她們（王大姊及其他三位報導人）應該是第四屆了。因為有一些客人在這裡待一段時間，可能因為某些因素會離開，就沒在這邊，就像你姊姊這樣⁴⁵。絕大多數是帶小孩的媽媽們，大家在這裡坐一坐，覺得合得來，就會一起出去喝個下午茶，聊聊個人的事情。（蔡姊 1971-）

在其他四位閩南媳婦的訪談中，可以發現她們都是先與蔡姊認識，才又透過她認識其他的閩南媳婦，對於自己這樣的角色，蔡姊笑說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那麼重要，她不過是對來店裡的客人付出關心罷了。蔡姊和其他閩南媳婦經常在店裡閒聊，久而久之，被其他客人冠上「早餐幫」這樣的稱號，來標誌她們這一群女性。

早餐幫，我以前沒聽過啦，都是她們在講而已啊，陳大姊她們說的。她們有時候會問我說今天誰有來，有來店裡就停下來聊一下，進來聊天不一定就要進來吃東西，會變成是這樣的情況。就算進來沒買東西，我也沒關係，就看到你很好，我也很高興。早餐幫形成，跟我有很大關係，這我就知道了，哈哈。我會比較把客人的事情當作自己的事在關心，

⁴⁵ 我的堂姊王大姊，原來與公婆同住在早餐店附近，而且小兒子也就讀早餐店附近的幼稚園。王大姊搬家之後，因為孩子就學的緣故，仍舊每天開車接送孩子到幼稚園，因此也每天到早餐店聚會。在筆者進行田野調查的第二年，小兒子從幼稚園畢業了，進入住家附近的小學就讀，所以王大姊到早餐店的頻率也減低，但是與蔡姊和其他報導人仍透過電話與網路連繫。

如果一開始就話不投機，就不會繼續。那你覺得話很投機，就會彼此付出一些關心。如果話不投機，就是我賺你口袋的錢，你來吃了我的東西，大家就是交易買賣。（蔡姊 1971-）

不同於一般社交場合，陌生的雙方會交換姓名及個人資訊，在早餐店中，閩南媳婦們卻是透過聊天，直到熟識後，才詢問對方如何稱呼。因此，其他閩南媳婦的名字，可能在與蔡姊閒聊時早有耳聞，但只聞其名，不知其人。蔡姊說：

一開始認識也都沒有特別介紹，所以也不知道誰叫甚麼名字。後來聊天就聊起來，久了就會問，就會知道名字。（蔡姊 1971-）

結群的產生，來自於彼此的關心與付出。除了在早餐時間的聚會以外，蔡姊表示，閩南媳婦們也會彼此以電話、電腦網絡等方式相互聯繫，聯絡情感。

像這樣來來去去的組成，你能不能跟她經營長久，可能也要看個人啦。有沒有私下聯絡啊，也是看個人，有沒有彼此共同的話題啊，有話題才會聊得久。大家觀念差不多的，才會聊得來。（蔡姊 1971-）

女性的聚會對於蔡姊而言，並不是第一次，卻是她生活在客庄多年來，結交朋友的主要管道。由於早餐店規模小，不像大規模的一般公司行號同事繁多，或者必須時時向外界拓展人脈的行銷業務工作。她認識人的管道，主要就是顧客和送貨的廠商。

我認識的朋友，絕大多數都是來自早餐店，不然就是合作的廠商，因為我做很久了。我從別的地方認識新朋友機率就很少。早餐店除了賺錢，就是交到這些好朋友，很值得，而且我也很喜歡我的工作，因為我交到很多好朋友，去職場上班不一定能這樣。你遇到甚麼困難她會跟你說話，別人有甚麼事，你也能幫她處理，在職場上很難這樣。在這邊，我們就是大家都是交朋友。你職場上不見得，有利益衝突吧。所以我很喜歡我的工作，是客人照顧我，是她們照顧我，我才可以一直在這裡，大

家互相啦。(蔡姊 1971-)

五位報導人因為婚姻而移動到頭份，使得她們的工作和人際網絡也受到衝擊。如小陳姊曾表示，「我以前在這邊沒有朋友」、「我同學都說我嫁太遠，很難碰面。」最初她們與早餐店產生連結，只是因為早餐店鄰近她們各自的住家，具有地緣關係上的方便性。但在她們熟稔之後，早餐店滿足了她們飲食上的需求，更提供她們了聚會的場所。她們透過言談，建立夫家親屬以外的人際關係。小陳姊說，「認識她們以後，跟她們出去，就多了朋友的關心，也還不錯。我遇到很煩的事也可以聊一聊，可以分享。」正說明了早餐店的聚會之於報導人的意義，建立在友誼與女性的談話。這與王智珉(2005:100)所言，「(阿美族女性)跳脫親屬之外，向形同親人與親密友人一般的結拜姊妹訴說心情，則可以在信任的空間下獲得舒坦的心境。」相互呼應。接下來的章節，將走進早餐店裡，描述報導人的言談與互動，並且討論女性結群的活動內容。

第二節 女人的閒聊

簡美玲（2009：23）在苗人村寨的親屬研究中，曾引用 Harvey Sacks 的演講內容：「想瞭解人在做甚麼，就是去聽、去看他們說了甚麼，或不說甚麼，以及在特定時刻，以特定方式，說了甚麼話。並試著去瞭解這些語言行為，因為行動本身可能就是答案。」並且說明「參與」和「輪流」將使會話的行動、形式與結構的關連，以及行動者和脈絡形成的討論，成為可能。在筆者進入早餐幫的聚會中，也發現閒聊正是她們之間最頻繁出現的活動。當她們一出現在早餐店，就是閒聊的開始。報導人有時扮演聽者，有時扮演說者。她們的家人往往也成為她們閒聊話題中的話題。而當筆者與她們同處一個空間之中，經常是聽者的角色，但有時對於較感興趣的話題，也會插入幾句話。五位報導人原來是素不相識的，但是她們透過參與與輪流說話，進而分享生活、交換資訊，並且建立情誼。因此，在本節中，將根據早餐幫閒聊的語言、話題來進行討論，以了解閒聊在結群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閒聊的語言使用

在第三章第二節中，提到「語言」是報導人的婚姻生活中一項明顯的族群差異。而在報導人的閒談中，語言又是扮演何種角色呢？以訪談而言，筆者是以國語發問，而報導人也幾乎都是以國語來回答我的提問。但是她們偶爾也會穿插幾句閩南語於談話之中。例如筆者在早餐店訪問蔡姊時，她幾乎都是以國語回答我的問題。但是有一次訪談中，有早餐店的食材供應商打電話來，剛開始蔡姊是以國語回答，但沒過多久就開始與閩南語回應對方，「我欲轉去看敢有比你較俗無，若無較俗，我就無愛。」（閩南語發音為 guá beh tńg khi khuànn kám ū pí lí

khah siòk bô , ná bô khah siòk , guá tō bô ài⁴⁶ 。)

二、閒聊的話題

報導人聊天的話題，大多是與個人家庭切身相關的內容，例如與丈夫之間的相處、與公婆之間的互動，或者是子女的教養。她們雖然都是住在早餐店的附近，但彼此居住地之間仍有段距離。在早餐店聚會時，她們的閒聊也與一般鄰里關係的問候與閒話家常有所不同。她們的話題比較深入，偶爾還會談及夫妻間私密的互動。例如曾經有一位報導人表示，晚上睡覺時，自己的左右邊各躺一個孩子，上面又還有一個老公要應付。而當她們在家庭中感受到委屈時，早餐幫的成員也會提出意見，來協助當事者整理思緒。例如陳大姊表示自己與先生有意見不合時，可以透過其他報導人的分析，讓自己換個角度思考。而王大姊也表示她們的談話，不外乎討論和公婆及先生的相處問題。她表示：

早餐店的朋友都還蠻正向的。有時我一個人在想事情會轉不出來，跟她們講講，本來很生氣的，會變得稍微緩和，也就沒那麼生氣了。像我跟我老公吵架，她們有時候會說，「這件事情，其實妳不用那麼生氣，因為不見得妳都對，妳先生應該是怎麼樣想的。」因為她們的提醒，我才會想到我先生的感覺可能是如何，所以我就會比較釋懷。對我來講，這些朋友很正向，觀念也很好，所以很值得在一起。

類似的情境，也發生在小陳姊身上。她說：

我們都是嫁到客家的媳婦，也因此比較有話題。她們（其他報導人）對家裡的一些大概都雷同，每一家有每一家的故事，但狀況會比較像，因為習俗都一樣啊。像過年後就開始拜拜啊，有的是跟婆婆住的，聽到婆媳的問題等等，幾乎都差不多雷同。從婆媳問題到搬出來自立門戶，都

⁴⁶ 閩南語讀音參考教育部台灣閩南語讀音常用辭典。網址為 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index.html（2013年2月18日）

有看到，這也不錯啊。（小陳姊 1979-）

她們的閒聊話題，主要是以報導人與家庭成員的互動為主。但是除了報導人個人之外，沒有現身的親屬與家族，也經常被包含在閒聊的話題之中。例如以下這一段摘錄自 2012 年 7 月 26 日的田野筆記。

今天下午，王大姊的孩子要上烏克麗麗課程。她的堂姪兒和堂姪女也要來頭份一起上課。因此，王大姊告訴我和蔡姊，她要先離開早餐店，開車到竹南火車站接兩個孩子來這裡。蔡姊問王大姊是誰要來玩，王大姊說，就是打架的兄妹！原來七月初時，他們兩兄妹曾跟著王大姊來早餐店，卻因為一言不合就打起來，嚇得蔡姊急忙阻止。蔡姊一聽到王大姊要帶這兩個孩子來店裡，急忙說，這次應該不會再發生流血衝突了吧。（摘錄自田野筆記 2012 年 7 月 26 日，見附錄 4）

在早餐幫的對話中，可以經常聽到她們談著「我先生」、「我公公」、「我婆婆」、「我兒子」、「我女兒」等家庭成員的角色，或是討論某些事情或活動的處理方式。因此，她們平日閒聊的話題並不僅只於個人的情感需求，關心的層面還包含著沒有現身於早餐店的其他家庭成員。徐霄鷹（2006：143）提到女性與男性將交換信息做為交際基礎時，持有不同態度。她引用蘇珊·王·斯考倫與羅納德·斯考倫的說法，表示：「男性所認為的信息是我們所謂的公共事務或新聞，而女性所謂的交換信息，看起來與她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更為貼近。」在本研究中，報導人雖然參與家戶外的結群活動，但是透過她們所關心的話題，總是不離家庭。因此，她們的結群也可以說是將個人活動空間的向外延伸。在下一節中，將進一步討論結群與報導人的空間需求。

第三節 私密的談心空間

畢恆達（2004：84）曾提到在台灣民眾的價值觀裡，家庭對於男性與女性，具有不同的意義。他表示：

在我們的社會價值觀之下，一個男人只要有一份正當職業，晚上回家吃晚飯，就已經是一個好男人，這個家就算很美滿了。至於其間的互動、溝通，都不足為外人道。家庭對某些婦女而言，其實並不是一個自由的空間，因為她不能真正的隨心所欲。

家，是家人同享親情、共同生活的處所，但也可能是壓力的來源之一。以小陳姊為例，她自己經營美容沙龍，而且客人是採預約制，時間調配上具有自主性。而平常上午時段很少安排客人預約。因此小陳姊並不需要一大早就出門，但是她卻選擇到早餐店裡坐著，直到中午。她說：

我的工作其實不用那麼早出門。早餐店裡如果沒有客人，我就坐在那邊聊，聊聊心事，也聽聽別人的心事。我即使沒有客人還是會出門，因為我要假裝上班啊。（小陳姊 1979-）

小陳姊的家庭成員除了先生、兩個孩子之外，還有公公和奶奶。她曾經被奶奶要求不可以睡太晚，當媳婦要有責任感等等。她表示，以前曾經為了達到奶奶提出的要求，所以早上七點就坐在客廳等奶奶起床。但是過了一段時日之後，她發現奶奶其實也很晚起床。後來她認為自己實在無法事事都達到奶奶的要求，索性早上就出門，到早餐店與蔡姊和其他報導人聊天，直到早餐店打烊，才到新竹上班。對女性而言，擁有一個能夠暫時離開家庭私領域的空間，有其必要。徐霄鷹（2006：146-147）提到女歌手和聽眾喜歡的老人山歌會，是一個開心的、自由的、開放的「聊場」，要聊就聊，不聊也沒甚麼，如此的自在。其他封閉的農村

婦女則是以敬神的名義，在參加宗教活動之餘，也在寺廟庵堂、童身的家、姊妹的家等場域進行社交活動。女性需要一個暫離家庭、放下家務的實質空間。王大姊提到她當初踏入早餐店的心情，她說：

我主要是在早餐店透氣，因為我也沒別的地方去。我不可能離家太遠，萬一有事，要趕快回家也沒辦法，會被公公和婆婆發現。所以我利用那短短的早餐半小時透氣，在那邊抒發心情。因為她們（其他報導人）不認識我公婆，我也不認識她們的公婆。雖然聊天久了，她們還是會問妳住哪裡。不過，可以放心的一點是我們不會說出去。一開始我們不可能聊這個，但久了就會知道對方姓甚麼，因為我們已經建立信任感了。等我們彼此熟了之後，才會把最私人的跟家庭之間、跟公婆之間、老公之間才會說出來。為甚麼呢？因為我們嫁的夫家都在早餐店的附近。那鄉下地方最怕就是八卦⁴⁷，那假設妳今天在這裡講一些私密的事，很怕被講出去。所以一開始都不會太快加入。我很怕談話內容會傳到公公婆婆耳裡。所以我們會在一起，信任很重要。直到妳信任，妳才會掏心掏肺。（王大姊 1971-）

如王大姊所言，在早餐店裡，她們經常談著與公婆、先生、子女相關的話題。對個人而言，是心情的抒發；然而，在旁人眼中，也可能是三姑六婆的閒話家常，或是嚼舌根、道人長短、散播謠言等負面評價的行為。五位報導人住家與早餐店距離很近，各個家庭的人際網絡上也可能有所交錯，因此，她們的結群必須建立在相當的信任基礎上，才可能進行。然而，在我的觀察與訪談中，我認為五位具有一定的教育程度的報導人，她們其實是輪流扮演傾吐者與傾聽者的角色。而早餐店的空間意義在於這裡能使她們暫時卸下家務，也能夠放下「媳婦」、「妻子」、「母親」等背負著期待與壓力的身分，而純粹可以以「個人」現身。

簡美玲（2009：24）在研究貴州苗族的情感與婚姻一文中曾提到，「姑娘的感情世界是一定不對父兄說的，真正的情感也不對母親、姊妹說。通常只會與自

⁴⁷ 根據教育部重修國語辭典修訂本表示，八卦意指閒言閒語，道人長短之意。本為香港地區的流行用語，後臺灣地區亦沿用之。參考網頁：<http://dict.revised.moe.edu.tw/>。另外，政大社會所吳毓淳的碩士論文也以學術的觀點探討八卦（gossib）的定義。他表示八卦原為十一世紀猶太教的宗教儀式，指

己較親近的姑娘談。」筆者發現報導人也有類似的情況。她們有些委屈不告訴母親，是不想讓母親擔心；有些委屈不告訴親姊妹，是想為伴侶在親屬之間多保留一些面子；有些委屈不告訴朋友，是覺得說了，她們也不懂。而早餐店的結群女性，則因為在家庭中的角色相似、年紀相仿，也同樣身處在客家氛圍的頭份地區裡，因此相處更有默契。更特別的一點，是這個專屬女性的談心空間，她們並不想與先生參與，不想讓公婆分享。王大姊表示：

其他人的老公反正都知道他們的老婆會在那個地方，就這樣而已。因為我們也想保有一些隱私吧。我不想讓我老公跟她們（其他報導人）太熟悉，這跟朋友之間好像又不太一樣，我這好像是私密空間，他可能會聽到我講誰誰誰，但是他並不認識。我也不會讓公婆特別了解我的社交生活，有時候我還會刻意不讓他們知道。假如我跟蔡姊出去，也不會跟公婆說。我覺得早餐店好像是我的秘密基地，我不會讓公婆知道我的狀況。早餐店就像是一個喘息空間，我不會讓他們進來。尤其是我講的話題都常是他們，我怎麼能讓他們知道。（王大姊 1971-）

在我的訪談中，五位報導人都表示，自己的先生知道她們有一群在早餐幫認識的朋友，也知道這些女性友人的姓名。她們也都知道對方的先生是如何稱呼，以及個性、工作等基本概況。但是，她們並不希望自己的先生現身於結群聚會之中。倘若丈夫加入，她們可能較無法舒坦地訴說心情。相對於王智珉（2005：99）研究的阿美族女性結群，則是有不同的情況產生。阿美族女性的先生，熱衷於參與妻子的結拜聚會，尤其是餐食聚會。女性因為同屬親屬網絡，且結拜內容往往關係到公共事務的討論，所以先生的參與可以提供較多的意見，和人力上的協助。男性在參與討論之餘，仍舊會保留一個私密空間給結拜的女性們。女性可以在餐食聚會後，親暱地聚在一起談心，以延伸女性之間的私密情感。

由此可知，早餐幫成員談著家庭，卻又刻意地不讓家庭其他成員參與，界線分明。她們視早餐店為專屬個人的私密談心空間，擴大了「家庭」以外的生活領域，也建立了夫家親屬網絡以外，專屬於自己的社會關係。

第四節 閒聊以外的活動

本文中的報導人，除了早晨的聚會閒聊之外，她們有時候也會等蔡姊早餐店打烊之後，相約一起去逛菜市場、一起吃午餐，或是一起搭火車到新竹市逛街。在 2012 年，筆者也曾經參與了她們的一場午餐聚會（見圖 32、33）。她們聚會的動機是為了慶祝一位共同朋友李姊⁴⁸的位在竹南鎮的新居落成。當筆者與王大姊連絡時，聽聞她隔天要參加聚會，便主動提出請求，希望可以參與。當天，筆者從新竹搭火車至竹南火車站，而王大姊（筆者的堂姊）到車站來載我，一起前往李姊家。聚會的餐點是由王大姊訂購頭份鎮一間知名餐廳的 pizza，再由蔡姊取餐，拿到李姊家中。餐點的費用，則是由大家均分。參與聚會的有主人李姊、李姊的兒子（大約 1 歲 4 個月左右）、蔡姊（見圖 47、48）、陳大姊、陳大姊的小兒子（大約 11 個月大，見圖 49），以及筆者。聚會當天，小王姊因為小女兒（大約 11 個月大）發燒，所以沒有出席；而當時小陳姊則已遷居回屏東。聚會當天而我們抵達的時候，陳大姊已經帶著小兒子在李姊家的客廳裡泡茶聊天了。透過聚會，筆者也觀察到她們對於彼此的熟悉與關心（參考附錄 4 之早餐幫的聚會）。



圖 47 早餐幫的聚會 1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⁴⁸ 李姊，也是早餐店的常客之一。來自南投縣的李姊，父母親皆為閩南人，與家住苗栗的先生結婚後，才搬到造橋。李姊原先與婆婆同住，在 2012 年才與先生另購新居於竹南。她與早餐幫的報導人相互認識，但在本研究開始進行時，適逢李姊懷孕臥床安胎期間，所以沒有納入研究對象之中。



圖 48 早餐幫的聚會 2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圖 49 陳大姊與她的小兒子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在訪談的過程中，筆者問到閩南媳婦除了早餐聚會以外，生活中還有哪些互動時，王大姊表示，她們曾經在聊天過程中提到「標會」。蔡姊和王大姊都有標

會的經驗，但是陳大姊、小陳姊、小王姊則無。於是由王大姊和蔡姊先後擔任會首，並由五位報導人，以及她們的親友共同參與。她們舉辦過兩次，歷時長達兩年。由於標會必須建立登記會員個人資料，所以她們才開始建立較詳細的通訊錄。在此之後，報導人之間，才有較完備的連絡資料，包含電話、聯絡地址等。透過標會，讓早餐幫的女性結群，除了分享心情外，又多了一種以金錢表現互助的方式。標會都是以熟悉的親人好友做為主要成員，因此，標會也足以展現早餐幫女性對於結群的認同感與信任感。以下則摘錄一段王大姊關於標會的訪談稿。

標會，讓這個團體還有一個不同的目的在。因為參加標會，除了平常到早餐店之外，還要再聯絡。參加的人都是固定班底，還包括我的堂姊—麗麗堂姊⁴⁹。我問麗麗，是因為我覺得她應該有時候可以存一點，或是小金額。而且標會是短時間，很好運用。記得我們那一天就是講到說以前跟會啊、讀書啊，小陳姊她們問甚麼是跟會啊，我們都不知道這些。我就說，不然我們來玩一次好了。大家就開始說好啊好啊。她們說要多少錢，我說不要多，錢多了有壓力，少少的好了，三千。大家都說好吧，就這樣開始。三千元其實不痛不癢啊，可能一個大餐的錢存下來就有了。我們玩了兩輪，她們都說還不錯。每個月拿三千元出來，其實都還好。我們第一次大概找十一個，所以實際扣掉自己要付的，是拿三萬。我們一年以內把會結束掉，不會覺得很長，又覺得很快，所以我們已經玩兩輪了。第一次會首是我做，因為只有我跟蔡姊玩過。第二次就是她來做會首，她那時候剛好要錢。我就說那妳就當會首啊，可以先拿，不用利息。會首就負責問要不要標啊，要連絡一些事情，其實誰當都一樣。我們固定十五號都會聚在早餐店那邊，也會打電話問其他人要不要標啊，那也讓我們更有聯繫。第一輪開始，我們總共有十一人，一人跟一會。第二輪就開始每一個人跟兩會。因為大家都託蔡姊收錢，有時候很麻煩，可能自己忘記了，蔡姊又要先墊，所以後來就沒找其他人。因為託人啊、代繳都很麻煩，所以就沒給他們再跟了。我們就五個人自己玩，一人就兩會。妳可以一次標一會啊，錢可以留著啊，通常沒人標就抽籤。抽籤的情況很好笑，大家都不想中籤，因為都不缺錢。如果你抽到我，我就會罵到不行；我抽到妳，沒抽到我自己，我就會很興奮。這也是一個凝聚感情的方式。（王大姊 1971-）

⁴⁹ 麗麗堂姊，為我與王大姊大伯父的女兒，也是我與王大姊的堂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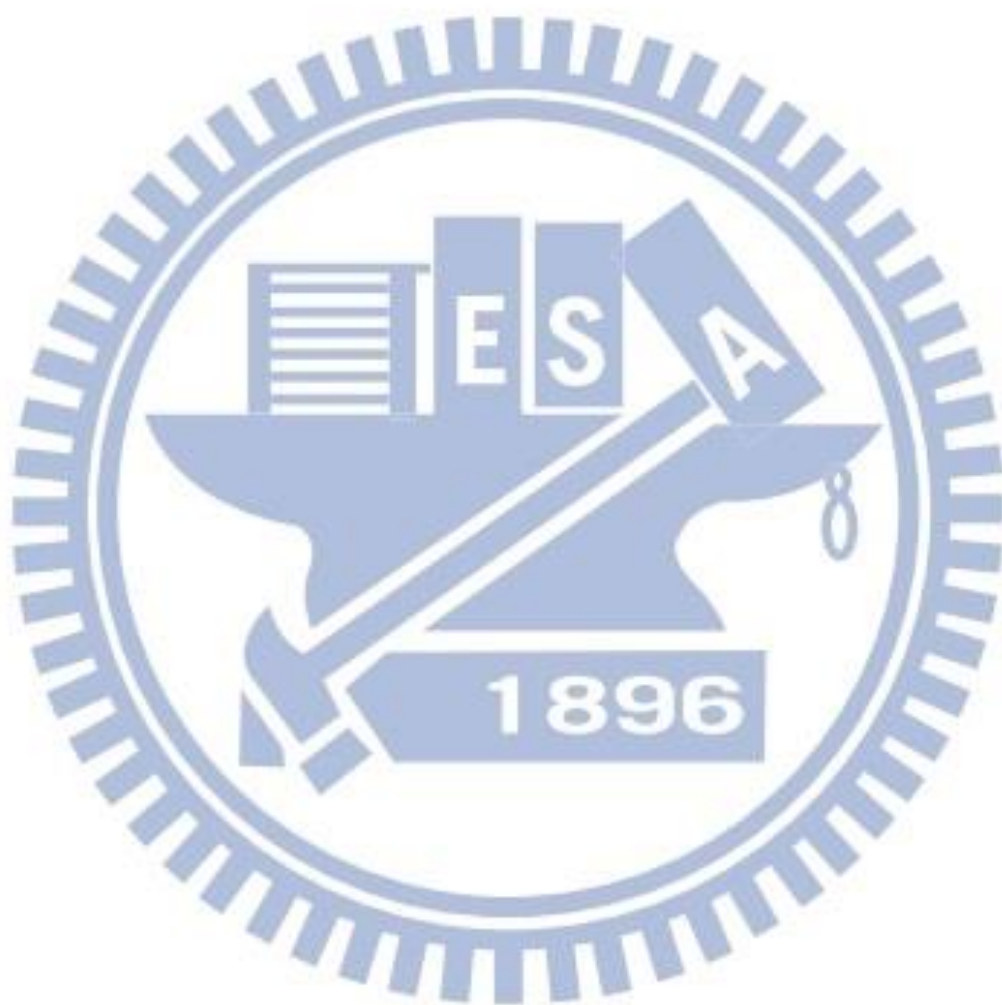
標會，在法律上名為「合會」，民間則俗稱「互助會」、「標會」，是一種民間常見，基於互信立場的資金籌措方式。⁵⁰標會是閩南媳婦在結群關係中，唯一出現的金錢互動。有別於平日輕鬆的聚集閒聊，標會活動使得報導人的關係受到一定的規範。她們必須先確立由誰擔任會首，並討論招募幾位會員。待入會會員湊齊之後，則必須建立會員連絡資料（包含姓名、地址、連絡電話、身分證字號等），並且約定每月的固定時間，必須在固定地點標會籌集會款，以及競標方式。

同樣屬於女性群體的經濟活動，阿美族的女性結拜，則是以「基金」做為結拜群體維繫的基礎。她們在結拜群中，推選一位女性做為會計，以收取基金、管理基金。每個結拜群必須繳納的基金並沒有一定金額，且主要運用在三個方面：一是儲蓄，存入郵局或銀行，二是參加友人的互助會，三是將基金交給主辦聚餐活動的主人。王智珉舉miholol遊玩結拜為例，結拜群每月在聚餐時，各自繳納1000元的基金，但儲蓄方式則是視情況變換。她們有時是將基金存入銀行儲蓄，以生利息；有時則是抽籤決定誰可以先使用這筆金錢；有時是將基金投入互助會中，但卻存在著倒會的風險；有時則是將基金連同利息，均分給結拜成員，或共同運用於出遊、製衣，及貼補家用。另外，阿美女性結拜也會將基金的一部分歸類為互助金，在結拜成員家有婚喪喜慶時，以結拜的名義來贈禮。

阿美女性結拜基金的運用方式相當多元，同時基金也是她們維持結拜運作的關鍵核心。她們透過每月的基金繳納，可以有固定的聚餐、娛樂，也提供結拜成員遭逢生活急難的借貸。相較具有制度化的阿美結拜基金，本文報導人在金錢互通運用上，則是相對單純。她們的首次的標會活動，是起於閒聊之間，並將標會視做生活體驗的一種。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本文的報導人在生活經濟方面無虞的

⁵⁰關於標會的說明，引用自陳冠好，2004，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文中提到台灣自清末以來，在民間即有合會的金錢往來活動，且到1980年代，合會相當盛行，但是倒會風波不管是質或量卻也是屢屢創下新高。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的標會，解釋為由會員共同組成的儲蓄會，定期集會，繳納會款，每次輪由付出最高利息的人取得該期儲金。可分內標與外標兩種方式。參考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index.html>。（2013年2月21日）

狀況。標會具有一定的風險，且倒會時有所聞，在此姑且不論。對於阿美族女性結拜，或是本研究的報導人而言，每月的基金與競標活動，讓女性的結群關係不只存在於情感交流，也可見她們對於群體的認同與信任。另一方面，女性透過參與標會，也展現個人經濟自主的一面。



第五節 小結

對於筆者與王大姊、陳大姊、小陳姊、小王姊而言，早餐幫結群代表著移居頭份的她們，一個全新社交網絡的開展；但是對蔡姊而言，她的早餐店陸陸續續有固定的女性顧客，聚集，而且大多是以家庭主婦為主。她們因為送孩子上學而外出，也順便在學校附近用早餐。所以他曾提到，本研究的早餐幫，是她店裡的「第四屆」。但何以用「屆」⁵¹來表示？筆者認為，對於早餐店的經營者蔡姊而言，從過去到現在，當女性顧客來店的次數頻繁時，她們可能因為聊天而認識，甚至將活動延伸到早餐店以外用餐或聊天；然而，當她們因為孩子從附近的學校畢業，她們減少了來店的次數，也減少和蔡姊的接觸。這些來來去去的女性顧客，就像學生修業期滿畢業了，而結群也就屆滿了。不過，雖然這一屆結群的女性離開了，卻可能又有新的一群顧客在早餐店裡建立友誼，於是新的一「屆」結群就產生了。例如在第四章第四節中出現的李姊，就是屬於「第三屆」的成員。而第三屆的李姊，和第四屆的早餐幫都曾經一起在店裡用餐、聊天，也是透過蔡姊的關係，所以相互認識。但是若以出現的時間點，以及結群互動關係而言，李姊和第四屆早餐幫仍是有前後屆的差別。蔡姊說：

我們做生意啊，客人也是來來去去，蠻正常的。她們帶小孩這段時間會出現，如果小孩沒有讀這邊的學校，去別的地方上學，就像王大姊的小孩不念這邊，那麼她以後來的機會可能就比較少。有的小孩讀國小、國中都畢業了，媽媽可能就偶爾經過來一下，就不會定期的來，就比較沒那麼密集。（蔡姊 1971-）

早餐店何以能促成女性結群，除了在地理位置上鄰近學校，店面屬於開放式的空間，以及早餐餐點價格平易近人以外，早餐店經營者蔡姊的人格特質，以及

⁵¹ 根據國語辭典，屆，做為量詞具有兩種意義，一指計算定期舉行的會議或活動的單位。如：「本屆代表大會」、「第五屆運動會」。二指計算具有某種身分或擔任某種職務期間的單位。如：「他是本校第七屆傑出校友。」

女性對於家庭以外的空間需求也可能是一大因素。筆者在幾次的訪談過程中，發現高中畢業的蔡姊，雖然稱不上是高學歷，但是她卻是一個頗有自信的女性，談吐落落大方，看待事情的態度也很樂觀正向。猶記得有一次我和王大姊一起到尖山下早餐店裡，當時小陳姊也在場。小陳姊說，她從九點到店裡，想跟蔡姊說話、談心事。不過，當天蔡姊實在太忙了，讓小陳姊等候了一個多小時，都還沒能跟她談上幾句，所以小陳姊只好在店裡坐著，一邊翻閱雜誌，一邊等候蔡姊。因此，我認為蔡姊的個人特質，能夠吸引其他女性樂於親近，也願意將她視為分享心情的朋友。筆者曾經針對蔡姊的個性與女性群聚於早餐店的關聯，請教蔡姊個人的看法，蔡姊表示：

我會主動把客人的事情當自己的事情來關心，那當然也是要說話談得來才有可能。如果一開始我們話不投機，那就不會再繼續下去。就是頂多妳來店裡吃東西，我賺妳口袋的錢，就只是交易買賣而已。如果我們說話很投機，那彼此就會付出一些關心。大家付出關心，變成朋友的話，就算我店裡的東西不好吃，她們還是會來。就算她今天不想吃早餐，就是想來跟我聊個兩句，碰個面也好，那她還是會來。但如果是很單純的客人，那就是她想吃才會來，不想吃就不會過來，就是這樣。在早餐店，我們就是交朋友，你職場上不見得能如此，會有利益衝突吧。所以我很喜歡我的工作，是客人照顧我，是她們照顧我，我才可以一直在這裡，大家互相啦。我覺得我很喜歡這樣，賺錢與否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朋友之間有時候你有甚麼事需要幫忙的話，還蠻好用的啦。因為我不見得我什麼時候需要她，但是當我需要的時候，她沒有走。這一點我覺得還不錯，職場上不見能尋找到這樣子的朋友。我會感覺到慢慢形成一群，契合的會在一起；不契合的人，每天相見也不會多說甚麼。我們就個性上蠻契合的，就會連成一群。這確實是很特別的緣分。現在這種社會上也蠻難的。（蔡姊 1971-）

尖山下早餐店平價的消費，提供此地人口一處用餐的處所。而能夠促成結群的關鍵，主要是在於蔡姊對於「把客人的事當自己的事來關心」的態度，使得女性顧客願意與她分享心情。她的人格特質，以及早餐店的地緣關係，提供了女性結群的充足條件，也滿足了女性暫時擺脫家庭的空間需求。再加上她們平時的「聚餐」、「聊天」、「標會」等活動，也有助於結群情感的凝聚。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結群的性質與限制

本研究以民族誌的研究方式，走入客家氣氛濃厚的頭份街庄，並且參與觀察了女性結群與日常生活。她們各自與客家族群有不同程度的交集與接觸；在走入婚姻之後，她們因個人事業與家庭價值觀，在生活上有不同的選擇與經營方式。但是她們同樣面對了原有社交網絡的斷裂、家庭日常生活的規律性與封閉性，加上客家家族成員對於閩南媳婦的接受程度不一，也為她們的族群適應增加不同的變數。她們選擇以女性結群，重建個人社交網絡，滿足情感的需求。她們也在日常的互動交流中，分享著族群差異下的生活文化，以及在不違背客家的傳統性下，適時展現個人的主體性，以及個人族群意識。

本研究的閩南女性結群，在性質上與王智珉（2005）研究的阿美女性結群可以相互比較與對話。阿美女性結拜現象，是普遍存在於花蓮縣東昌村的婦女日常生活中，並且與她們的親屬、部落有著緊密的交織。她們的聚會是固定而規律地在每個月份進行著。她們除了娛樂性質的聚餐活動，也透過言說商議結拜共同的事務，並以基金維繫結拜的運作。她們也會邀請配偶參與，共同商議事項，也共享結拜聚餐活動。因此，她們的結拜與儀式方面是具有規律的步調，但同時也是女性互助的情感網絡。王智珉提到阿美女性如何透過結群，以表述個人情感，她表示：

有可能煩心的事，是同一個家族內之事，很難形成分享體系，尤其牽涉利益或家產問題時，親姊妹的立場便容易無法一致或同理心，因此，更難以成為訴說對象。而跳脫親屬之外，向形同親人與親密友人一般的結拜姊妹訴說心情，則可以在信任的空間下獲得舒坦的心境。」（王智珉 2005：100）

本研究中的女性結群聚會，與阿美族女性透過結拜的談心活動來延伸私密的情感是具有共同性。不過，本研究中，早餐幫的女性結群，並不是根基於族群的傳統文化脈絡之下。在結群的性質方面，她們傾向於將早餐聚會定位為女性個人專屬的私密空間，以閒聊抒發生活心得，並沒有將早餐聚會延伸為以家庭單位的社交網絡，也刻意地不讓配偶參與其中。在物質方面，阿美女性結群以固定的基金繳納來維繫群體的運作，並且有明確的條約規範基金的運用；而早餐幫結群雖然也有標會的活動，反映出女性對於經濟活動的自主性，但是她們僅舉辦兩屆（一屆為期一年），而非固定性的運作。她們在標會活動結束之後，仍舊維持原來的早餐聚會活動。因此，標會活動並非維繫早餐幫結群聚會的主軸。因此，筆者把本研究中報導人所屬的女性結群，定位為以情感交流為取向的聚會結群。

王智珉（2005：34）提到老一輩的阿美女性結拜，她們從小就熟悉，對於結拜的條文規約、基金繳納，和婚喪喜慶的協助，都以口頭承諾，也能相互信守。不過，在非阿美族人加入結拜之後，她們才開始有約定成文的風氣。因為清楚的條文可以讓彼此之間的權力與義務更加透明，較不容易逾越界線。早餐幫的結群正如同過往的南勢阿美族結群，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群，所以並沒有設定條件，也沒有明定的規範與設限。然而，她們的互動中卻仍有默契與界線存在。

一、避免謠言的產生

兩、三位以上的女性興高采烈地閒談的畫面，往往會旁觀者被視作「八卦」、「聊是非」；而街坊鄰居在午後的聚集閒聊，也經常給予人「三姑六婆」、「道人長短」等負面評價。但是「閒談」背後的動機卻很少被關注。早餐幫位於頭份郊區，此地人際網絡與親屬網絡容易重疊。例如小王姊曾表示，她住家旁邊的鄰居都是夫家的親屬。在訪談過程中，王大姊提到有一位當地婦女經常半夜出門玩樂，還向家人表示，她是和蔡姊同行。蔡姊的確曾與她共同出遊，但是時間卻是在白晝。她的說詞造成她的家人對於蔡姊的誤會，認為她的愛玩是受到蔡姊所影

響。在鄉村型態的地域環境裡，街坊鄰居經常互有認識，輕輕的一句謠言，往往散播如風般的迅速，無法遏抑。而被誤解的當事人也難以解釋或澄清。再加上早餐店畢竟是一個開放的場所，客人往來頻繁。因此，她們在早餐店盡情談家事、談心事時，又同時得留意言詞，以免被其他客人誤傳而產生誤會。

二、結群時間的限制

「吃早餐」是本文報導人名正言順外出的藉口，但久而久之，她們住在附近的公婆與夫家親屬，也都知道她們經常在早餐店裡聚會。因此，與公婆同住的報導人必須拿捏好在早餐店停留的時間。她們相約外出逛市場、吃午餐，也都盡量以頭份地區為主。她們希望維護個人參與結群的隱私性，所以更加在意時間的掌握。

三、當改變來襲 日常與結群的變動

日常生活，本來就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改變在所難免。對於早餐幫的結群，有兩項較為重大的變動，其一，是懷孕生子；另外一項變動就是搬家。這些變動，不影響結群的情感，卻影響了結群的頻率。

五位閩南媳婦，除了蔡姊和王大姊之外，小王姊、陳大姊和小陳姊的年紀約莫三十三、三十四歲左右，她們本來都育有一個孩子。2011年，她們陸續懷孕、生產。而2012年，我開始與她們約定訪談，則是在她們已經做完月子之後。據她們表示，當初小小的早餐店曾經有一段時間，擠了四位孕婦（三位報導人加上另一位較早進入安胎過程的李姊，見附錄4田野筆記）。當時她們最常一起聊的就是懷孕、生產、以及孩子等話題，可惜我未能躬逢其盛。再來，對於結群較有影響的，便是對於子女的照顧了。以小王姊而言，她在2011年生下小女兒後，選擇留職停薪的方式，暫時離開醫院社工員的角色，全時間照顧小女兒。因為孩子幼

小，所以她外出的機率很小，因此，她主要是透過電話和MSN和其他閩南媳婦聯繫。而另外兩位生下小寶寶的閩南媳婦陳大姊和小陳姊而言，一個是將孩子暫時交由婆婆代為照顧，一個是委託保母照顧。因此，她們仍維持與生產前相同的出現頻率，可以到早餐店裡用餐、閒聊。

另外「搬家」對於結群，也有所影響。五位閩南媳婦中，首先搬家的是王大姊。她從鄰近早餐店的公婆家，搬到車程約莫十分鐘的頭份鎮○○里。她搬至○○里之後，剛開始由於小兒子仍在早餐店附近的幼稚園上課，所以她還是常到早餐店用餐、聚會。但是2012年9月，她的孩子上了國小一年級，學校就在新家附近，也就減少了她到早餐店的頻率。

第二位搬家的閩南媳婦是小陳姊。她與先生於2012年3月回屏東接手父母親的豆漿生意。返鄉之後，她與早餐店的閩南媳婦透過網路與電話聯絡。她偶爾跟先生從屏東回頭份夫家時，才會過來探望老友。因此，搬家對於結群的影響不容小覷。

蔡姊提到之前三次類似的結群經驗，成員有客家人，也有閩南人，並沒有特定族群。唯獨我進行訪談的這一屆的成員較為特殊，全部都是閩南族群。結群的開始，豐富了閩南媳婦在客家街庄的生活，建立了專屬於女性，家庭以外的人際網絡。而結群的過程中，透過言談、閒聊、傾聽，讓族群的生活適應、夫妻與公婆的相處、家庭勞務的因應分配，開啟了智慧之門。而結群即使結束，對閩南媳婦而言，情感的網絡早已確立；對蔡姊及早餐店而言，也可能是另一場結群的開始。

四、結群複製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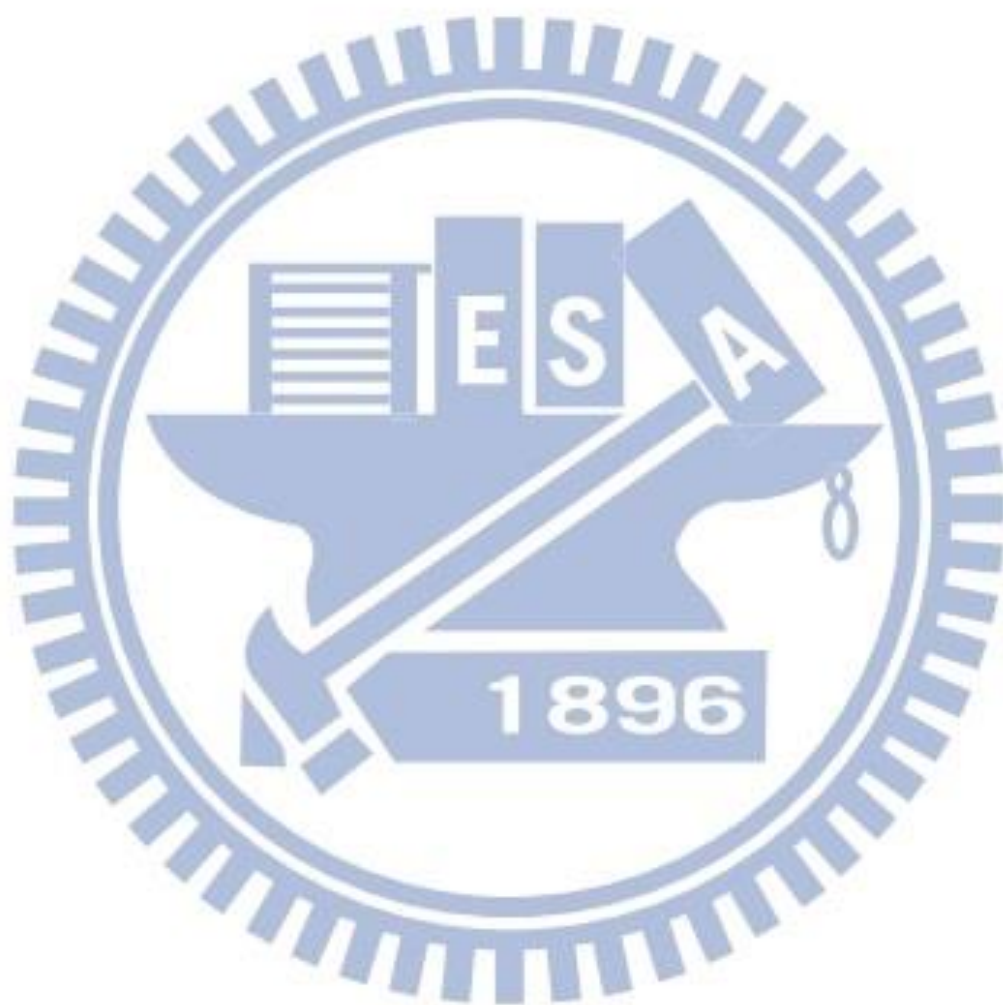
客家俗諺有「竹要嫩時拗，子要幼時教」、「大樹毋怕根多，好書毋怕讀多」等，強調客家人對子女教育的重視。張維安（2007：143-144）表示，客家人的平均教育年數一直高於閩南。在控制出生地、父親的教育與職業、母親的教育背景

等變項之後，客家人的教育仍是高於閩南。而客家人對子女教育的重視，對於母親的角色而言，一方面是壓力，一方面也促成了她們成為家庭主婦、全職陪伴孩子的可能。王大姊與先生對於子女教育相當重視，也擔心公婆對於孩子會過於寵溺。他們在商議之下，決定由王大姊離職照顧孩子。即使在後來，她曾經得到不錯的工作機會，但是她的先生始終認為孩子的教育與成長更加重要，因此希望她還是以陪伴孩子為主。王大姊平常便負責接送孩子上下學，或是往返鋼琴、爵士鼓才藝班等。在婚前擔任助理導播的小王姊，具有相當的工作能力。在她生產之後，她的先生期待她能夠成為家庭主婦，專心育兒。因此，夫妻倆一同離開台北職場，回到頭份夫家，以先生的薪資來支撐家計，而小王姊就負責孩子的教養。她直到兒子上幼稚園以後，才又二度就業；但是在小女兒出生後，她仍然選擇留職停薪，以照顧孩子為主。

重視教育對於結群產生了間接的影響。報導人中家庭主婦小王姊及王大姊，都是以送孩子上學為理由，所以可以名正言順地外出，同時也得到暫時離開公婆家的機會。客家公婆重視子孫的教育，對於送孩子上學之事並不會有太多意見。而她們送孩子到學校之後的時間，是一個可以暫離公婆視線、自我安排的輕鬆時刻，因此才會在早餐店裡久坐。

在第四章曾經提到促成結群的重要關鍵，是在人、事、時、地都配合的情況下才得以形成。人的部分包含了親切的老闆娘蔡姊，和家庭主婦，而她們共同具有與夫家長輩同住的壓力來源；事的部分則是因為報導人上班、或者送孩子出門，因此有了外出的理由；時間方面是因為家庭主婦小王姊和王大姊不需要趕著上班，小陳姊和陳大姐的工作時間也與一般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不同；在地點部分，早餐店就鄰近小孩就讀的國小和幼稚園附近。綜合上述所言，以及在第四章第五節中，蔡姊個人經歷過的數次結群，可以發現頭份客庄對於教育的重視間接對於結群產生助益。試想在都市地區，平日早餐店的顧客大多是以外帶為主，加上店主人也未必能接受顧客佔據店內時間過久。或者是沒有與公婆同住的女性，

她們未必有外出暫離家庭的需求。因此，可以說頭份街庄的女性結群，的確是在因緣俱足的情況下，得以形成。在頭份早餐店以外的場域是否有結群的形成？或是其他客庄地區鄰近學校的早餐店有沒有女性結群的可能？未來也許可以透過更廣泛的田野觀察，進行了解，也許會有不同的發現。



第二節 當代女性的情感賦權

一、媳婦的自主性

李竹君（2002：90-91）表示，傳統客家教育與父權體制，強調女性的勤奮與耐苦特質，使得她們承擔無酬的家務勞動；又在資本主義下，成為廉價的勞動力。來自社會與家庭的美德期許，鼓勵女性自我犧牲、為他人服務、為他人成就，卻忽略了女性的自我發展與受到壓迫的事實。呂玉瑕（2010：614）也表示，在台灣走入工業化社會以前，客家傳統的家庭文化規範仍很盛行，女性多以家務和農務為生活為主；但是在 1971 年台灣步入工業化社會之後，經濟發展使得女性就業機會增加，鬆動了性別關係，也提升了女性的家庭地位。對於女性的獨立自主，女性主義者維吉尼亞·吳爾芙曾提出這麼一段話，她說：

女性若要獨立自主，就要有一枝筆、一點錢，以及自己的房間。（轉引自畢恆達 2004：116）

一枝筆、一點錢，和自己的房間是女性獨立自主的三個要件。而筆者在報導的身上，也看到了她們與這三個要件具有相對應之處。五位報導人並不是在學術殿堂裡著書立說的學者，但是她們都具有一定的教育水準，學歷也均在高中以上。她們曾經，或是正擁有屬於個人的事業。例如蔡姊經營早餐店多年，她的談吐不俗，條理分明，常能與他人分享生活上的智慧；廣播電視科系畢業的小王姊，曾是電視公司擔任助理導播；化工科系畢業的王大姊，曾經是生技公司的助理研究員；美容科系畢業的小陳姊，獨自經營美容沙龍；專科畢業的陳大姊，則在公司擔任領班，管理本國與外籍勞工二十多名。她們所受的教育，以及個人的專業能力，使得她們的言談不落俗套，更透過彼此經驗分享，獲得積極正向的力量；也可以成為家人精神上的支持者。

在經濟部分，她們的先生工作穩定，且家庭都有一定的經濟基礎。除此之外，

身為職業婦女的蔡姊、小陳姊、陳大姊，擁有自己的收入；而王大姊負責管理家庭收支，也經常與先生進行股票投資；而小王姊和公婆同住，沒有房屋貸款的壓力，雖然她目前是留職停薪中，但另一方面她還有來自婆婆檳榔攤的兼職收入。因此，她們各自透過不同的方式，在經濟上擁有一定的自主性。

早餐店的小空間，猶如五位報導人自己家以外的「房間」，滿足了她們暫時性的空間需求，正如吳爾芙所謂「自己的房間」。她們在這個簡單的房間裡，能暫放下家庭的壓力、母親的角色、妻子的責任，與來自長輩的規範。她們能自在地講自己的語言、抒發生活的壓力，表達個人的心情。雖然早餐店是開放的營業空間，每位顧客都可以進入。但是這一個小空間，對於女性而言，卻具有不同的意義。即便她們在這裡，談的話題仍是圍繞著家庭與母職角色，但是透過彼此想法的交流，也有助於化解個人與家庭之間的衝突，讓心情得到一個出口。

二、情感賦權的實踐

徐霄鷹（2006）表示，女性可以透過「賦權」，尋求社會內部權力的重新分配，讓女性在實用的地方，透過實用的方法以得到權力。傳統文化、社會變遷、主流意識都可能對於個人選擇產生影響，然而，婦女卻又能利用自己的能動性去適應與突破。本文的報導人擁有與自己教育、知識水準相當的配偶，但她們的生活並非完全由夫妻倆自主地支配，在宗教、信仰、節慶、飲食等方面，與公婆之間還是有緊密的聯繫。因此，她們在生活上具有部分的自主性，不過並非是全面的，在某些時候也必須有所妥協。

正如在第三章中，小王姊所言，她的母親與婆婆的煮湯方法有所差異。她習慣母親以大骨熬湯的作法，然而婆婆的煮法卻只是簡單地滴幾滴油入湯調味。然而，她的婆婆並未將煮食工作交棒給她，即使她對於烹飪手法有不同意見，但以現狀而言，她並無法改變婆婆的煮食方法，只能選擇接受。而以小王姊而言，曾

經在職場上擔任助理導播，工作能力很受肯定。遷居頭份之後的她，為了照顧孩子，生活幾乎都侷限在家戶之中，與婆婆、孩子朝夕相處。因此，生活的封閉，有心事無處抒發，是促使她以參與結群來擴大生活圈的主要因素。直到第二個孩子出生後，為了照顧孩子，她才又減少外出聚會，但是她與早餐幫建立的情感並未因此而受到影響。她透過電話、網路通訊軟體（facebook）等參與聚會以外的方式，持續與其他閩南媳婦保持互動。而搬回屏東老家的小陳姊，也是透過facebook與其他女性保持聯繫。

在本研究中，女性透過賦權理論，以結群滿足個人情感需求；在家庭的宗教、節慶活動等方面，則選擇因應公婆與家族傳統作法。她們透過參與結群，藉由與自身息息相關的「吃早餐」為「理由」取得外出的權利，跨越家的門檻，分享著族群生活經驗。暫時的外出，讓女性可以暫離家庭的約束，獲得喘息的機會，實踐了情感上的賦權，也讓生活空間不侷限在夫家與夫家親屬網絡。倘若家人、家庭有所變化，無法參與結群活動時，她們仍舊以家人、家庭為主，再透過其他方式與結群女性保持聯繫。我們可以看到閩南女性在個人與家庭、傳統與現代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她們不只藉由結群得到專屬的私密空間、同時也實踐了情感上的賦權理論。

第三節 研究後記

本研究進行至今，將近一年多的時間。在研究過程中，筆者本身從妻子的角色，進階到母職角色，也面臨到工作、母職與進修之間的為難。當個人角色與五位報導人的處境更貼近時，我更能體會到女性面對家庭責任與自我之間的掙扎。五位報導人中，蔡姊、陳大姊，及小陳姊都是職業婦女。我與她們能夠相約訪談的時間通常是她們在上班之前，或者是下班之後的空檔。但是這段時間並不代表她們就能盡情地放鬆自我，就沒有其他的責任。她們是為了配合我的訪談，而將其他待辦事項順延，或是將子女暫時託其他家人照顧。而目前留職停薪的小王姊，也因為照顧小女兒，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現身早餐店。直到小女兒稍大之後，小王姊才又出現參與聚會。王大姊則是因為小孩已經進入國小就讀，加上她是全職的家庭主婦，因此時間安排較其他報導人更具有自主性。因此，時間對於必須照料子女與家務勞動的女性而言，是相當寶貴的。然而在時間有限的情况下，她們還是選擇從家庭抽離，參與結群聚會，而不是將自我侷限於家中，更可見結群對於她們的意義。

當報導人成為夫家家庭的媳婦時，她們也同時受到客家文化與夫家長輩的規範。她們的媳婦角色，與閩南族群身分，相對於夫家的客家家庭結構，使得她們對於「客家」的族群識別有較敏銳的感受。她們對於飲食口味、祭拜儀式等等的習慣，也很容易以「閩客族群差異」的二分法，來做為原生家庭與夫家家庭的區分。然而，即便在閩南家庭中，也未必所有家庭的烹飪方式、飲食口味、祭拜儀式就全然相同。除了蔡姊以外，其他四位報導人的婚齡最多十年，可以說她們進入客家家庭，擔任媳婦與母親角色的時間並不是很久。家庭生活、婆媳相處、子女照顧等之於她們，也還在調適的過程中。加上她們的家庭並非完全皆為核心家庭，生活中還必須配合來自夫家長輩的要求與期許。而不同世代的人對於家庭

經營的模式，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女性在家庭結構中的角色、世代間的差異、族群間的差異都是報導人婚姻生活中必須面對的考驗。但可以確定的是，結群對於報導人在婚姻初期適應客庄生活、婆媳相處、家庭經營、照顧子女等方面，提供了實質的幫助。她們以結群作為生活壓力的出口，在早餐店與其他報導人透過言談，調整個人心情與狀態後，再回歸家庭生活。因此，早餐幫結群，適度紓解了報導人在婚姻與家庭結構中的衝突與壓力。

究竟是同為「閩南媳婦」的角色促成結群，還是年齡相仿的母職角色促成結群，或是非關閩客，純粹是她們為了在頭份異鄉建立自我的人際網絡，所以發展出這段結群？至今，筆者並沒有一個十分絕對的答案。只能透過五位報導人的記憶回溯，得知這些需求，都曾經在她們的婚姻生活中出現過。現階段中，報導人扮演的角色是閩南媳婦、是客家人的妻子。但隨著時間的流動，女性的角色與家庭中的地位，也可能有所不同。也許在二十年後，她們的客語能力與客家人相當；也許她們將複製婆婆的烹煮習慣與調味方式，以及節儉的生活態度，並以此教導子女；也許她們將淡忘曾經在婚姻初期對於閩客族群差異有強烈的感受，也未可知。

參考書目

王甫昌

1993 光復後台灣漢人族群通婚的原因與形式初探，刊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6：43-96。

2006 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王智珉

2005 性別、差異與社會理想的承轉與維繫－南勢阿美的女性結拜。花蓮：慈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雯君

2005 閩客族群邊界的流動：通婚對女性族群記憶與認同的影響。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亦園

1984 人類學與現代社會。台北：水牛出版社。

李竹君

2002 客家農村女性的勞動經驗與美德。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何玟娟

2002 從廚房到舞台：初探民眾戲劇與婦女賦權。台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余亭巧

2003 客家女性的族群認同經驗——五位客家女性文化工作者的生命歷程。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孟潔

- 2006 飄洋過海的生活：台商女性配偶的遷移與轉變。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呂玉瑕

- 2010 社會變遷中客家女性的經濟資源與家庭地位：一個北台灣客家社區的研究。刊於莊英章、簡美玲主編，客家形成與變遷。新竹：交大出版社。

林開忠

- 2006 跨界越南女性族群邊界的維持：食物角色的探究。刊於東南亞學刊，3：63-83。

林淑容

- 2007 飲食文化篇。刊於徐正光主編，台灣客家研究概論。台北：南天書局。

洪馨蘭

- 2010 六堆地區外祖敬拜與地方社會形成之探討：一個姻親關係實踐的土著觀點，刊於莊英章、簡美玲主編，客家形成與變遷。新竹：交大出版社。

胡台麗

- 2002 情感、情緒與文化導論。刊於胡台麗、許木柱、葉光輝主編，情感、情緒與文化：台灣社會的文化心理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徐正光

- 1991 徘徊於族群與現實之間。台北：正中書局。

徐霄鷹

- 2006 歌唱與敬神：村鎮視野中的客家婦女生活。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出版社。

畢恆達

2004 空間就是性別。台北：心靈工坊文化。

陳運棟

2002a 頭份鎮志。苗栗：苗栗縣頭份鎮公所。

2002b 苗栗文獻第二十期。苗栗：苗栗縣政府。

2007 禮俗篇。刊於徐正光主編，台灣客家研究概論。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台灣客家研究學會。

陳靜雯

2004 母性鬆綁之後的女性情誼與社區現身-以台中縣一個媽媽土風舞班為例。台北：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冠好

2004 法律繼受與傳統融資活動-以合會與當舖在臺灣的法律發展軌跡為中心。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美瑞、阮昌銳

2010 家庭人類學。台北：空大出版社。

莊英章

1994 家庭與婚姻—台灣北部兩個閩客村落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張翰璧

2007 客家婦女篇。刊於徐正光主編，台灣客家研究概論。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台灣客家研究學會。

張維安

2007 產業經濟篇。刊於徐正光主編，台灣客家研究概論。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台灣客家研究學會。

張茹娟

- 2007 女性輪班工作者之生活圖像—以育有十二歲以下子女為例。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論文。

梁世武

- 2009 台灣族群通婚與族群認同之研究。刊於問題與研究，48(3)：33-62。

連瑞枝

- 2010 被送出去的女人：母女關係、家庭勞動與歷史記憶。刊於連瑞枝、莊英章主編，客家·女性與邊陲性。台北：南天書局。

黃圓惠

- 2012 移動在兩個家庭之間：北台灣印尼客家女性的認同與情感民族誌。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趙惠敏

- 2005 食物知識、性別實踐，與女性認同—台灣職業婦女的民族誌研究。花蓮：慈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宏釗

- 2011 石岡客家婦女九二一災後生命歷程的民族誌。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

潘美玲、黃怡菁

- 2010 茶鄉客家婦女的勞動：峨眉採茶班員的勞動圖像。刊於連瑞枝、莊英章主編，客家·女性與邊陲性。台北：南天書局。

蔡淑鈴

- 1994 台灣之婚姻配對模式。刊於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6(2)：335-371。

蔡麗玲

- 1998 母職作為女性主義實踐。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簡美玲

2009 貴州東部高地苗族的情感與婚姻。貴州：貴州大學出版社。

簡美玲、劉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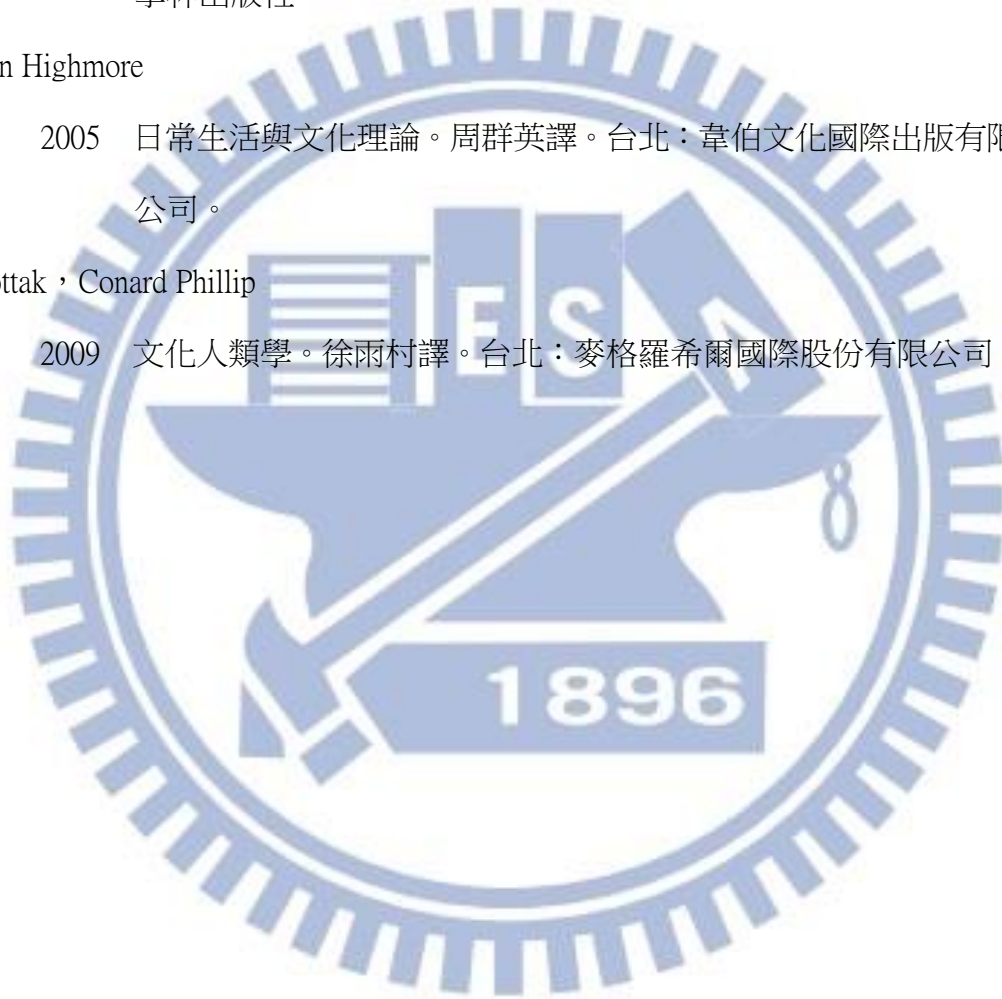
2010 坐家、菜姑、自梳女：人觀、女性結群與中國南方婚後居的區域性初探。刊於張江華、張佩國主編，區域文化與地方社會。上海：學林出版社。

Ben Highmore

2005 日常生活與文化理論。周群英譯。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Kottak, Conard Phillip

2009 文化人類學。徐雨村譯。台北：麥格羅希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附錄 1 王大姊的週間生活紀錄表

時間：2012 年 8 月 30 日星期四

時間	地點	人(自己、其他人)	活動內容
6:20~7:30	家	自己、先生、女兒、兒子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通常是我先起床，上廁所後再叫先生和孩子們起床(約 6:40)。今天因為兒子新生報到，要陪帶他去學校，所以我也先刷牙洗臉換衣服。 2. 準備孩子上學用品：水壺裝水、餐盒 3. 早餐：今天吃麵包
7:30~11:30	家、學校	自己、兒子、老師、鄰居媽媽、學校師長、女兒同學媽媽(秋秋媽)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帶兒子新生入學報到 2. 遇到鄰居也帶孩子入學，閒聊孩子的班級 3. 參加新生座談會,還到女兒同學媽媽,一起上課
11:30~12:40	7-11、學校	自己、女兒同學媽媽(秋秋媽)、讀書會媽媽(琪琪媽)、一年級新生媽媽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為了等接小一下課,與女兒同學媽媽先到 7-11 吃午餐 2. 在 7-11 遇到讀書會媽媽，三個人聊起孩子及近況(二人原本都不認識，今天經我介紹認識) 3. 一位新生的媽媽聽我們聊新生，主動加入話題，提及她是從竹南搬到頭份的，人生地不熟，也因為想懷第二胎而放下工作，現在當全職媽媽，我也邀她有機會可以到參加學校讀書會，或當志工。 4. 巧的是她們的孩子在同一班，於是我請她們互留電話，方便以後聯絡，才發現原來她們住的很近
12:40~13:00	學校、家	自己、老師、兒子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接兒子下課,與老師聊兒子今天的情況
13:30~13:30	家	自己、兒子、宏澤(靜若的先生)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兒子分享學校情況，說他今天都沒有在學校上廁所，水也沒喝，不認識同學等等。 2. 宏澤拿”家庭主婦的一天記錄表”來
13:30~14:50	家	自己、靜若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打電話予靜若,告知已取得表格,並詢問如何填寫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談起客語認證考試 聊育兒與公婆之間的相處 關心堂弟夫妻之間相處
14:50~15:50	家、門口	自己、兒子、女兒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兒子午睡 自己上網(新聞、FB) 在家門口等女兒下課
15:50~16:30	家	自己、女兒、兒子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教女兒寫讀報大意，及陪伴寫功課 自己填寫”家庭主婦的一天記錄”表及孩子帶回的學校資料 兒子午睡
16:30~17:30	家	自己、女兒、兒子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三人享受下午茶點心，並聊學校事 協助孩子將書套裝好
17:30~19:00	家	自己、女兒、兒子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教兒子自己練習洗澡 女兒洗澡 自己洗澡
19:00~19:40	家	自己、女兒、兒子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孩子練鋼琴、打鼓 我先煮開水、整理家、洗孩子餐盒 大姑(先生的三姊)來電，聊食品
19:40~21:00	中央路某餐廳	自己、先生、女兒、兒子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慶祝開學及迎新，今晚帶孩子去吃飯 孩子分享學校事
21:00~21:30	7-11	自己、先生、女兒、兒子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孩子要求明早要吃三角飯團,所以餐後散步至 7-11
21:30~22:30	家	自己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上網—FB 10:30 就寢

附錄 2 訪談大綱

(一) 結群前生活歷程

- 1.生長歷程（出生地、原生家庭成員與族群介紹、求學經歷、交友概況）
- 2.工作經歷（工作經驗、工作成就、與同事相處的經驗）
- 3.婚姻與家庭（結婚過程、配偶家庭背景介紹、家庭經濟、家庭勞務分工概況、女教育、族群適應、夫家與娘家的差異性、婆媳關係、媳婦角色）
- 4.休閒與活動參與（朋友關係、個人休閒娛樂安排、社團活動參與）

(二) 結群的參與歷程

- 1.參與結群的動機（參與早餐幫聚會的機緣、與早餐店的地緣關係、回顧當時生活的心情）
- 2.參與結群後對生活的影響（聚會最常談論的話題？一週參與聚會的次數？聚會對生活的有何影響？家庭成員對聚會的態度？對於適應夫家生活有何幫助？對於客庄生活的體會？參與聚會後，自己或家人感受到最明顯的變化？）

(三) 日常生活的描述

- 1.日常生活描述（家庭例行性工作如何分配？一天工作的內容與時間？婚前與婚後生活中失去、與收穫？最有成就的事？最感到困難的事？）
- 2.個人休閒生活描述（如何安排自我休閒時間？個人外出的頻率與機會？個人休閒活動的內容？家人對於家庭主婦休閒生活的態度？）
- 3.社團參與（社團活動參與的內容與心得？比較參加社團活動與參與早餐幫聚會的差別？參與社團的成就感？家人對於參與社團的態度？）

附錄 3 五位閩南媳婦簡歷

姓名	蔡姊	王大姊	小王姊	陳大姊	小陳姊
出生年	1971	1971	1976	1978	1979
父母族群	父：閩南 母：閩南	父：閩南 母：閩南	父：閩南 母：閩南	父：閩南 母：客家	父：閩南 母：客家
擅長語言	國、閩	國、閩	國、閩	國、閩	國、閩
客語能力	能聽、說	通過初級 認證	能聽、說	能聽懂部 分客語	能聽懂部 分客語
學歷	高中畢業	二專畢業	大學畢業	二專畢業	大學畢業
是否曾與 公婆同住	是	是	是	否	是
婆家生活 概述	公婆早 逝。婚後與 奶奶同住。	先生為獨 子，與公婆 同住約五年 後才搬 出。	婚後與公 婆、小姑一 起同住至 今。	公公已往 生，婆婆住 在住家附 近。	公婆離 異。婚後即 與公公、奶 奶同住。
目前居住 狀況	與奶奶、先 生、二子同 住。	自行購 屋，與一子 一女同住。	同上。	自行購 屋，婆婆每 日到家中 照顧次子。	2012 年後 搬回屏東。
子女年紀	一子 18 歲， 一子 17 歲	一女 9 歲， 一子 7 歲	一子 7 歲， 一女 1 歲	一女 8 歲， 一子 1 歲	一子 5 歲， 一子 1 歲
婚前工作 經歷	電子廠作 業員、 陶瓷廠作 業員	化工所助 理、醫藥公 司助理研 究員	電視公司 新聞部助 理導播	電子廠作 業員	百貨公司 化妝品專 櫃、化妝品 公司講師
婚後工作	早餐店老 闆娘	企管顧問 公司業務 副理、目前 為家庭主 婦	電視公司 新聞部助 理導播、節 目部助理 導播、檳榔 店店員、○ ○醫院社 工、目前留 職停薪中	晶圓電子 廠領班	美容沙龍 老闆娘、豆 漿批發業 員工

附錄 4 田野筆記

早餐店的一天(2012年7月26日)

今天是2012年7月26日。我搭王大姊的車到早餐店，與陳大姊進行訪談。王大姊遠遠就看見早餐店前停好幾輛汽車和機車，而且很篤定地告訴我，陳大姊已經到了。今天是陳大姊三天輪休的開始。早上七點才下班的她，必須先把工作交接完，再開車從湖口回頭份鎮，到早餐店也差不多九點了。

店裡面除了陳大姊，還有一位保險業務員，和蔡姊正閒聊著，另外有一個年輕男孩站在櫃台旁。我本來以為他是客人，後來聽王大姊跟他打招呼，才知道那是蔡姊就讀高二的兒子，今天來店裡打工賺零用錢。

一進門，蔡姊她們正聊著國外旅行，王大姊也加入聊天的行列。三人講著跟團和自助旅行的優缺點，聊著哪一家旅行社的服務比較周到，聊著哪一個小島的氣氛比較好，但是共同的結論是旅行團費也漲價，出國要好好考慮了。

今天王大姊的兩個堂姪要從新竹市搭火車來頭份練烏克蘭麗琴，所以在十點左右，王大姊先開車到竹南火車站接堂姪。蔡姊問是誰要來，王大姊說，就是打架的兄妹！原來七月初時，王大姊帶兩兄妹來早餐店用餐，結果他們一言不合就打起來！一聽到王大姊是要帶他們來店裡，急忙說，這次應該不會再發生流血衝突了吧。

接近十一點鐘，我和陳大姊的訪談也告一段落了，在訪談過程中，我們好幾次被濃濃的鮭魚味嗆到。王大姊笑說，今天的罐頭也太腥啦，蔡姊則是強調罐頭絕對沒有過期，沒有對不起客人。陳大姊此時已出現睡眼惺忪的狀態，因為她已經輪完三天夜班，而且從昨晚七點工作至今，整整十六小時未闔眼。但她接下來有三天假期，所以就約定今天訪談。業務員也說該去公司報到了，因為她的工作必須在外招攬客戶投保，所以只要開會回去就可以了。

大約十一點半左右，蔡姊已將烹飪區清掃完成。接著她請我們先把桌面上放置的包包移開，要擦桌面了。然後她到貨櫃的右側，打開小鐵皮屋的門鎖，開始接鄰居家的水。據說每週都要接一次水，並存在大型的水桶裡。因為早餐店其實是違建的貨櫃屋，所以沒有申請自來水，向鄰居接水才能免除沒有自來水可用的麻煩。

早餐店內清理桌面後，接下來就是掃地和拖地了。據王大姊說，每次到了這個時候，大家可能話題談得正起勁，也還捨不得停止，所以一群人就在店內移動，閃開蔡姊的掃把和拖把。今天也是一樣，直到蔡姊雙手開始數著銅板。王大姊說，這是蔡姊打烊前的儀式。蔡姊也笑說，這是我一天笑容最燦爛的時候了。店面已清理妥當，銅板與鈔票也已清點結帳，蔡姊脫下油膩膩的圍裙，解下馬尾的橡皮圈，雙手攏一攏頭髮，顯得神清氣爽。她拉下鐵門，我們幾人還在門口聊天。蔡姊說到，要關門了，各位客官明天請早，於是她便騎上機車，準備回家補眠了。

早餐幫的聚會(2012年9月25日)

今天我與早餐幫的報導人，一起參加李姊家的聚會。地點在苗栗縣竹南鎮一棟大樓裡。李姊是來自南投縣信義鄉的閩南人，婚後與先生住在苗栗縣造橋鄉的老家。好幾年前，她就是早餐店的熟客（尖山下早餐店位在頭份鎮邊陸地帶，鄰近造橋鄉），而且與我訪談的五位報導人相互認識。

早餐幫五位報導人，有三位在 2011 年懷孕生子，而李姊懷孕的時間則比較早。在我開始著手準備田野調查與訪談之際，她已經接近懷孕後期。她懷孕的過程並不穩定，需要很長時間臥床安胎。再加上她當時已經好一段時間沒有到早餐店裡了，因此並沒有把她列入訪談對象中。

現在，李姊的孩子已經一歲四個月大了。李姊才又開始和早餐店的朋友們聯繫。最近，她買了房子，所以今天正是為了慶祝她喬遷新居而聚會。

我搭王大姊的車來到竹南鎮（王大姊是筆者的堂姊，而筆者家住新竹市，必須搭火車才能到頭份）。我們到了李姊家樓下，按了電鈴。一樓沒有管理員看守，所以李姊親自下來帶我們上樓。我們到達九樓李姊家時，陳大姊已經在客廳裡了，還帶著 11 個月大的小兒子來。陳大姊和李姊的孩子一個坐在學步車裡，一個則在榻榻米地墊上和一堆玩具為伍，各玩各的，但不時發出咿咿呀呀的學語聲。

李姊將客廳和房間的通道用床板封住，又用沙發堵住廚房的入口，原來是希望孩子只在客廳的空間裡玩。李姊的小男孩會主動找人玩玩具，對於我們喝水的杯子、皮包也很好奇，因此讓媽媽李姊相當的忙碌。

由於大家都是第一次到李姊家，因此，李姊帶著好友們跨過床板，到房間區一一參觀；又跨過沙發，到廚房瞧一瞧。她一邊介紹家裡的陳設，一邊向其他報導人訴苦。她表示剛進住時，婆婆和小姑到她家玩，但是對於裝潢擺設批評的態度，讓她感覺很不舒服。我們一起聊天，一邊看著兩個小男孩在客廳地板上玩玩具。一會而，大家就開始談起玩具了。小孩已經上國小的王大姊，會把孩子不用的玩具、幼兒 CD 送給其他報導人。今天，王大姊就抱了一台 DVD 播放器要給李姊，還有一台有聲光效果的方向盤玩具給陳大姊。另外，她也曾把一些故事書送給今天並未到場的小王姊。

不一會兒，兩個小男孩開始嗚嗚嗚叫著，原來是肚子餓了。李姊和陳大姊輪流到廚房泡牛奶，一手拿著奶瓶，一手安撫著孩子，流露出溫柔的眼神。李姊說，之前參加朋友的滿月酒喜宴，但是才吃一兩道菜，孩子就開始鬧脾氣了。夫妻倆只好匆匆回家，安撫小孩，等兒子睡著後，終於可以好好吃一頓飯了，而泡麵就是他們的大餐。王大姊和李姊也分享著媽媽經。她們從小孩學步車、螃蟹車，聊到小孩頭髮的「姑路」等民間的習俗。後來她們又討論買玩具可接受的價錢，以及自己撿了哪些別人用不著的玩具與用具，表現出精打細算的一面。

之後，她們的話題轉到生第二胎這件事。陳大姊說是怕女兒沒伴，會太寂寞。一旁的李姊則笑說，你女兒沒伴也七八年了吧。陳大姊開玩笑說，大概是我那時

候腦袋塞住吧，現在才想通。王大姊和我們分享著兒童雜誌。她曾經幫女兒訂閱好幾年，內容物有故事書、DVD，還有玩具，並且說要回家整理 DVD 給李姊。等李姊的孩子看完後，可再轉交給小孩較小的陳大姊。李姊笑說，東西到了我孩子手上，大概就完了吧，所以我才把家裡東西收得這麼乾淨。她笑著說有一日，她和兒子到王大姊家大玩一場的過程。原來是李姊有空就會載著孩子騎車去王大姊家，但可能孩子對於東西太過好奇了，讓王大姊不得不加快速度，收拾家裡的東西。

因為中秋節將至，我問到王大姊家有沒有要烤肉。王大姊大嘆一口氣，說到以往烤肉都花上很多時間準備食材，也讓她 and 婆婆相當忙碌。所以今年中秋，她只希望能買些滷味、泡一壺茶就好。

一會兒，電視上播報著颱風將至的新聞。王大姊說，每次要找李姊就會遇到颱風，而從房間的方向也一直傳來風吹動門板的聲音。李姊家位在九樓高處，果然風勢較強。王大姊說，可以去買泡棉條將門縫貼住，可以防風、防噪音，還可以防蟑螂。李姊說要顧孩子沒時間買。陳大姊就回答，叫王大姊來加工啦，王大姊最在行了。

王大姊看著孩子們笑說，當初常常到早餐店的閩南媳婦，好像連生理期的時間都差不多。她們後來甚至連生理期都一起暫停了，原來是她們之中有四個人懷孕了，也因此好一陣子都無法聚會。後來她們生產後，又受限於小孩還小，不便出門，所以較無法自由行動。

而此刻，她們也聊起已搬到屏東的小陳姊。她們說小陳姊都沒有上網，原來是因為她爸爸希望她專心做豆漿生意，不要一直玩電腦。李姊說，白天都要陪著孩子，還好小孩的作息時間都很固定，晚上他睡著後，自己就可以玩電腦上網了。而陳大姊最近幾個月上晚班，白天在家陪孩子，只有她下班與老公上班這段空檔，請婆婆幫忙顧孩子。而今天也是陳大姊開始休三天假的第一天，所以精神格外興奮。

此時，陳大姊 11 個月大的孩子開始抓廣告 DM 往口裡放，一邊流著滴滴答答的口水。她說曾經幫孩子「收涎」，但是一點用都沒有，出門還得帶好幾條圍兜。王大姊則笑說，吃紙以後比較會讀書哩，搞不好識字比較快呢。孩子們依舊東抓西抓，抓到東西就往嘴裡放，玩得不亦樂乎。

王大姊說，陽陽和祥祥昨天問她，明天要去哪裡？王大姊說要去李姊家。小孩則反問到，媽媽你怎麼都趁我們不在家跑來跑去。王大姊說，我當然是趁你們不在的時候去啊。陳大姊說，自己也曾經趁平日和姐姐去台北看花博，小孩知道後也是相同的反應。

一會兒，從早餐店下班後，趕忙回家沖洗，再到餐廳去午餐 pizza 的蔡姊，終於在 12 點多到了。蔡姊一進門看著我們問到，小王姊怎麼沒來？王大姊告訴她，小王姊小孩長牙中，身體和情緒都不太穩定，所以無法出門。很可惜，這次早餐幫聚會少了一個人。此刻的蔡姊神采奕奕，穿著合身且時髦，和她在早餐店掛上圍裙、戴上口罩的模樣大不相同。大家開始享受 pizza 大餐，而且還開玩笑

說，趕快把烤雞口味吃光，把海鮮口味留給會過敏的李姊吃。一陣一陣地笑聲伴隨著食物的香氣，在寬敞的客廳裡流動著。

用完餐後，連同我五個人，共同分攤午餐的費用。她們的交談，國語、閩南語夾雜著，有人閒坐在沙發上，也有人毫無拘束地和孩子一起臥躺在榻榻米上，聊著生活瑣事、聊著老公和孩子、聊著公婆和小姑、聊著早餐店最近的生意狀況，甚至相互調侃開玩笑。這一天，她們再次跨出家門，在歡笑的時光中度過午後的片刻時光。

